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商 4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4

商 4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凡例

一　《中國青銅器全集》共十六卷，主要按時代分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青銅器發展面貌。

二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選標準：以考古發掘品爲主，酌收有代表性的傳世品；既要考慮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不同的器種和出土地區。

三　本書爲《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四卷，選錄殷墟以外商代晚期青銅器精品。

四　本書主要內容分三部分：一爲專論，二爲圖版，三爲圖版説明。



目錄

圖版說明

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出土地點分布圖

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

陳佩芬

本卷搜集的內容包括傳世和科學發掘所獲得的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殷墟期是中國青銅器發展史上最爲輝煌的時期，詳情見《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二、三卷介紹。以殷墟出土青銅器的特徵和風格作爲判斷其它地區發現青銅器的標準，則黃河流域中下游，長江流域中下游，包括漢水、湘水、淮水、贛江乃至華南邊緣地區，都有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發現；在非江河經過的個別地區，也有極少量的商代晚期青銅器發現。由于商代青銅文化的影響，各地所發現的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形制和紋飾風格大致相同或非常相似，明顯地具有地域特徵的青銅器并不多見。

在殷墟進行科學發掘之前，各國的博物館和文物收藏家已經積貯了許多商代晚期的青銅器，它們大都是通過各種渠道由中國流散出去的。其中有殷墟的盜掘品，也有各地非考古發掘所得。清皇室收藏的傳世青銅器精華，大多數爲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時所搶掠；清代主要金石收藏家所收藏的重要青銅器也大多被直接或間接販運國外。二十年代以後，中國古玩店通過在國外的公司，使流散的和非法挖掘的商代晚期主要青銅藝術品大量流散到歐洲、美國、日本等地，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五十年代初期。至今還有零星流散海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但重要的已經不多。這些在國外的器物，雖已完全失去了重要的原始記錄，但本卷仍酌量收入。

一九五〇年以後，中國的考古工作者通過科學發掘所得的商代晚期青銅器，主要是墓葬的隨葬品。發掘地點大都分布在河南、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省，發掘的規模都不大。這裏將這些地區出土的和殷墟墓隨葬青銅器組合制度相同的重要的并有代表意義的青銅器選入本卷，由這些青銅器可以知道殷墟以外晚商青銅文化的約略面貌。這些地區商代晚期墓葬的發掘，主要是隨着農田水利工程或其它基本建設的開展而進行的，并不是由于學術研究的需要而

有計劃地進行的。因此，這些器物的發現雖然是科學考古工作者辛勞的成果，但還遠不能體現商代晚期青銅文化的全貌。商晚期青銅文化的擴展和傳播的情況，尚有待于今後長期的工作。

商代殷墟以外的青銅器，有的有銘文，銘文中記載了不少氏族的名稱。商代人的氏族觀念很強，器主常常只在銘文上表明他的族名或官名，而不記私名，這些青銅器為當時諸多氏族成員所有。許多同族名的青銅器為不同地點所發現，如醜亞氏、戈氏等大氏族的青銅器出土地點頗為分散，這一種可能是由于交換或流通的渠道較多，當時就已經分散；另一種可能是這些大氏族延存的時間很長，氏族首領活動的地點變動較多。商代青銅器銘文中這些氏族活動的地域，目前和歷史地理的研究及文獻記載尚難以結合起來，所以殷墟以外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國族，還不容易在地理上作出確切的定位。

在上述地區以外的周邊，有非常精美富麗的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發現。和上述地區大多出于墓葬者不同的是，這些青銅器多數是單個或零星發現的，如有的是在廢銅搶救中獲得的，有的是農民挖土時找到的，也有的竟是單獨的窖藏。發現的位置有的是河濱，有的是山巔。這些青銅器與殷墟大多數的器物相比，器形和紋飾的精美程度毫不遜色，而且有相當一部分藝術造型極其獨特，多為殷墟出土器物所未見。從發現的情況來看，它們顯然不是為實現隨葬制而埋存的。這些器物埋存的時代，均無法從其它直接有共存關係的文物中去判斷。因為器物特殊精美，發現者很希望它們是當地商代青銅文化極為輝煌的體現，有的甚至已作出了這樣的判斷。而事實上即使是簡單的間接證據至今也沒有尋找到，所以，我們不能隨和這種熱切的心情所導致的判斷。上述地區發現青銅器的精美程度，超過了安陽殷墟中小型墓葬的發現，即使大墓也所見不多。這批文物包括傳世的在內，選其尤精者載入本卷，其時代只能根據器物本身形態特徵來分析。這些地區所發現的西周時代的青銅器也同樣很精美。

除以上個別的發現外，還有聚集埋存的兩處。一處是四川廣漢三星堆大型祭祀坑。這個坑中出土的青銅器多數或絕大多數具有極其明顯的地域風格，如許多大小不同的青銅人頭、拼接三百八十四厘米高的青銅神樹等，許多仿商或更早式樣的玉石禮器也是當地生產的。與上述器共存的還有數件來自中原的器物，乃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其中有的頗精。另一處是江西新干

（舊稱淦）大洋洲發現的青銅器群。包括許多禮器和兵器，此外還共存許多玉器和陶器。其中青銅禮器部分大多是按晚商的器型設計的，但仿造的紋飾比較單調，主要是由粗線條雷紋形成的變形動物紋樣，也有少量其它紋樣。還有一批數量不大的來自中原的商代晚期青銅禮器，它們不能形成商代青銅器重酒禮制的組合，在鑄造技術上，也有相當大的差异，可能是當時人們四處搜集而來。當地鑄造的禮器多爲大小不同的食具。此地還出土有三件青銅鉦，形制和紋飾與湖南、江蘇出土的同類器相似。這三件鉦的紋飾構成和工藝技巧與大量的當地鑄品和中原商代晚期禮器完全不同。由此可見大洋洲青銅器群的來源至少有三個方面，情況相當複雜。由于缺乏對比資料，作爲墓葬判斷的大洋洲埋存，全部青銅器當作商器來論定，尚需一定時間和條件。但有一個現象和三星堆相似，此地出土的眞正晚商之器都是精品。

陝西漢中、四川廣漢、湖南衡陽、江西新干大洋洲以及浙江安吉、溫嶺等地所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都是極其精美富麗或特別碩大之器，一般沒有普通的青銅禮器。由此看來，當時這些地區的人們搜集中原地區青銅器的着眼點是共同的。

以下，分別按不同的地區來叙説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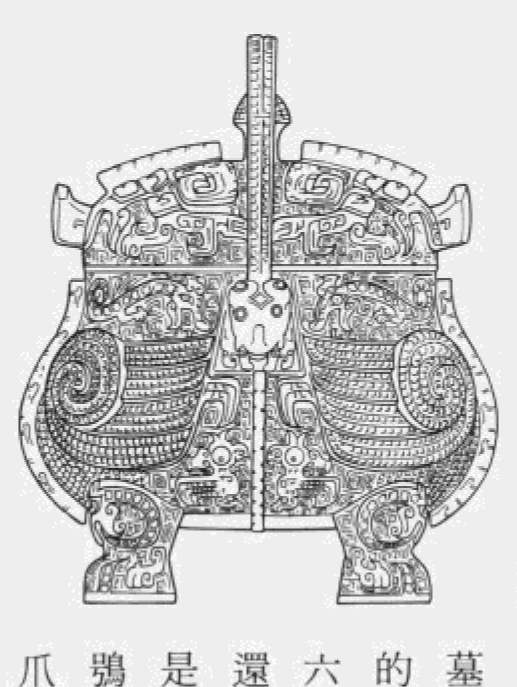
一　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主要是指河南省境內安陽殷墟以外墓葬和遺址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離安陽較近的有輝縣、溫縣和鄭州等地，較遠的則有舞陽、上蔡、羅山等地。其中輝縣、溫縣和羅山發現的一些遺址和墓葬，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青銅器。

輝縣琉璃閣曾發現商代晚期的遺址、牆垣和三座墓葬[1]。五四號墓正中有人骨，旁有骨架兩具。出土的青銅器有鼎立耳柱足，卣的腹部飾大獸面紋，爵的腹部飾獸面紋，觚的脛部飾獸面紋、圈足飾連續龍紋。同出的還有戈、矛和工具等。其他墓出土的青銅器有觚、爵等酒器和兵器。這三座墓出土的青銅禮器是以酒器爲主的組合，器物以獸面紋爲主要紋飾，與殷墟出土青銅器組合的情況相同。

輝縣褚丘村發現一座商代晚期墓葬[2]，出土的器物有鼎、簋、卣、爵、觚和弓形器。鼎爲立耳三足，頸部飾龍紋，腹部飾蕉葉紋，口內壁有銘文一字。簋深腹無耳，短圈足，腹部飾乳釘雷紋。卣的形式爲橢圓扁體式，有繩索狀提梁，僅在蓋邊及器頸飾斜角雷紋。爵和觚都是兩件，腹部均飾獸面紋，觚有「子」銘。弓形器飾七角星紋。青銅器的組合是以酒器爲主，食器次之，紋飾和銘文與殷墟出土的器物相同。褚丘出土後流散的青銅器[3]有簋、爵、尊、卣，皆有「婦婛」銘文，其中婦婛爵無柱，有彎曲形蓋與器口正相合，蓋的前端爲一牛首，中間有一繫，可提，器深腹圜底，三棱形錐足外撇，一側有鋬。腹部飾獸面紋，蓋及鋬內各有銘文「婦婛」兩字，有蓋的爵傳世和出土都很少見。

溫縣城關鄉小南張村青銅器據報道可能是墓葬[4]出土，共二十三件，食器有方鼎、甗、簋，酒器有爵、觚、斝，樂器有鐃三件，另有兵器等。這批青銅器與一九五七年安陽高樓莊商墓出土的同類青銅器形制、紋飾基本相同。方鼎、簋、斝、爵都有「徙」字銘文。徙方鼎立耳深腹，四柱足較短，腹上部飾對稱鳥紋，下部是大獸面紋，均以細雷紋爲地。器四隅和四壁中間均有棱脊。徙斝侈口束頸，垂腹圜底，口沿有兩立柱，三棱形足略外撇，以鴞形作爲青銅器上的主飾，腹部兩側以繁密的地紋作爲羽翼，這種裝飾在殷墟婦好墓中也有。腹內壁有銘「徙」字，是器主名，在甲骨卜辭中屢見徙字。樂器中的鐃出土三件爲一組，這在殷墟墓中也是常見的。


河南羅山出土鴞卣

在淮河以南的羅山縣蟒張鄉後李村附近先後發掘了十七座商墓[5]，均爲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在頭箱附近隨葬青銅器，棺內中部隨葬玉器和兵器，棺、槨間有殉人，棺槨板髹黑漆，有的內紅外黑，有的還雕刻龍紋或雲雷紋。隨葬品相當豐富，共出土青銅器二百一十五件，玉器六十八件。在青銅禮器中，飪食器有鼎、甗，酒器有爵、觚、觶、尊、卣、罍、斗、勺，其他還有兵器、工具和車馬器。這批青銅器保存完好，很少鏽蝕，有的還熠熠閃光。其中最精美的是鷙鳥卣，整器如兩個相背佇立的鷙鳥，橢圓形的蓋上飾兩組獸面紋作爲鷙鳥的頭部，與一般鴞卣以大圓目的鴞頭作蓋不同，腹部是鷙鳥的羽翼和小龍紋，其餘扁形的提梁兩端飾獸頭，四爪粗短都與鴞卣相同，器外底有一龜紋，獸面紋和龍紋都以細雷紋爲地，非常精緻。鷙鳥或鴞

形的卣僅見于商代晚期。雷紋尊侈口，頸部略收縮，深腹下垂，圈足底部外撇，整器的口沿、頸及腹的下部各飾一周雷紋，并以聯珠紋爲欄，有交錯的棱脊，整器大部分素地無紋，頗爲清新樸質。在這批青銅器中，有二十三件器有「息」字銘文，學者認爲後李是商代息國墓地。

在羅山縣蟒張鄉後李村出土衆多的青銅器中，飪食器有鼎和甗，但沒有簋，與殷墟出土食器的組合不同。飪食器中的甗，上部甑體直壁；酒器中的罍底部無圈足，斝的體似罐形，這些器形與殷墟出土的同類器稍有不同。雷紋鼎口部僅飾一周雷紋，而三足上部肥大并有紋飾，這與安陽出土柱足鼎也有不同。羅山出土的青銅器基本上與殷墟出土的器形、紋飾相同，也有部分具有地域性的特色。

二　河北地區（附北京市）

河北出土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主要分布在南部滹沱河流域，尤其是邯鄲和石家莊附近爲多，出土重要商代晚期青銅器的有藁城台西村、磁縣下七垣村、武安趙窯村、靈壽西木佛村、盧龍閈各莊、易縣和北京平谷劉家河及燕山地區的遺址和墓葬。

位于滹沱河的藁城台西遺址⑥，二十年代已經出土過青銅器，一九六五年又出土了成組的青銅器，一九七二年起正式進行考古發掘，在十八座墓葬中出土了近百件青銅器，其中九座墓出土商代晚期青銅器。一一二號墓出土四件青銅器和鐵刃銅鉞，鐵刃銅鉞是將隕鐵鍛造成薄刃後，再以青銅澆鑄柄部而成。鼎的形制是小立耳，深腹，錐足，二耳三足安排得很妥貼，頸部飾三道弦紋。斝的雙柱頂部作帽形，體部分段不明顯，丁字形足甚長，且外撇，腹部飾雙目突起的獸面紋。觚的喇叭形口不甚大，高圈足上有十字形孔。獸面紋瓿折肩寬腹，腹部的獸面紋體軀主干不甚明顯，巨型的雙目，目框很大，鼻準線不到底，咧口內有不規則的齒牙，獸面紋的線條已由平面向淺浮雕的形式過渡。其餘墓葬出土的青銅器，有食器與酒器的組合，如鼎、斝、觚、爵，也有純酒器的組合，如爵、觚、斝，這些都與殷墟出土一般小墓的組合方式相同，除禮器外，同時出土一件羊首柄匕，這件匕與山西石樓後蘭家溝出土的匕形式相近，這在



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獸面紋斝

殷墟未見，是其地區的特色。

一九七五年藁城台西出土一柄獸面紋鉞，弧形刃，兩角外侈，長方形內闌上有三個長方形穿，器兩側各飾一獸面，中間爲鏤空的獸嘴，闊口大張，露出一排鋸狀齒和一對獠牙，這一形象與江西大洋洲出土之鉞有相似之處。

在藁城西北面的正定新城鋪[7]，出土的觚和爵都有「𢆶册」銘文。藁城南面的趙縣雙廟[8]出土觚有「圉」字銘文，洛河北莊子村[9]出土的觚、爵有「又」和「戈」等銘文，這都是中原地區商代晚期常見的族徽。

磁縣下七垣村[10]出土的青銅器有食器和酒器共十一件，鳥紋鼎立耳粗柱足，頸部飾鳥紋一周，幷有短棱脊相間隔，腹部是三角形的蟬紋，器形和紋飾都與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相同。其餘簋、卣和兩件觚都有「受」字銘文，另外兩件觚上有「启」字銘文，這也是殷墟出土青銅器中多次見過的。磁縣在安陽稍北面，地域與之鄰近，出土的青銅器也與安陽相同。

洛河附近的武安趙窰村[11]有六座墓出土過商代青銅器，大多墓內僅出土觚、爵，也有出土鼎、觚、爵和鬲、觚、爵組合的。器物形制較小，除鬲和部分爵外，紋飾都很簡單，屬于商代晚期一般的青銅器。

滹沱河與磁河之間的靈壽西木佛村[12]出土的青銅器有卣、爵，還有兵器、工具、車馬器等。卣的腹部飾大獸面紋，提梁置于器物的縱向，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器蓋同銘「亞伐」，亞爲武官身份，伐爲器主氏稱。

東部的盧龍閈各莊墓[13]中出土鬲式鼎、乳釘雷紋簋、弓形器和金釧。這些器物的形制和紋飾與殷墟出土商代晚期青銅器都是相同的。

易水上游的易縣出土大祖諸祖戈、祖諸父戈、大兄諸兄戈三器[14]，共鑄銘文六十五字，蟬聯相承，連讀後其文方全，共列三世之名二十位，可見商代諸祖諸父之制。文皆倒置，是方國的宗廟儀仗器。

洵河附近的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15]，出土食器鼎、鬲、甗；酒器爵、斝、罍、壺、盉、瓿和水器盤。青銅器的組合與殷墟出土的完全相同。但盤的形式有些特殊，盤口寬沿外折，上有

對稱兩鳥爲柱，淺腹，高圈足上有二個長方形孔，盤內的紋飾是火紋、龜紋和魚紋，與一般殷墟出土盤內飾蟠龍紋不同。在出土青銅器中，如袋足封頂盉、平底斝、長頸圓腹提梁壺和甗部特高的甗時代應稍早，是商代中期的青銅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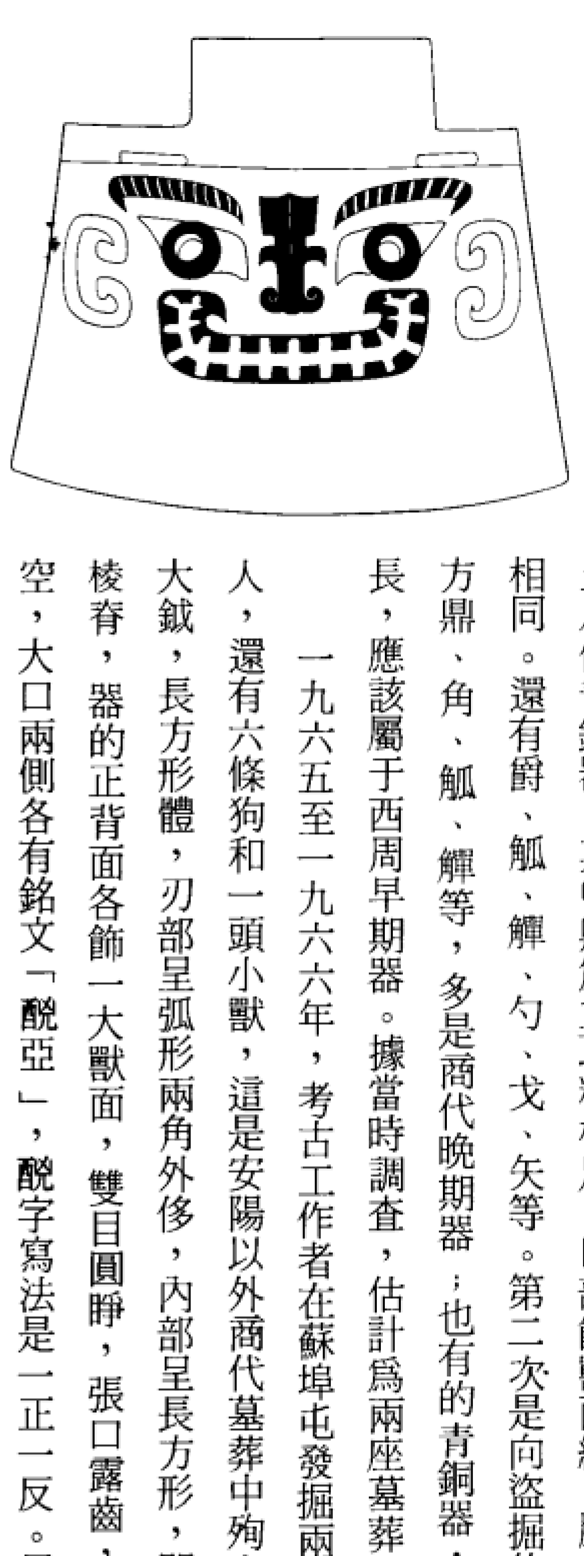
北部的燕山地區的草原文化遺址中，也曾出土中原地區商周時代青銅器，在興隆小河南[16]出土的簋蓋，鑄有銘文「木且乙」，同時出土具有地方特色的戈、羊首刀、戚、矛等武器。

三　山東地區

在今山東曲阜一帶，商代曾是東夷活動的地域。據文獻記載，薄姑大概就活動在這一方位，商奄也在此。薄姑亡于周初，它是商王朝在東方的主要盟國。山東地區多次發現商代墓葬，有一些商代晚期的重要青銅器據記載也出在山東。商代都邑曾七遷，商奄是第六座都城，在微山湖西南的庇是五遷的都城。在微山湖的東北部和東部地區的泗水、鄒城、滕州、蒼山等地都發現過遺址和墓葬。在這以東的沭河上游的沂水，因爲相隔比較近，在當時可能是一個文化區。黃河下游地區的壽張、長清、惠民、壽光、平陰、青州也有商代晚期的遺址和墓葬。

一九三一年益都蘇埠屯曾兩次發現青銅器群[17]，第一次是當地農民在斷崖上發現的，共出土八件青銅器，其中鼎爲立耳粗柱足，口部飾獸面紋，腹部爲三角蟬紋，和殷墟晚期的青銅器相同。還有爵、觚、觶、勺、戈、矢等。第二次是向盜掘的古玩商追回的七件青銅器，有盉、方鼎、角、觚、觶等，多是商代晚期器；也有的青銅器，如方鼎有細長的四足，觶的器形瘦長，應該屬于西周早期器。據當時調查，估計爲兩座墓葬。

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考古工作者在蘇埠屯發掘兩座殉葬墓[18]。其中一座墓殉葬四十八人，還有六條狗和一頭小獸，這是安陽以外商代墓葬中殉人最多的一處。墓內出土兩柄獸面紋大鉞，長方形體，刃部呈弧形兩角外侈，內部呈長方形，闌部上下各有一長方穿，兩側有鏤空棱脊，器的正背面各飾一大獸面，雙目圓睜，張口露齒，最特殊的是眉、目、耳及口部都透空，大口兩側各有銘文「亞醜」，醜字寫法是一正一反。另一柄獸面紋鉞形式大致相同，唯兩


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獸面紋鉞

側沒有鏤空棱脊也沒有銘文。同時還出土爵、斝及一些兵器、工具。在出土的青銅器中，除大鉞外，爵也有「醜亞」銘，因爲執鉞者具有征伐的權力，表明墓主人是掌握一方軍權的諸侯。此墓早年被盜，很可能一九三一年發現青銅器中的一部分即是此墓的隨葬品。

一九八六年在蘇埠屯再次發現兩墓⑲。七號墓出土青銅器十餘件，有鼎、簋、爵、觚、戈、鈴等。鼎爲柱足；簋無耳，在圈足上有一方孔；觚的圈足內有銘「醜亞」，都是商代晚期特徵很明顯的器物。墓內有部分青銅器紋飾極簡單，器壁較薄，當是明器。其中酒器的組合爵、觚數量相等，符合殷墟出土商器組合的制度。八號墓出土青銅器十八件，有方鼎、圓鼎、簋、斝、爵、觚、觶、卣、尊、罍、斗等。鼎兩件，立耳粗柱足；簋無耳；爵四件，三足呈刀形，鋬較大；觶的兩側和前後均有細的棱脊；觚、尊形制和殷墟出土器相同；卣的提梁外形似繩索，也與殷墟出土的同類卣相似。器物上的獸面紋、乳釘雷紋、短體的鳥紋等，與殷墟時期青銅器紋飾相同。

蘇埠屯三次發掘規模都比較大，出土的青銅器也多，一些器物上有「醜亞」銘文。傳世有「醜亞」銘的青銅器散見各地，食器有鼎、甗、簋，酒器有爵、觚、觶、尊、卣、罍、觥、盉、方彝，樂器有鐃，兵器有鉞、矛。「醜亞」銘的青銅器還有一個特點，即多方形器。青銅器中方形器一般較少見，但殷墟小屯三三一號墓曾出土方爵、方卣，二三八號墓則有方斝、方彝，安陽西北崗一〇〇四號墓有牛方鼎、鹿方鼎，一〇〇二號墓有方斝、方彝，一四〇〇號墓有方斝等。蘇埠屯出土器物表明殷墟青銅文化對這一地區具有深刻地影響。

山東長清興復河一帶曾出土過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二十多件⑳，有食器、酒器、兵器和生產工具，器物的紋飾有獸面紋、火龍紋和蟬紋，都是殷墟青銅器中所常見。禺方鼎，立耳，頸部收縮，腹部略鼓出，與殷墟出土常見的方鼎四壁平直的有所不同。頸部飾獸面紋，上有聯珠紋爲界欄，腹部飾大獸面，皆以雷紋爲地，四隅有棱脊，頸部中間尙有小棱脊，四柱足飾雲紋，腹內壁銘文六字記䕫氏爲祖辛作器。另一件是火紋豆，深腹，高圈足，盤邊飾火紋，紋飾簡樸。在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組合中，未見過豆。此外，觶有「戈」和「父乙」銘文，罍、方卣有「䕫」、「且辛」銘文，戈氏、䕫氏都是商代的大族。說明長清與殷墟之間早就有交往。



山東滕州莊里西出土龍紋扁足鼎

近彌河的壽光城北古城鄉農民在「益都侯城」故址內挖井，發現一批青銅器和其它遺物㉑，其中六十四件青銅器，有鼎、甗、簋、斝、爵、觚、罍、尊、卣、斗和兵器、工具。鼎的形式有深腹柱足鼎、圓腹鼎和鬲式鼎，有的鼎通體飾大獸面紋，也有的口沿飾長鼻獸帶狀紋。卣中有的通體飾大獸面紋，也有的僅在頸部飾一周龍紋。尊有的折肩，也有的呈筒形。罍的肩上飾火龍紋。卣的提梁作繩索形。儘管這些器形和紋飾都同于殷墟出土青銅器紋飾，但其時代有稍早或略遲的不同，可知這批青銅器是經過多次搜集而陪葬在一起的。其中十七件禮器都有「己幷」銘文，學者認爲「己」即紀國，商代晚期的紀國位于此。

地處魯中南丘陵和魯西平原交匯之際的滕州，文化遺址很密集，曾多次出土過商代晚期青銅器。一九五八年滕州井亭煤礦二號井出土二十件青銅器㉒，其中尊、卣、壺、爵、觶皆有「攵父丁」銘文，銘「攵」氏的青銅器殷墟多見。

著名的小臣艅尊，是清道光年間壽張梁山出土的，整器如一頭壯猛的犀牛，其腹部擴爲容器。在青銅器中以動物形象作爲器形的并不多見，商代用犀牛作爲容器的造型僅此一例。銘文四行二十七字，記載商王十五年，王征伐人方歸來，在巡察夔地時，賞賜給小臣艅以夔地的貝。尊的器主是艅，小臣是艅的職官名，數見商代晚期的金文和甲骨刻辭。

山東地區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就目前所知，最重要的青銅器應是壽張梁山出土的小臣艅尊、長清出土的禹方鼎和益都蘇埠屯出土的兩柄大鉞。此外大都器形小，紋飾亦較簡單。

四　山西地區

山西地區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主要分布在太行山西側和黃河之畔。石樓二郎坡、後蘭家溝、桃花莊等地曾多次發現，靈石旌介村也出土不少，此外黃河東岸的保德林遮峪，太原以北、牧馬河畔的忻縣連寺溝，濁漳河南源的長子也數次發現過商代晚期青銅器，遺憾的是都沒有經過科學發掘，有些是採集品。

石樓的賀家坪、二郎坡、後蘭家溝、桃花莊、義牒、曹家垣等地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以酒器爲主，有爵、觚、斝、卣、壺、觥、罍、瓿。食器僅有鼎，偶爾也有甗。有些青銅器的



山西靈石旌介出土火紋罍

鑄作極其精美，如後蘭家溝㉓出土的乳釘雷紋瓿肩部的龍紋、腹部的乳釘雷紋線條都很勁利，而且器物的表面還保留一部分青銅器原有的金黃色。獸面紋觚，脛部的獸面紋和圈足的龍紋都很精細，尤其是雷紋，排列極爲整齊，猶似錦地。桃花莊出土的獸面紋斝，雙柱方形有帽頂，腹部分段，圜底，三棱形足略外撇，腹部的獸面紋雙目突起，其餘主紋和地紋皆在一個平面上，線條峻深，應是殷墟早期的器物。二郎坡出土的鴞卣，器形是兩個相背的鴞鳥，蓋和腹部是用簡潔的線條，勾劃出鴞頭及羽翼，紋飾中沒有通常的地紋。

石樓桃花莊㉔出土的幾件青銅器形式比較特殊，如龍紋觥，整體如橫置的牛角，前端龍頭昂起，後端寬闊平齊，下承長方形圈足安置在器物的稍後端，使整器處于平衡狀態。觥蓋的前端一般就連鑄一獸頭，此觥的獸頭却與器身連鑄，在龍頭後面鑄一蓋與器口相合。器上所飾龍紋、蛇紋、鱷魚紋均以雷紋爲地。殷墟曾出土過一些方體和橢圓體的觥，但未見整體似牛角的觥，這是觥類器中最早的形式。獸面紋壺，深腹下垂，整體作較扁的橢圓形，正背面各飾一大獸面，獸面圖形倒置，兩只粗大的角設在腹部下垂最寬大處，獸面紋的口部與壺的口部在同一方向，這種做法，在殷墟青銅器中是從未見過的，此器範鑄之精湛極少見。龍紋帶鈴觚，口部敞開甚大，然後收縮得很細，到圈足時略又擴大，口部是圈足的二倍，這與殷墟所出土青銅觚的口部大于圈足的比例不相等。不僅如此，在觚的高圈足內還繫一鈴，高四厘米，這種裝置也是殷墟出土青銅觚中所未見的。

在石樓和保德出土的青銅器中有帶鈴的豆，斂口，淺盤，圈足中空，內有懸鈴，搖之有聲。後蘭家溝出土的蛙首蛇紋枓，柄端的一蛙居中，兩蛇在其左右，作欲捕蛙狀。還有一些小的器物，如鈴首劍、雙環削、蛇首匕等，在把手上有各種動物的獸首，有的獸首口內的舌頭可以活動。這類器上有鈴和有能搖動物件的青銅器，應該看作是地區性的特徵。這其中有的器已入選《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十五卷「北方民族」卷中。

靈石旌介村位于晉中盆地南緣，汾河東岸。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五年，在錦山山麓的向陽坡地上分別發掘過五座商墓㉕，出土了數量很多的青銅器，主要是酒器，器形有爵、觚、觶、斝、尊、卣、觥、罍等，食器有鼎和簋。獸面紋簋雙耳無珥，通體滿飾極精細的獸面紋，頸部

飾鳥紋，圈足飾龍紋，主紋和地紋都極精細。獸面紋觥蓋的前端是雙角豎起的龍頭，雙角之間有一蛇紋尾部上卷，頸部飾各種形式的龍紋，腹部是大獸面，在主紋或地紋上都有精細的雷紋。明卣的腹部呈橢圓形，有繩索狀提梁，蓋邊及器頸部飾極爲規整的雷紋，其上下以聯珠紋爲欄。父己尊器爲筒形，大喇叭口，頸部飾大的蕉葉紋，腹部和圈足各飾獸面紋，都以雷紋爲地，器的四周皆出棱脊。旌介村出土的青銅器無論器形和紋飾都是殷墟出土青銅器中所常見的，如獸面紋、龍紋、象紋、蛇紋、蟬紋等，不僅都以雷紋爲地紋，就在粗線條的主紋中也有大量的雷紋。在這批青銅器中發現一些族氏銘文，如鼎和卣有丙氏、尊有戈氏、觶有辛氏、爵有天氏和羌氏等，有些銘文在殷墟出土青銅器上已出現過。旌介村出土青銅器在組合、器形、紋飾、銘文等方面大都具有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特色。

旌介村同時也出土直紋高圈足的簋，器形和紋飾都與陝西清澗張家坬的簋相同；出土的弓形器、羊首刀等器物，具有北方草原文化青銅器的特點。旌介村墓葬有如此豐厚的陪葬品，表明墓主人應是地位和身份很高的首領。

在靈石旌介村發現爵有「亞羌」銘文，說明該地是在羌人的活動範圍之內，很可能是商文化與北方青銅文化交匯處的一個小方國。這爲研究商代邊遠方國，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忻縣連寺溝出土的商代青銅器[26]與中原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不同，如獸面紋鼎，口折沿，淺腹，立耳長錐足，腹部的獸面紋比較明顯的是雙目，其餘部分都不甚明確。雲紋鼎斂口，淺腹下垂，圜底，三足甚短，頸部一周雲紋是粗線條，與一般常見的細雲紋不同。這兩件鼎的形式殷墟未見，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據甲骨卜辭和出土的器物，有學者認爲石樓有可能是西鄙鬼方等的遺存，鬼方本身包括許多方國，它們有時聯合起來威脅商王朝及其屬國，因而此處在商代晚期是一個既受商殷文化的影響，又受到北方草原青銅文化的影響的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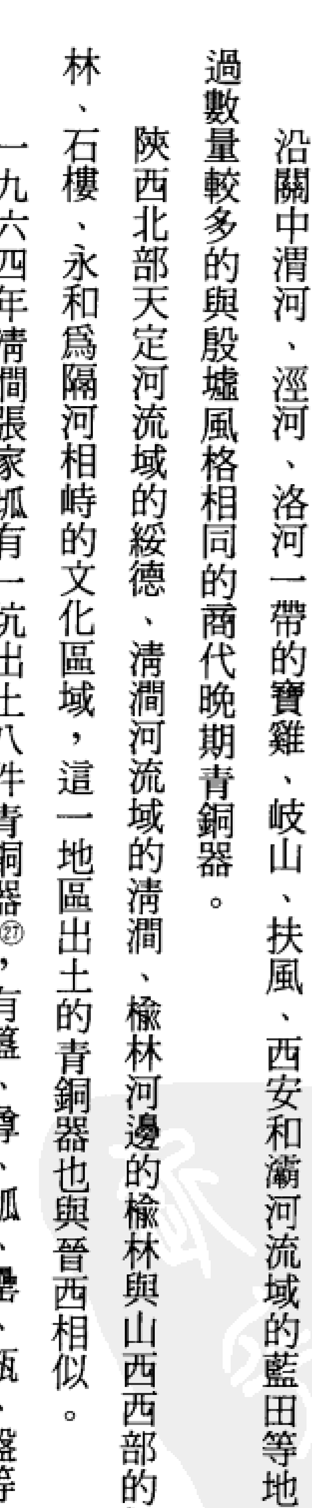
五　陝西地區

沿關中渭河、涇河、洛河一帶的寶雞、岐山、扶風、西安和灞河流域的藍田等地，曾出土過數量較多的與殷墟風格相同的商代晚期青銅器。

陝西北部天定河流域的綏德、清澗河流域的清澗、榆林河邊的榆林與山西西部的保德、柳林、石樓、永和爲隔河相峙的文化區域，這一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也與晉西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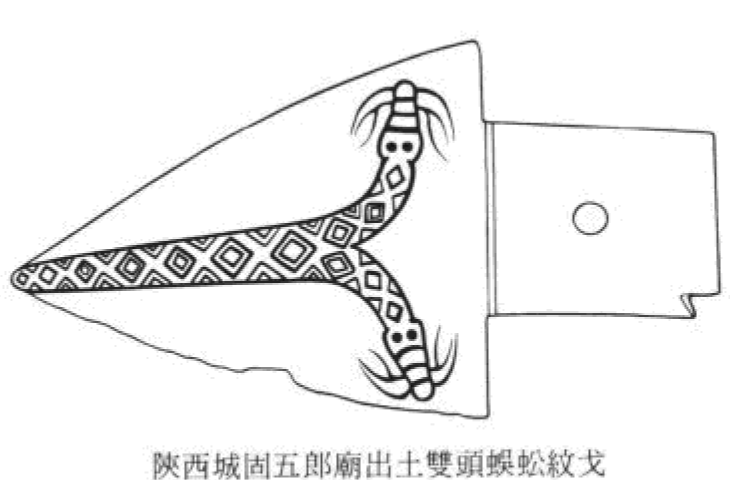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清澗張家坬有一坑出土八件青銅器㉗，有簋、尊、觚、罍、瓿、盤等。尊和罍的形制與小屯一八號墓出土的同類器相似，其中高圈足簋，口沿寬折，周體飾直紋，與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的簋器形、紋飾完全相同。一九六五年綏德墕頭村發現一批窖藏商代青銅器，有鼎、高圈足的乳釘雷紋簋、爵、觚、瓿、獸面紋壺、斗和直內龍頭鉞、蛇首匕、馬頭刀等，其中既有中原形式的食器和酒器，又有北方草原文化色彩很濃的兵器等。

扶風、岐山是西周的發祥地，一九七六年扶風法門鎮莊白村出土的一百零三件青銅器㉘中，就有兩件是商代晚期青銅器。一九七二年岐山京當出土的獸面紋斝㉙，侈口，口上有菌形方柱，頸、腹分段，底略鼓起，三個丁字形足外撇，頸、腹皆飾獸面紋，除雙目外，其餘部分都比較抽象，是殷墟早期的器物；鋬上有一道明顯的鑄痕，是斝這類器的澆口所在。一九七三年岐山賀家村墓葬㉚出土的青銅器中，食器有乳釘雷紋鼎和簋，酒器有獸面紋鳳柱斝、獸面紋卣、龍紋卣、火紋罍等，還有兵器和工具。從器物的形制看有立耳粗足鼎和無耳簋。獸面紋卣鑄有丕氏銘文。這些器物的形制、紋飾、銘文特點與殷墟出土的器物大體相似，但墓葬中沒有商代青銅器常見的爵和觚，在器物的組合上與殷墟出土器是完全不同的。賀家村出土的獸面紋鳳柱斝與京當出土的斝大體相同，比較特殊的是口邊兩個高聳的方柱頂端各飾一鳳，這在殷墟出土數量很多的斝中從未見過。在城固蘇村也出土一件相似的斝，口邊僅存兩個高聳的方柱，估計雙鳳已失落。此外在傳世品中也有鳳柱的斝，早年已流向海外，日本的泉屋博古館和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各有一件。



陝西城固五郎廟出土透雕龍紋鉞


陝西城固蘇村出土獸面形飾


陝西城固五郎廟出土雙頭蜈蚣紋戈

一九七七年禮泉朱馬嘴出土的獸面紋甗㉛，甑、鬲連體，甑部台階狀的盤口，立耳細大，腹部的獸面紋除雙目突起外，其餘均以極細的線條組成，不施地紋。鬲部三款足上的牛頭紋，除角及目突出外，亦用同樣手法勾出目框、耳部及細部，在鬲的三足近底部還增加了一層厚度。盤口甗是甗的較早形式之一，殷墟小屯一八八號墓的青銅甗也略帶盤口。

以上青銅器，因都不是出于商代（包括先周）的地層或墓葬，推測它們或是周人和這一地區小方國與商文化交往的產物，或是周滅商後所獲吉金的再分配，因而多數不能形成組合。

自六十年代起，秦嶺以南，漢水流域的城固和洋縣地區陸續發現數量較多、紋飾很精緻的商代青銅器，其時代自商的早期直到殷墟中期，殷墟晚期的青銅器基本沒有發現。城固馬廠出土的獸面紋瓿和乳釘雷紋瓿，都是用排列整齊的雷紋組成縱橫的條紋作爲主紋，這些主干紋飾不突起，在它們空間又填充了細雷紋與其相應，圈足上也飾同樣的細雷紋，均極工整細緻，顯示了紋飾雕刻的高超技術。

一九七六年在城固蘇村的窖穴中發現一對龍紋方罍㉜，形制和紋飾與婦好墓出土的方罍比較接近。一九八三年洋縣張村出土鳳紋犧觥㉝，器形與湖南衡陽出土的犧觥相同，比較特殊的是觥蓋前端是一個有以蛇蟠成角的牛頭，兩側豎起大耳，蓋頂匍伏一龍，龍尾處又連接一小龍。

漢中地區還出土了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銅器，如人面具、獸面和牛頭形飾、鋪首形器。這些物件中原地區未見。一九七五年城固蘇村一次就出土人面具二十三件㉞，另一次還出土牛首形、鋪首形器十四件。此外，一九七六年城固還出土很多兵器，如蘇村㉟出土的戈有長胡四穿，援末一穿，胡上三穿，援部似三角形而較長，這種形式的戈的數量較多。一九六四年城固五郎廟㊱出土透雕龍紋鉞、凸弧形刃、雙頭蜈蚣戈，後者在三角形援的正背面均飾雙頭蜈蚣，這些兵器的風格都與殷人的兵器不同。

以上青銅器，無一出自墓葬，據調查皆云爲窖藏。這些青銅器彼此之間無組合關係，製作水準一般都比較高，有的極其精美，這和湖南地區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的情形很相似。漢中地區不具備產生高水平青銅鑄造技術的經濟和文化的歷史背景，因而上述青銅器很難看作是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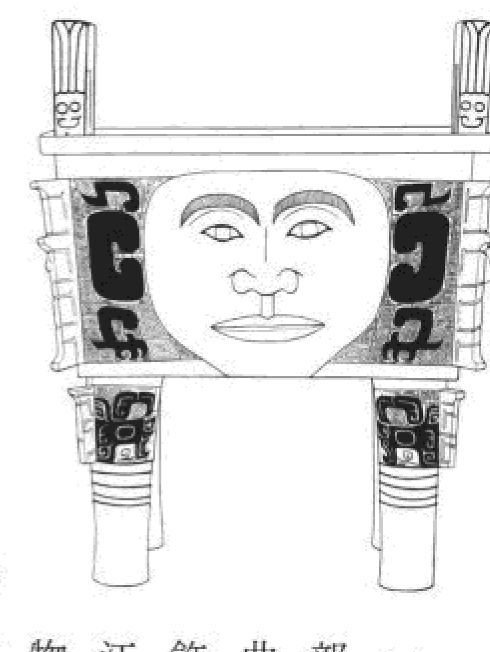
文化在此地繁衍孳生的直接產物，它們很可能是外來品。城固、洋縣一帶近古褒國，也有人認爲是蜀人的遺存。

六　湖南地區

湖南地區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都發現在洞庭湖西南各支流，如澧水、沅江、資江和湘江等的岸旁及近水的山坡或山巔之上。從地域看，這裏應是古揚越人的聚居地。但在青銅器的出土地點都不曾發現過古代人類活動生息的文化遺址，這究竟是什麼原因，至今還沒有考古材料可作直接的說明。

所發現的青銅器可以分爲兩個部分，即五十年代之前流傳的部分和五十年代之後的發現并見于記錄或發表的部分。五十年代之前流傳器物的確定，主要參考流傳中若干說法，并對照湖南紅壤土中青銅器埋存所形成獨特的器表。長期在紅壤中埋存，青銅器表面形成均勻的綠色或深綠色硫酸銅層，即舊稱的「脫胎」或「半脫胎」。這類青銅器多數爲綠色，但是也有黑色的，即所謂「黑漆古」，但這黑色乃是極薄的表面，稍有磨損，就會顯現綠色的硫酸銅。湖南出土青銅器上的硫酸銅即礦化層相當厚，這似乎是這一地區不少青銅器的共同特點。紅壤中長期埋存的青銅器和黃土地長期埋存的青銅器，其表層特徵都比較明顯。五十年代以前紅壤中非科學發掘出土的青銅器，以湖南較多，安徽等地次之。浙江和安徽這些地區，以往不是古代流散青銅器的原生地；而洞庭湖西南地區，長期以來是文物盜掘多發場所，長沙古玩商們將此地當作尋寶的主要區域，五十年代以前流散到國外的晶瑩流翠的商代青銅器，大多取于這個地區。在中原和華北的土壤中，就不會產生這類表層綠色的商周青銅器。五十年代以後發現的青銅器，大都沒有清理發掘報告，但是有的有調查記錄，有明確的出土地點。

這一地區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在發現記錄中，除容器內的玉器和銅斧等小件物品外，沒有器以外的其它伴存物，這好像是這一區域普遍現象。考古學上至今還沒有科學發掘資料能夠對此作出解釋，這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問題。



湖南寧鄉黃材出土大禾方鼎

雖然湖南商代青銅器的出土沒有發現過伴存物，但在與湖南比鄰的廣西却發現有伴存物的一例。一九七四年廣西武鳴馬頭鄉全蘇村勉嶺山麓出土一件商卣㊲，獸面紋鋪滿器腹，雙角上部飾龍紋，器蓋皆有棱脊，蓋內有銘像人執一物。與此器同出的有一戈，胡部細長，刃成凹曲形，上有圓圈形雷紋和長條鋸齒紋，原報告以爲是商戈，其實這是東周戈，商戈沒有上述紋飾，而東周地方型青銅戈中却有這類紋飾。商器和東周器物共存的還有一例，即一九七六年浙江安吉三官村周家灣農民在修路改田時發現一批文物㊳。這批文物中有商代晚期的爵、觚等物，觚有銘文，同出的有飾吳越文化青銅器常見的交連紋和龍紋的所謂蹼形案足，另有一玉器柄，紋樣精緻，是東周後期之物。以上二例對于湖南埋存大批商周時代青銅器珍品的研究，也許有一定程度的啓發作用。

洞庭湖以南以西大片地區出現的商代青銅器，基本上沒有禮器的組合關係，如沒有殷墟墓葬中的爵、觚組合和爵、觚、斝組合，一般都是單器獨出。這種禮器不成組合的普遍情形，至少可以說明，雖然是商器，但却不反映商代的禮制，器物埋存的周圍也沒有報道過有其它文化遺痕。

湖南所發現的青銅器以大型的酒器爲多，即便是青銅器中的小器如爵，也大于中原所出，如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湘鄉出土的獸面紋爵便是。其它類酒器大器更是屢見，如一批形制雄偉的三羊首或四羊首瓿，殷墟出土的就很少。

一九三八年寧鄉月山鋪轉耳崙山腰出土的四羊方尊㊴，方口侈大，長頸，高圈足，肩部是高浮雕的龍紋，龍首探出器表，肩部四隅是四個立體的卷角羊首，尊的腹部成爲羊的前胸，羊腿附于高圈足上，器的四隅和每邊的中線都置棱脊。殷墟曾出土過數量很多的尊，但却未見過四羊方尊。此器構思之巧妙，鑄造技術之精湛，前所未見。

在寧鄉安化接壤處出土的虎食人卣㊵，發現後就流散到日本，現藏于泉屋博古館。後又發現另一件形制相似的虎食人卣，現藏于法國巴黎色努施奇博物館。兩者氧化程度相同。虎食人卣是以雄踞的虎作爲器形，前爪攫一個似人非人的怪物，置于大口的獠牙之下，後爪與尾成爲器的三支點，項脊有獸耳小蓋，兩側置提梁。這種形制特殊的器物，後來再也沒有發現過。



傳湖南出土象尊

一九八一年湘潭九華鄉桂花村出土的豕尊[41]，整器的造形爲一頭野豬，頭部長吻平鼻，豎耳獠牙，膘肥體壯。前背有棱脊象徵鬃毛。背脊有一個橢圓形孔深入腹內，上有後人配置的蓋。蓋的配置時代應早于此器埋入土中的時間。豕體前後肘部各有一對橫穿直徑爲一．四厘米的圓管和器壁相通，爲當時用繩或木棒移動器物時用。器的主要紋飾是獸面紋和龍紋，幷以雷紋爲地。尊的表層多呈墨綠色，光澤甚佳，其破損的邊緣可見綠色的結晶狀顆粒，說明此器的內外表層有礦化迹象。此器和四羊方尊的表層相似，都在紅壤的埋藏中起了化學變化。

一九五九年寧鄉黃材出土的大禾方鼎[42]，也稱人面方鼎，通體作墨綠色，表面异常光潔，這是當年器鑄成後精工磨礪的結果。鼎的外壁四周飾人面怪獸，人面誇張到了極點，額頂和下頦都超過上下界欄。人面採用高浮雕，鼻周三角形稍覺凹陷，鼻翼較闊，闊嘴的唇比較厚，人中突出，額稍低，下頦寬且厚，雙目小而間距近，作凝視狀，形象接近蒙古人種。在不顯眼的兩側，有對稱的獸角、耳和爪子，雙耳扁平而大，雕刻手法生動而樸質。用人面獸角作爲青銅器上的紋飾，在商代青銅器中除此器外，還見于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獸角人面龍身盉。

一九七五年醴陵仙霞鄉獅形山出土象尊[43]，象鼻中空高舉，鼻端頂前飾尖喙小鳥，頂後爲一長尾的兎狀獸。象額上是一對蜷曲的小蛇，大耳豎起，耳下飾曲喙鳥。腹的主體紋飾是大彎角獸，獸目特大。象尊的下腹是一具曲折角的側視獸頭，但省略了體軀。臀部飾環狀角的獸面紋，後腿上部爲大卷尾龍紋，尾下另有一頭向下的小龍。後腿下部是具有羊角狀的分解式獸面紋。此尊體軀故意縮短，適應于做成圓形的容器，更強調它碩大壯實，雖然有失比例，但由于其獨特的處理手法，使觀者仍覺得這是一件絕佳的藝術品。此器表面爲翠綠的礦化層，光澤甚佳，是典型的紅壤土中埋藏的結果。另有一件象尊，早年流散在外，今藏弗利爾美術館，與此器極相似，惟象背上有一蓋，蓋上有頭小象。

一九七七年衡陽出土鳳紋犧觥[44]，蓋作牛頭，牛角翹起，器作獸形，一端有短流，口部往後略寬，後垂短尾，無鋬，下有四蹄足，蓋飾對稱龍紋，中間有一立體小虎。流的上部飾龍紋，兩龍相對直立卷尾，下部是獸面紋。腹部主體是大鳳紋，長冠逶迤，鳳的上卷爪貼于犧觥的前足。此觥出土時全身翠綠。五十年代上海博物館在上海冶煉廠廢銅中揀選到一件鳳紋犧

觥，與此觥紋飾、大小全同，應該是一對。

此外，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大卷角羊首觥、鋬作凫形的禽獸合體觥等，雖均無任何出土記錄，但器的表層氧化特徵和湖南出土商周青銅器的特徵是一致的。

在其它一些地區要找到兩件或兩件以上相同或相似的藝術價值很高的青銅器的機會極其難得，而這在湖南地區却頗多發現。僅在洞庭湖以南，經調查所得的重要青銅器兩器并存的有虎食人卣、雙羊尊、象尊、鳳紋犧觥，超過兩器的有提梁縱向的大垂腹式卣、三羊首瓿、四羊首瓿等。這些珍貴的青銅禮器，雖然不能證明是出于同一地點，但却反映了當時存在的寶藏精美青銅器的一種社會風尙。上述情況，即使在殷墟也屬少見，這好像是青銅器特殊珍异品的聚集，而不是體現商代禮器組合的制度。

湖南地區出土或流傳的商代青銅器上的銘文，如𠬝癸、𠬝己、戈等，都見于中原地區商代青銅器上。與大禾方鼎同銘之器還有大禾簋，銘文爲「大禾乍父乙障彝」[45]，是同一器主族名。

值得指出的是，這一區域出土的青銅器不僅是商器，也有西周器。如桃江縣連河冲鄉金泉村出土的四馬方座簋[46]，因爲有方座，知道它必定是西周器，方座簋是西周時代簋形制的一大特點。又如桃源縣漆家河出土一個很大的方罍蓋[47]，銘爲「皿天全」，四隅出有透雕玲瓏的棱脊。此蓋現在湖南省博物館。今藏日本東京私人手中有一器，從其銘文、紋飾以及器與湖南博物館的蓋可密合來看，兩者是同一件器。此器裝飾極爲華麗，是西周昭王時最爲典型的作品。可見，當時這一地區人們收集的青銅器，不僅商器很精，西周器同樣也很精。昭王于十九年伐楚時沉于漢水，楚和西周民族矛盾很深，西周時期雲夢澤以南不可能有高度發達的青銅鑄造業。所以這一地區的西周青銅器和商代青銅器一樣，都是在某一歷史條件下，由中原輸入的。

在湖南地區出土的商代青銅器還有一個特殊情況。

一九六三年在寧鄉黃材附近的河道中，發現一件獸面紋卣[48]，其形制和紋飾屬商代晚期。卣內貯藏各種玉珠、玉管一千一百七十二件。一九七〇年在此地的小山丘上又發現一件戈卣[49]，內貯各種玉環、玉管、玉玦等三百二十件。「戈」是商代大族，在殷墟出土商代晚期青

銅器中也多見此族名。一九五九年在寧鄉黃材小山發現一件獸面紋瓿[50]，貯藏青銅斧二百二十四件。婁底雙峰金田隴發現鴞卣[51]，內貯玉玦、玉璜。衡陽市城南區出土龍紋卣[52]，內藏玉器一百五十件。這些青銅器鑄作都很精美，器形、紋飾和個別的銘文都可證實，它們是中原地區商代青銅文化中傑出的作品。這些器物發現時沒有其它青銅或陶器等伴存物。發現多起卣內藏玉器、瓿內貯青銅斧，表明這些卣和瓿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青銅酒器，很可能它們是爲保存財富而被埋藏的。

湖南出土的這些商周青銅器，是通過什麼途徑在什麼時代流傳至湖南的，它們被單獨埋存只是爲了保存財物還是有何特殊的政治或宗教的原因等等，至今還不能作出明晰的結論。

在湖南發現商代青銅禮器的同一地域，多次出土了青銅樂器鉦。鉦或稱之爲鐃，《說文》：「鐃，小鉦也。」故鉦大而鐃小，這是一種口向上，略呈扁形的共鳴箱下有一執柄的大型的敲擊樂器。在殷墟墓中曾多次出土過三件或五件成序列的鐃，器都較小，而且一般與商代的青銅禮器同時出土。湖南等地出土的鉦均很大，最大的高一〇三．五厘米，重二二一．五公斤，其上有繁縟的紋飾，比殷墟的鐃要大很多。鉦大都發現在山坡或山巔上，多爲單個埋存，也有爲數較多的，基本上都沒有發現伴存器物。

鉦的紋飾有好幾種類型，裝飾的方法與殷墟的鐃截然不同。其所謂的獸面紋，大多是由半圓形粗線條勾勒而成的變形獸面紋，或作兩龍相對狀的式樣，和商代的獸面紋很不相同。一些幾何形紋樣，有的完全是吳越青銅器花紋的式樣，有的則在其細部裝飾上和越器紋飾有着相同的特徵。以往此類鉦定在商代到西周，甚至排出了發展的序列，但是卻缺乏地層根據，它們和當地出土的商器完全是兩種各不相關的風格，其鑄造方法也有差异。

鉦分布在湖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蘇等地，在湖南境內集中發現。在衆多的考古發現中，與鉦共存的器物僅有一例，一九五九年浙江長興出土一件雲雷紋鉦[53]，出土時鉦腔內置有一件有三個小繫的斂口盂形器，當時稱爲三耳盞。初以爲是商周之際的器物，後來吳越地區考古有所發展，這件盂形器與印紋陶的同類器相似，其紋樣是峻深的吳越青銅器模式，鑄造方法也與東周吳越青銅器的鑄造方法一致，由此推測可能爲東周越器，而此鉦也有吳越式銅器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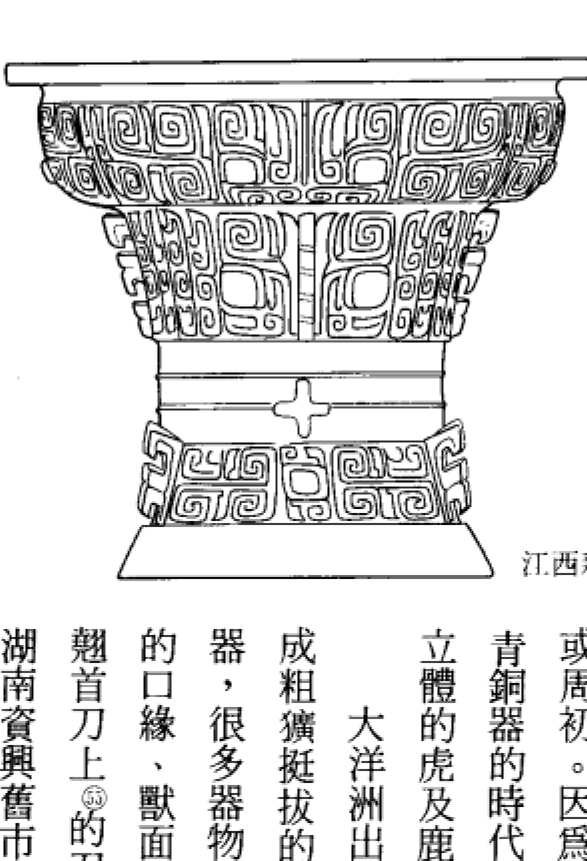
的因素。這對研究南方地區出土的青銅鉦的時代具有較重要的意義。因此，對青銅鉦的斷代，我們認爲尙需積累更多的科學考古資料，以作進一步的研究，故本卷沒有錄用。

七　江西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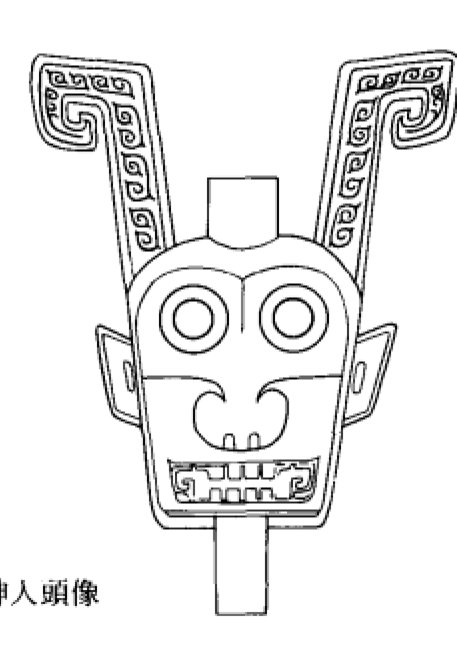
江西集中發現商代晚期青銅器是在新干（舊稱淦）地區。新干大洋洲青銅器群[54]，因爲其中有一批商代青銅器和相當于吳城文化二期的陶器，有的學者遂將出土墓葬定爲商墓，爲殷墟文化早、中期。新干大洋洲埋存的情況比較複雜，若用中原文化的模式去按模取樣，存在一定困難，況且吳城文化分期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公認的結論。因此，在嚴格的意義上把大洋洲的各類青銅器作徹底研究之前，要獲得確切的結論，尙有相當難度。

大洋洲的青銅器分爲幾種情況：（一）中原地區鑄造的青銅器，有獸面紋大方鼎和圓鼎及獸面紋壺等，屬于鄭州二里崗上層的器物，也是新干出土的時代最早青銅器。（二）獸面紋瓿和提梁壺等，形制、紋飾與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相同，是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三）利用商代的青銅器進行改造，如在青銅瓿口部補鑄兩立耳，截去了原來的圈足，在底上鑽三個洞，再鑄上非柱形的三足，改造成爲斂口的鼎。瓿在殷墟中期以後不再出現，此瓿的改造，最早當在殷末或周初。因爲改造後，足部的紋飾與當地鑄造粗獷的紋飾是一致的。這是研究大洋洲不同類別青銅器的時代關係中唯一的直接資料，非常重要。此外，在鼎、方鼎和甗等器的耳上，加鑄了立體的虎及鹿。

大洋洲出土的青銅器中，大甗的腹部和四足上部各飾獸面紋，但足部的獸面紋是以雷紋組成粗獷挺拔的式樣，與殷墟青銅器以雷紋爲地紋的風格全然不同。比較顯著的是大洋洲青銅器，很多器物上均飾一種南方地區特殊的紋飾，或稱燕尾紋，如大甗的耳外側、獸面紋錐足鼎的口緣、獸面紋扁足鼎的口緣和立耳的外側、鈕鐘的上下兩道邊緣、目雷紋大鉞的中部、雲紋翹首刀上[53]的刀背都有。一九七一年安徽肥西柿樹崗出土的春秋四環方簠的圈足，一九七八年湖南資興舊市二四八號墓出土的春秋火龍紋鼎腹部火龍紋的上下欄都有類似的燕尾紋，據此可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獸面紋假腹豆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雙面神人頭像

知，飾有燕尾紋的大洋洲青銅器定爲商代根據是不充分的。所出土的青銅器以鼎爲多，其它器形的器物甚少，幾乎無酒器，觚、爵一件沒有。這些青銅器當時大約是作爲珍貴的財寶來保存的。目前還沒有發現當地鑄造的能與這批青銅器相配使用的其它酒器，所以大洋洲不存在中原商文化重酒的禮制，這是很明顯的。這批青銅器應該歸屬一個部族或國族的文化，簡單地稱爲商文化恐不適當。

當地還出土了三件中小型越文化的青銅鉦，這種樂器在湖南地區發現甚多，其它地區也有，但不見于墓葬。這三件鉦的形制、紋飾不僅與當地風格的青銅器截然不同，就是彼此也不相同。由于大洋洲埋存物中出土了商器，于是有人將原來無地層依據、初步定爲西周時代的這三件鉦，升級到了商代，但是這幾件鉦的枚及其螺旋狀的做法，在中原只是在春秋晚期的青銅鐘上才見到。按照鉦是商代的說法，那麼中原青銅鐘及其枚的形制都來自南方地區。值得思考的是，何以至今殷墟和中原其它地區竟沒有發現過一件可以作爲青銅鐘祖型的南方大鉦？湖南和江西的鉦，其時代是不是商代，始終是一個問題。鉦的問題得不到科學的完善的解決，則大洋洲埋存的最後時代，也就不能確切地解決。當然，大洋洲的埋存還有其它問題，如大型的青銅器鼎、甗的腹部都打過洞，神像、雙尾虎和兵器中的鉤戟、柳葉形矛、直刃翹首刀等都是中原地區沒有見過的形式，這裏不再贅述。大洋洲的青銅器群，本卷只選錄了可被確認爲相當殷墟時期的那部分。大洋洲的商晚期青銅器也是極精之物，這和湖南地區發現的商器是相似的。

此外，一九七四年在都昌大港鄉烏雲山東麓[56]發現了一件青銅甗和九件青銅工具，伴存物坑已擾亂。青銅甗除口沿有弦紋外，別無其它紋樣，是商代晚期器。一九八五年遂川泉江鎮枚江鄉出土[57]一件商晚期亞㚤卣，紋飾繁縟華麗，布及全器，色澤翠綠，與湖南出土的商器表層特徵相同。江西地區埋存的商代青銅器，很可能以後還會有所發現。

八　湖北地區

湖北地區晚商青銅器發現較少。在沿長江的黃陂盤龍城，曾發現過著名的商代早期的城

址，還發現過一批比商早期稍晚隨葬青銅器的墓葬，青銅器的形制和紋飾與鄭州商代早期的器物屬于同一文化系統。但是却沒有發現商代晚期墓地。離武漢較近的應城[58]，農民在挖菜地時發現獸面紋斝和爵，出土時斝直埋，爵在其中，從形制和紋飾判斷，是殷墟早期器物。在湖北境內商代晚期的青銅器有兩件精品，一件是漢陽東城垸紗帽山遺址[58]附近出土的御尊，另一件是崇陽汪家嘴[60]發現的獸面紋鼓。御尊爲喇叭口形的觚狀尊，器體稍高，形制較爲厚重，紋飾繁密，鑄工精良，是殷墟之末或殷周之際的作品。獸面紋鼓形體巨大，鼓體橫置于長方形的座上，兩端仿皮冒于邊口，并有三排釘子。上面仿皮方形覆蓋物，亦有釘子釘在鼓體上，中間爲兩側有欄的枕形飾物，極爲奇特。除鼓面外，周體皆飾獸面紋，雄奇莊嚴，足可與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館的夔神紋鼓媲美。據報道，此鼓出于河床的礫石層中，估計是從上游冲下來的，幸未有大的損傷。

九　安徽和浙江地區

安徽沿淮河或淮河支流發現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地點有嘉山、潁上和阜南等地。在巢湖地區東部的肥西，也有青銅器出土。

一九五三年，嘉山泊岡[61]在修沿河道時，發現了一些青銅器，其中有爵、觚、斝、罍等禮器，形制和紋飾與殷墟早期青銅器的特徵相同。潁上縣曾數次出土青銅器，一九七一年趙集鄉王拐村[62]出土的青銅器有爵、觚，它的組合與殷墟出土的相同，而且在爵的鋬內還鑄有「月己」和「酉」等銘文，應該是從中原流傳過來的。王崗鄉鄭小莊[63]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〇年各出土過一批青銅器和鉛器。第一批出土器物有爵、觶、矛、刀、鑿、斧、戈，其中斧、戈爲青銅器，其餘皆爲鉛器，而鉛爵也有「月己」銘文。第二批是農民取土時發現的，鉛質禮器有鼎、甗、簋、爵、觚、卣、尊、觶等，鑄作粗糙，器形和紋飾與安陽大司空村五一號墓出土的同類器物相似。這雖是一批明器，但可以說明，此地在相當早的時期已經浸潤了商代的青銅文化。

淮水西部的阜南常廟鄉月牙河[64]，傳說四十年代曾出土過一批商代青銅器，有一件大方鼎和十二件鬲，其中一件今藏于上海博物館，爲殷墟早期的器物。一九五七年在月牙河[65]又發現了著名的龍虎尊、獸面紋尊，還有爵、觚、斝各兩件，從組合情況看，很可能是墓葬的隨葬品，但出土的原始記錄就不清楚，因此難于準確判斷。這批器物在鑄造技術上都屬于高水平，遒麗譎奇，像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巨大雄偉的器物，在中原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中也屬罕見。這批青銅器一般的器形都比較大，有的使用了高浮雕的手法，紋樣挺勁峻深，時代在商代中期和殷墟早期之際。

巢湖東部的肥西[66]，一九七二年也發現過青銅斝和爵，器形都相當大，尤其是爵的雙帽形柱更爲雄壯，是現存商周青銅爵中最大的一例，但是，具體出土情況已不可知。

安徽淮河流域出土的青銅器，當是淮夷使用的器物。淮夷構成了商南部的一批方國，淮夷一直覬覦商豐厚的物質財富，商王朝也需要淮夷納貢和通過淮夷的區域獲取銅原料。長江流域的銅礦或銅料輸往北方時，必定要通過淮夷世守的地區，這地方有戰略優勢。淮夷地區出土商代青銅器，是上述這兩種利益和矛盾交織的反映。肥西地區發現的青銅器，如果是商代的埋存物，則它可能是通過淮夷向南傳播的。

江蘇地區幾乎沒有出土商代晚期青銅器的正式記錄，浙江發現的也爲數不多，浙江安吉[67]曾發現商代晚期青銅器和吳越系的青銅器部件埋在一起，幷與東周時代製作精緻的玉柱形器共存，沒有發現墓葬或遺址。原報道將所有的器物都斷在商代，這顯然是要作更正的，因爲商器和吳越系青銅器的差別非常明顯，這已在前文中作了分析。浙江出土的商器少，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如一九八四年在溫嶺深山鄉的山坡上發現一件蟠龍盤[68]，器形特大，平邊，高圈足，腹飾鳥紋，盤內鑄有大蟠龍，龍首整個昂起，處于盤之中心，體軀回旋于盤的圓周內。以往商代少量青銅盤，也有飾蟠龍紋的，但都是平面線雕。器形特大，龍首昂出于盤心，而且形態特別威猛的，以此盤爲第一。此盤的發現狀況與湖南地區發現的極佳商器不見伴存物的情形頗爲相似。

附注

①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②齊泰定：《河南輝縣褚丘出土的商代銅器》，《考古》一九六五年五期。
③新鄉市博物館：《介紹七件商代晚期青銅器》，《文物》一九七八年五期。
④楊寶順：《溫縣出土的商代銅器》，《文物》一九七五年二期。
⑤歐潭生：《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一九八六年二期。
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遺址》，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⑦文啓明：《河北新樂、無極發現晚商青銅器》，《文物》一九八七年一期。
⑧同⑦。
⑨藺玉堂：《定州市發現大型商代方國墓群》，《光明日報》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⑩羅平：《河北磁縣下七垣出土殷代銅器》，《文物》一九七四年十一期。
⑪陳惠、江達煌：《武安趙窰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九二年三期。
⑫劉友恆、程紀中、樊子林：《河北靈壽縣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資料叢刊》第五輯。
⑬唐雲明：《河北境內幾處商代文化遺存紀略》，《考古學集刊》第二輯。
⑭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第十九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⑮袁進京、張先得：《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文物》一九七七年十一期。
⑯王峰：《河北興隆縣發現商周青銅器窖藏》，《文物》一九九〇年十一期。
⑰祁延霈：《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册。
⑱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文物》一九七二年八期。
⑲羅勛章、夏名采：《青州市蘇埠屯商代墓發掘報告》，《海岱考古》第一輯。
⑳唐士和：《山東長清出土的青銅器》，《文物》一九六四年四期。
㉑賈效孔：《山東壽光縣新發現一批紀國銅器》，《文物》一九八五年三期。
㉒孔繁銀：《山東滕縣井亭煤礦等地發現商代銅器及古遺址、墓葬》，《文物》一九五九年十二期
㉓郭勇：《石樓後蘭家溝發現商代青銅器簡報》，《文物》一九六二年四、五期。
㉔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銅器》，《文物》一九六〇年七期。
㉕戴尊法：《山西靈石縣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銅器》，《文物資料叢刊》第三輯。陶正剛、劉永生、海金樂：《山西靈石旌介村商墓》，《文物》一九八六年十一期。
㉖沈振中：《忻縣連寺溝出土的青銅器》，《文物》一九七二年四期。
㉗李忠宣：《陝西綏德發現和收藏的商代青銅器》，《考古學集刊》第二輯。
㉘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

㉙ 王光永：《陝西省岐山縣發現商代銅器》，《文物》一九七七年十二期。
㉚ 戴應新：《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考古》一九七六年一期。
㉛ 秋維道、孫東位：《陝西禮泉縣發現兩批商代銅器》，《文物資料叢刊》第三輯。
㉜ 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一九九〇年三期。
㉝ 李燁、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墟商銅器簡報》，《文博》一九九六年六期。
㉞ 同㉜。
㉟ 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一九八〇年三期。
㊱ 祝培章、卜哲民、程學華：《陝西省城固、寶雞、藍田出土和收集的青銅器》，《文物》一九六六年一期。
㊲ 梁景津：《廣西出土的青銅器》，《文物》一九七八年十期。
㊳ 匡得鰲：《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銅器》，《文物》一九八六年二期。
㊴ 高至喜：《湖南寧鄉黃材發現商代銅器和遺址》，《考古》一九六三年十二期。
㊵ 同㊴。
㊶ 何介鈞：《湘潭縣出土商代豕尊》，《湖南考古輯刊》第一輯。
㊷ 高至喜：《商代人面方鼎》，《文物》一九六〇年十期。
㊸ 熊傳薪：《湖南醴陵發現商代銅象尊》，《文物》一九七六年七期。
㊹ 馮玉祥：《湖南衡陽市郊發現青銅犧尊》，《文物》一九七八年七期。
㊺ 《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三十八頁。
㊻ 陳國安：《湖南桃江縣出土四馬方座銅簋》，《考古》一九八三年九期。
㊼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圖錄》，湖南人民出版社。
㊽ 同㊴。
㊾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工農兵群衆熱愛祖國文化遺產》，《文物》一九七二年一期。
㊿ 同㊴。
(51) 黃綱正等：《瀏陽雙峰出土商周青銅器》，《湖南文物》第一輯。
(52) 吳銘生：《湖南新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中國文物報》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
(53)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長興縣出土的兩件銅器》，《文物》一九六〇年七期。
(54) 江西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長江中游青銅王國．江西新淦出土青銅藝術》，香港兩木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55) 同(54)。
(56) 唐昌樸：《江西都昌出土商代銅器》，《考古》一九七六年四期。
(57) 梁德光：《江西遂川出土一件商代銅卣》，《文物》一九八六年五期。
(58) 尙松泉：《應城發現殷代斝、爵》，《江漢考古》一九八〇年二期。
(59) 湖北省博物館：《漢陽東城垸紗帽山遺址調查》，《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三期。
(60) 鄂北、崇文：《湖北崇陽出土一件銅鼓》，《文物》一九七八年四期。

61 葛治功：《安徽嘉山縣泊崗引河出土的四件商代銅器》，《文物》一九六五年七期。

62 劉海超：《安徽潁上王崗、趙集發現商代文物》，《文物》一九八五年十期。

63 同62。

64 葛介屏：《安徽阜南發現殷商時代的青銅器》，《文物》一九五九年一期。

65 同64。

66 《新中國出土文物》。

67 同38。

68 李一、江堯章、金祖明：《浙江溫嶺出土西周銅盤》，《考古》一九九一年三期。





一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二　息鼎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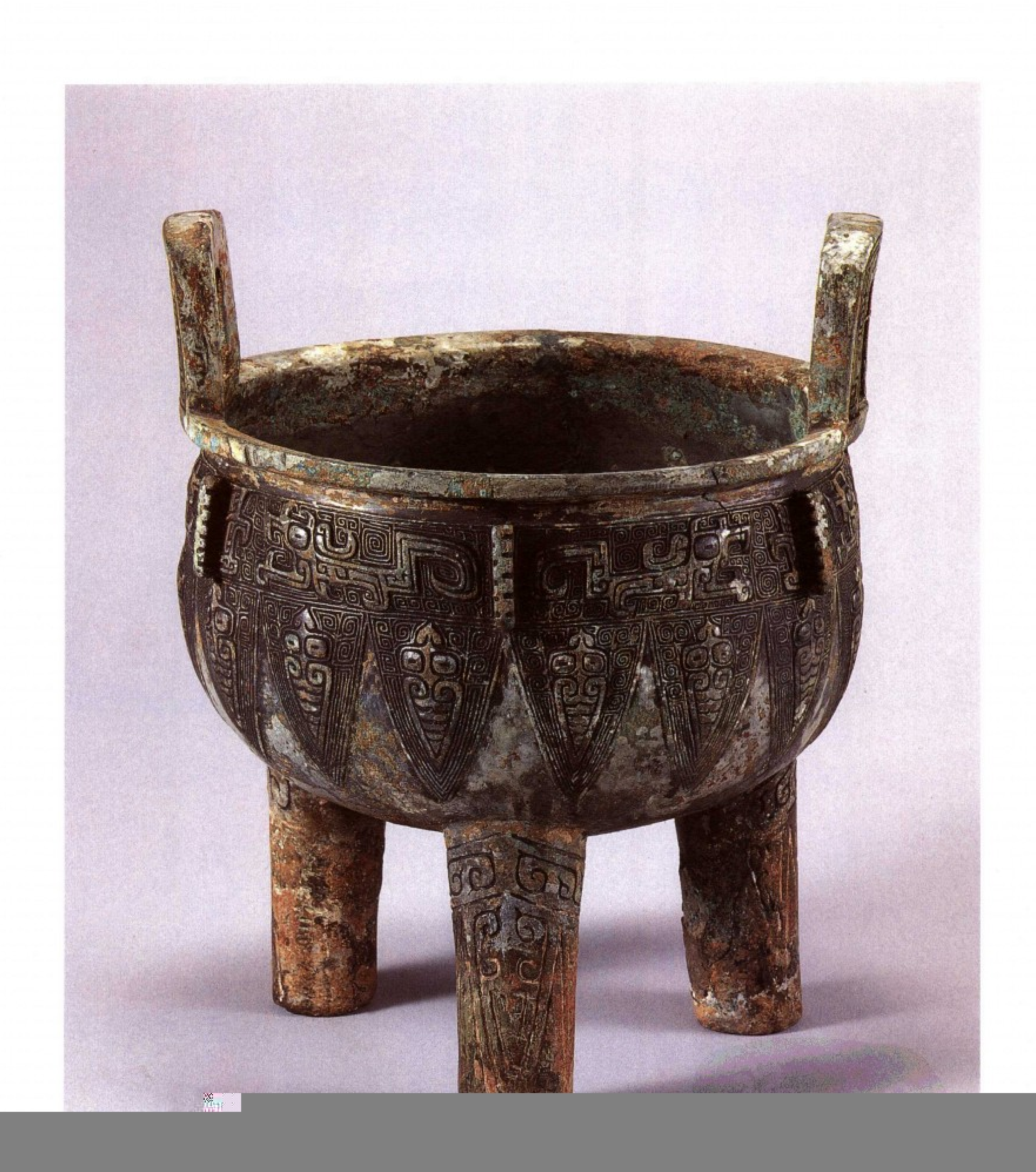
三　息父辛鼎　商代晚期



四　邑鼎　商代晚期



五　[illegible]鼎　商代晚期





七　鳥紋鼎　商代晚期



八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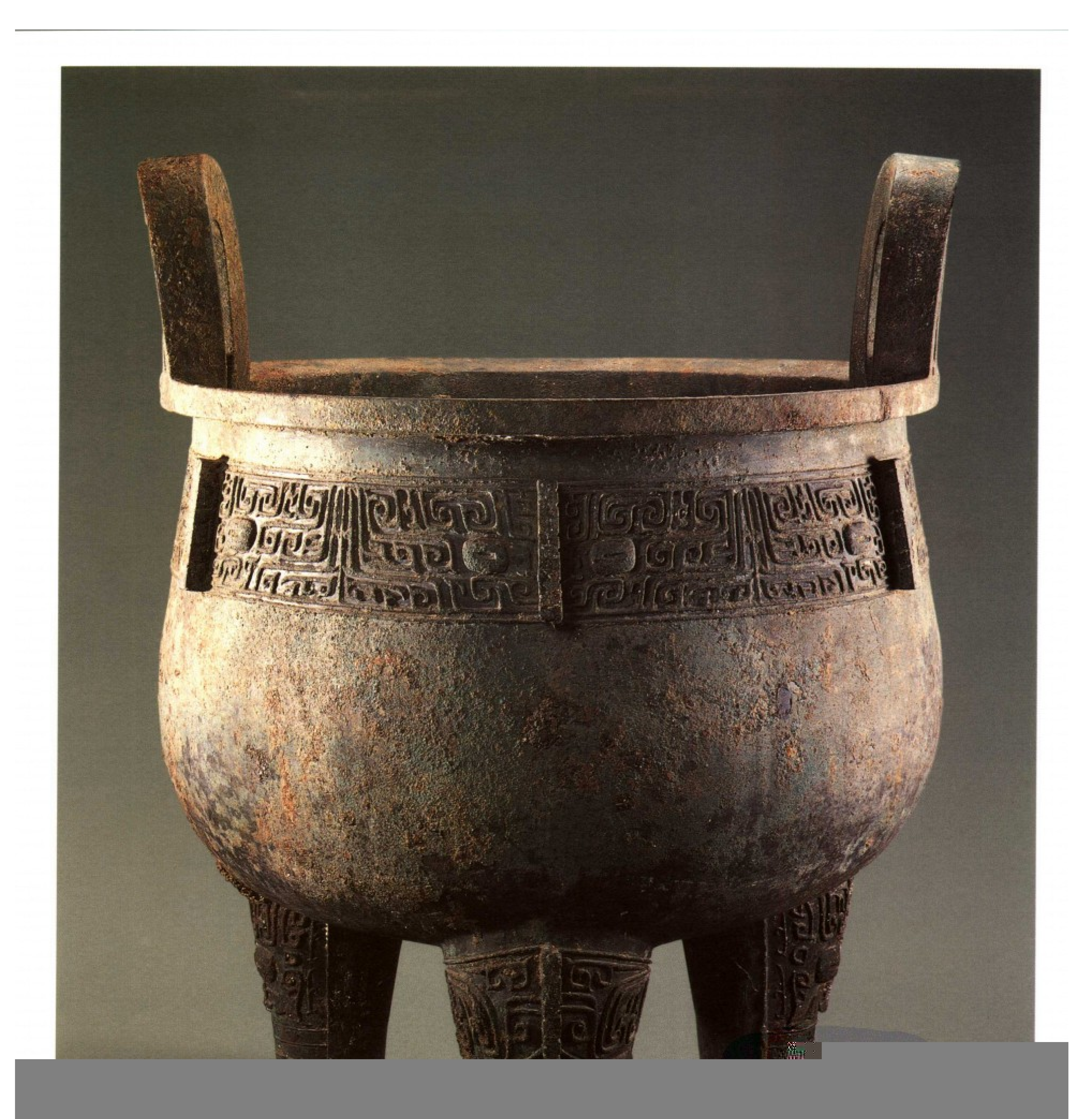






一一　戈鼎　商代晚期

一〇　史鼎　商代晚期





一三　雲紋鼎　商代晚期

一二　嬢鼎　商代晚期



一四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一五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一七　獸面紋扁足鼎　商代晚期

一六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一八　獸面紋虎足鼎　商代晚期



一九　獸面紋帶門方鼎　商代晚期



二〇　徒方鼎　商代晚期



二一　罘方鼎　商代晚期





二二、二三　禺方鼎　商代晚期





二五　獸面紋鬲　商代晚期

二四　大禾方鼎　商代晚期



二六　獸面紋鬲　商代晚期



二七　弦紋甗　商代晚期



二八　亞䀢甗　商代晚期



二九　父乙甗　商代晚期



三〇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三一　獸面紋立鹿甗　商代晚期



三二　乳釘雷紋簋　商代晚期



三三　乳釘雷紋簋　商代晚期



三四　乳釘雷紋簋　商代晚期



三五　直線紋簋　商代晚期



三六　戈父丁簋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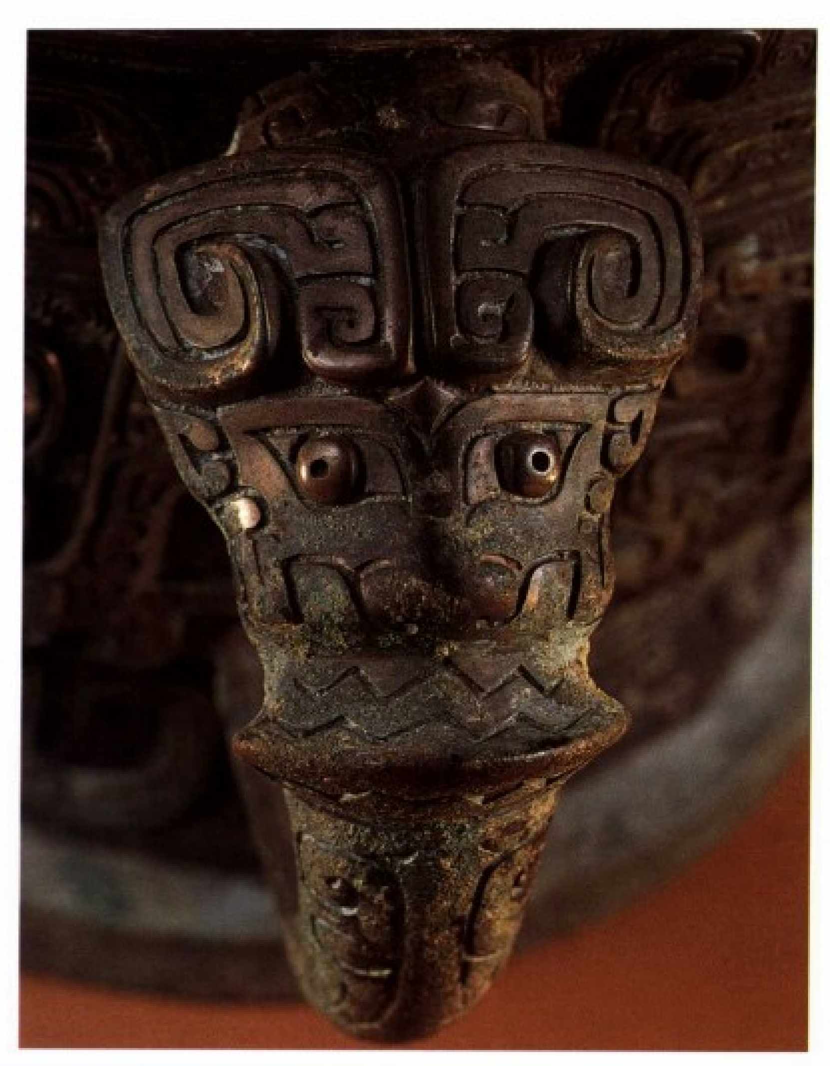


四〇　獸面紋簋　商代晚期



四一　亞吴簋　商代晚期

四二、四三　鸁簋　商代晚期





四四　執簋　商代晚期



四五　𠈇母乙簋　商代晚期



四六　乳釘雷紋三耳簋　商代晚期



四七　𢍰㪅豆　商代晚期



四八　火紋豆　商代晚期



四九　鈴豆　商代晚期



五〇　鈴豆　商代晚期



五一　獸面紋假腹豆　商代晚期





五三　息爵　商代晚期



五四　婦㛗爵　商代晚期



五五　獸面紋斝　商代晚期



五六　獸面紋斝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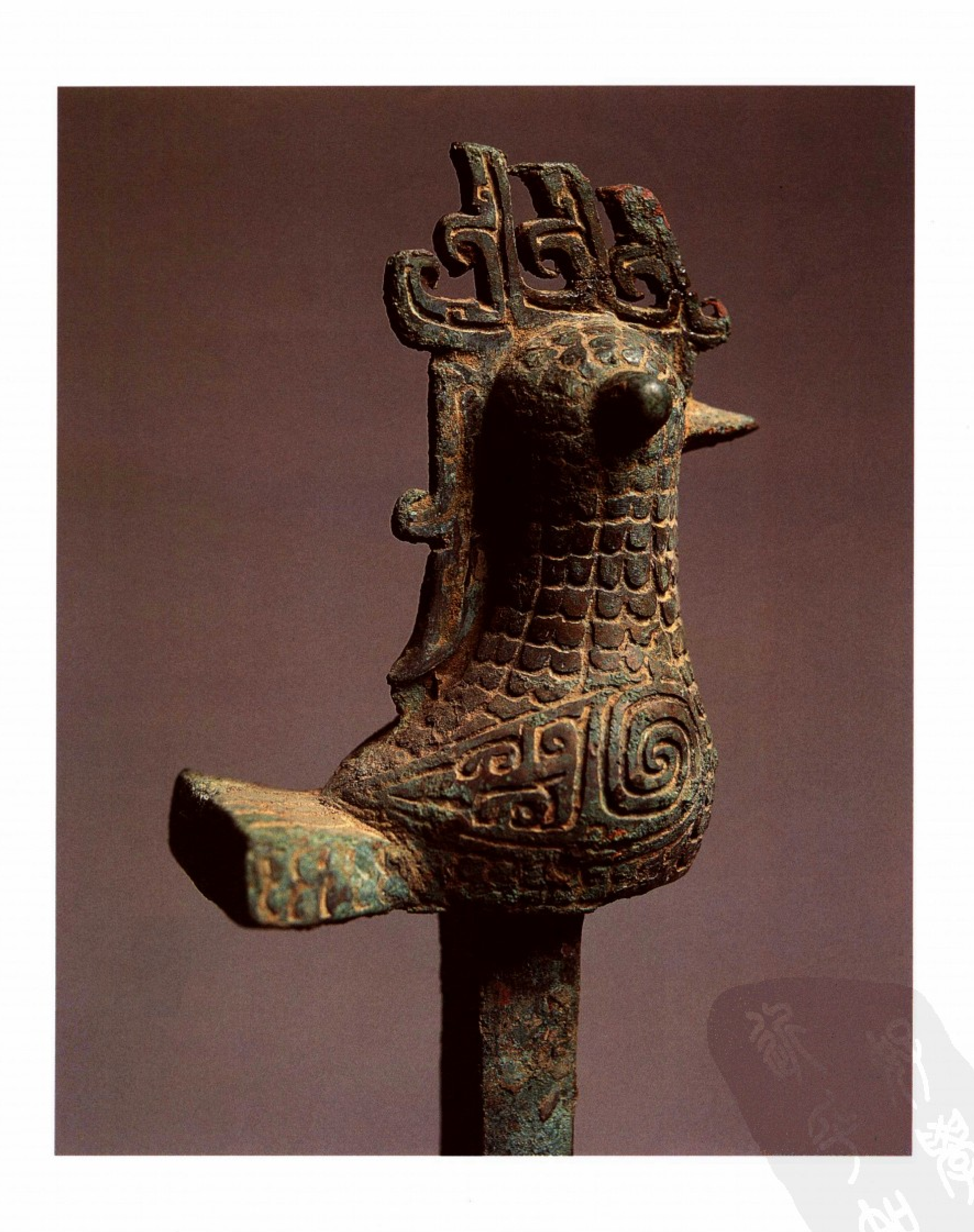


五七　獸面紋斝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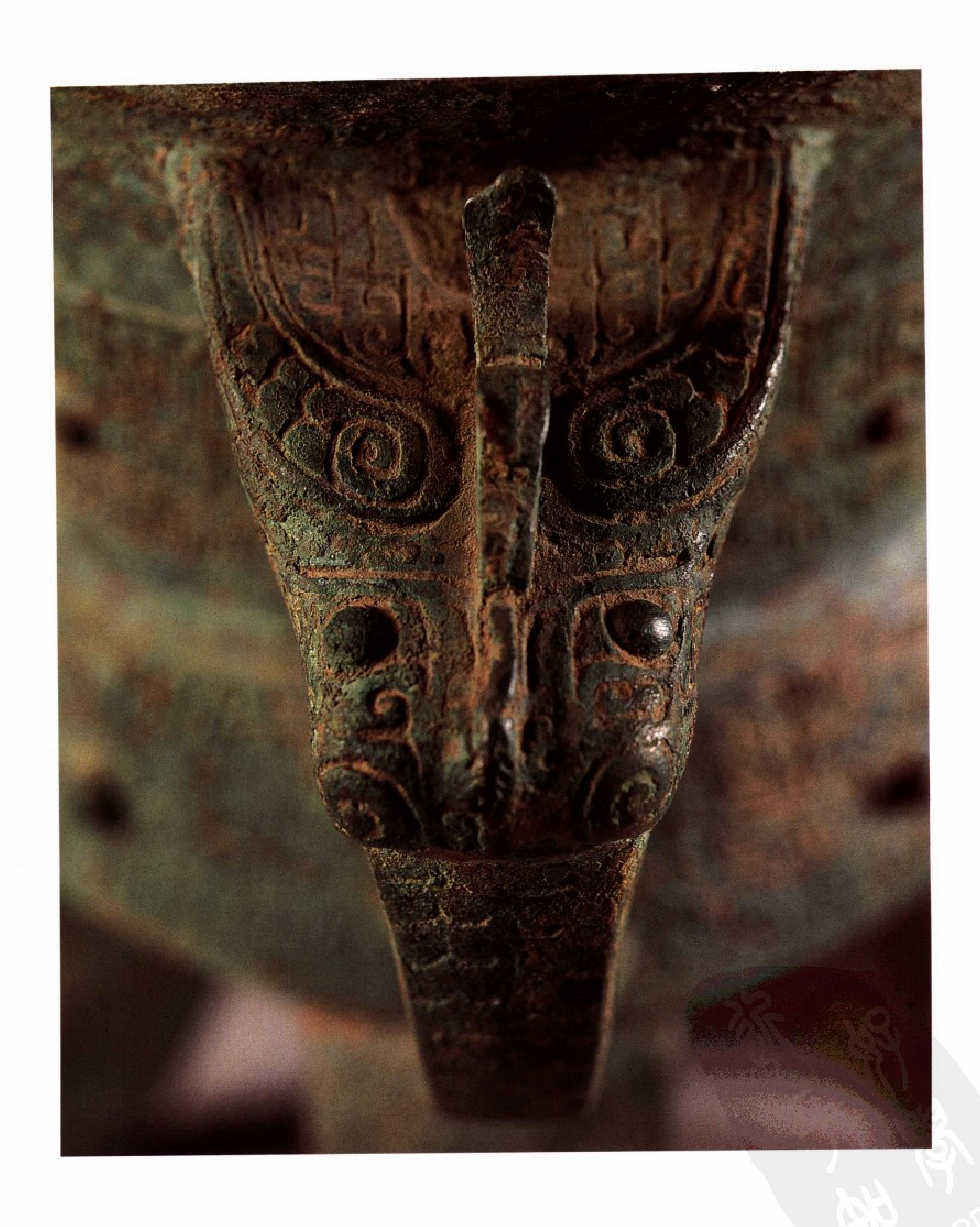


五八　獸目紋斝　商代晚期





五九—六一　鳳柱斝　商代晚期





六二　徙斝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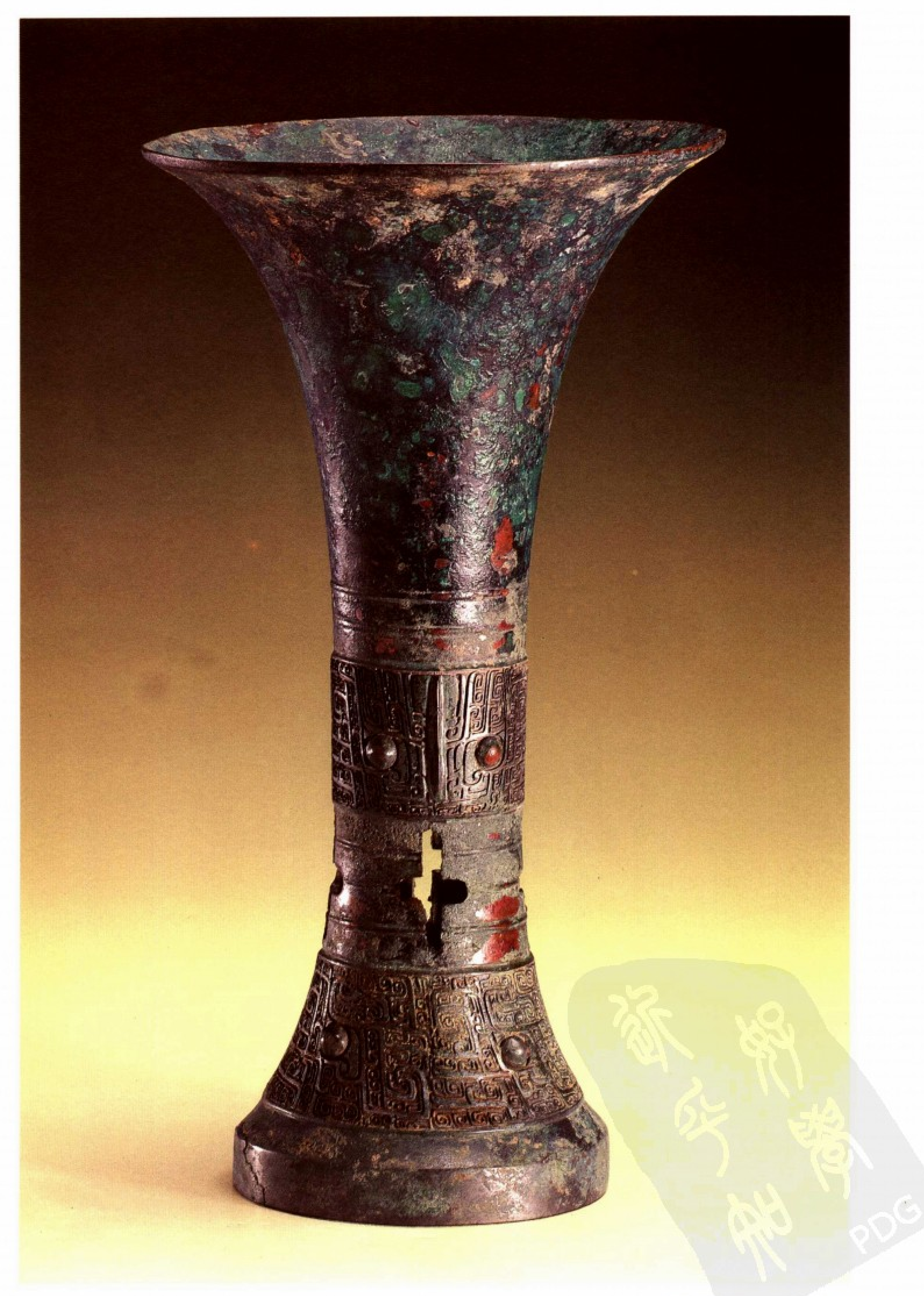
六三　獸面紋斝　商代晚期





六五　變形龍紋帶鈴觚　商代晚期

六四　獸面紋方斝　商代晚期



六六　獸面紋觚　商代晚期



六七　獸面紋觚　商代晚期



六八　亞鳥觚　商代晚期



六九　龍紋觚　商代晚期



七〇　四瓣目紋觶　商代晚期

七一　子蝠方彝　商代晚期





七二　鼎方彝　商代晚期

七三　史方彝　商代晚期





七四　獸面紋方彝　商代晚期



七五　亞獸方彝　商代晚期



七六、七七　龍紋觥　商代晚期





七八　虎紋觥　商代晚期



七九　獸面紋觥　商代晚期





八〇、八一　獸面紋觥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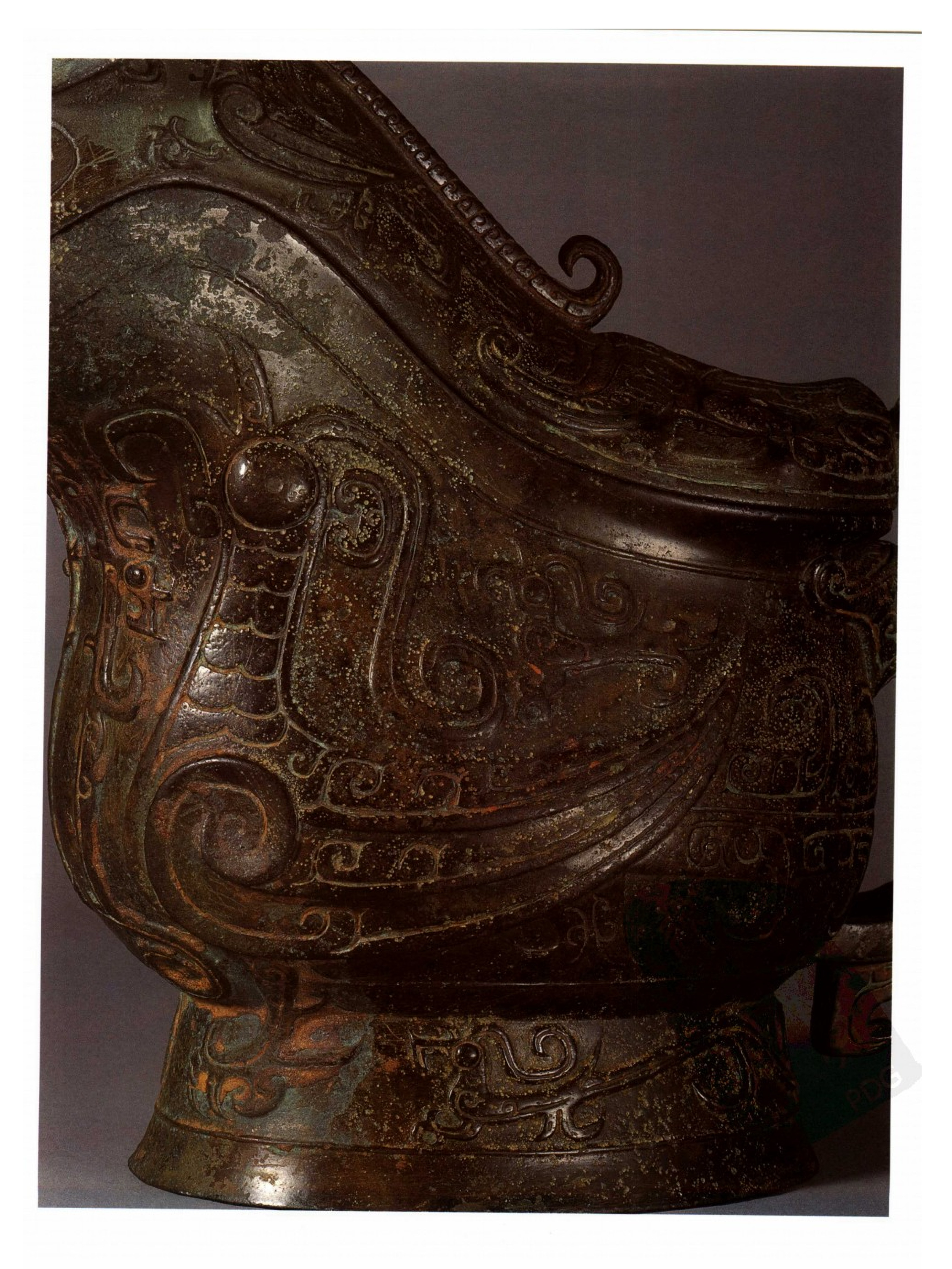
八二　己非觥　商代晚期



八三　鳥獸紋觥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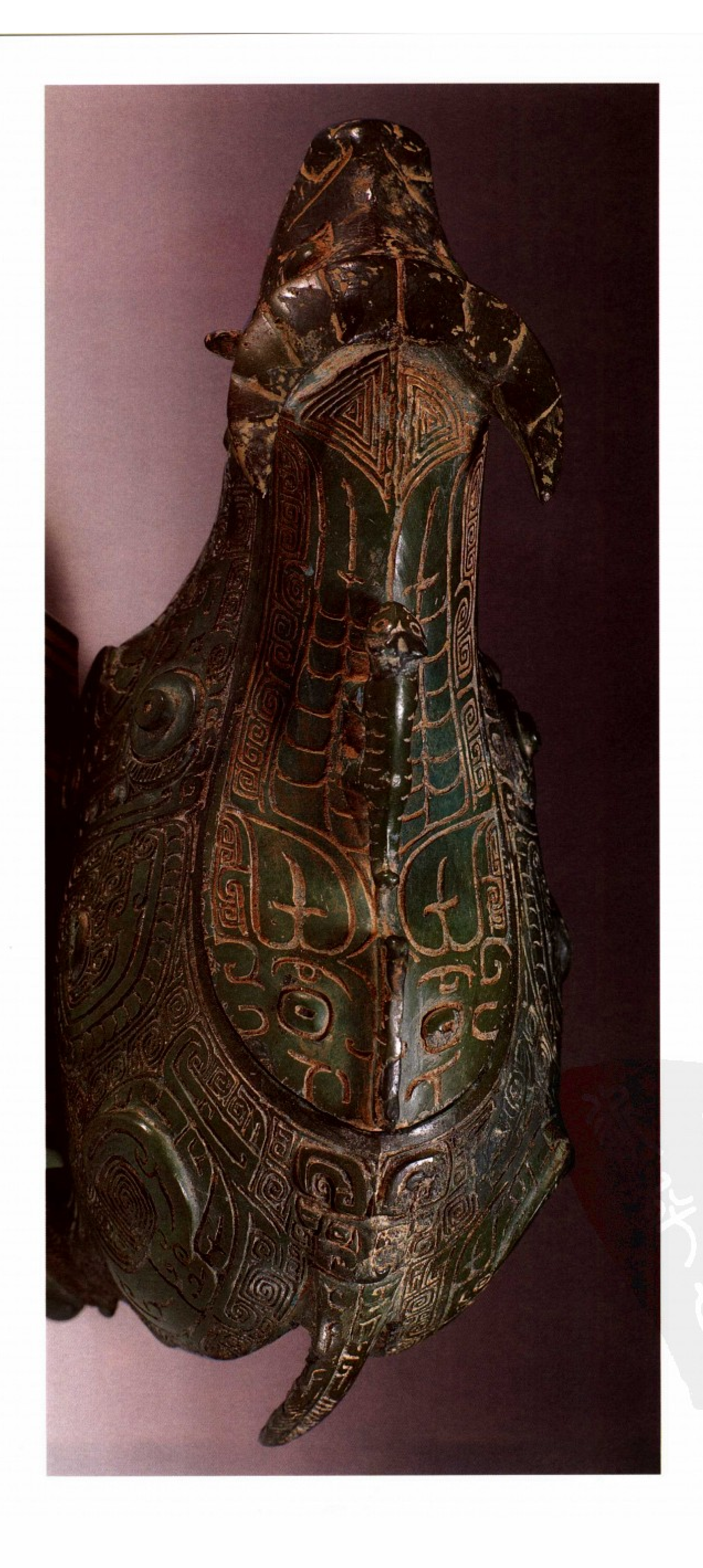
八四—八六　丮父乙觥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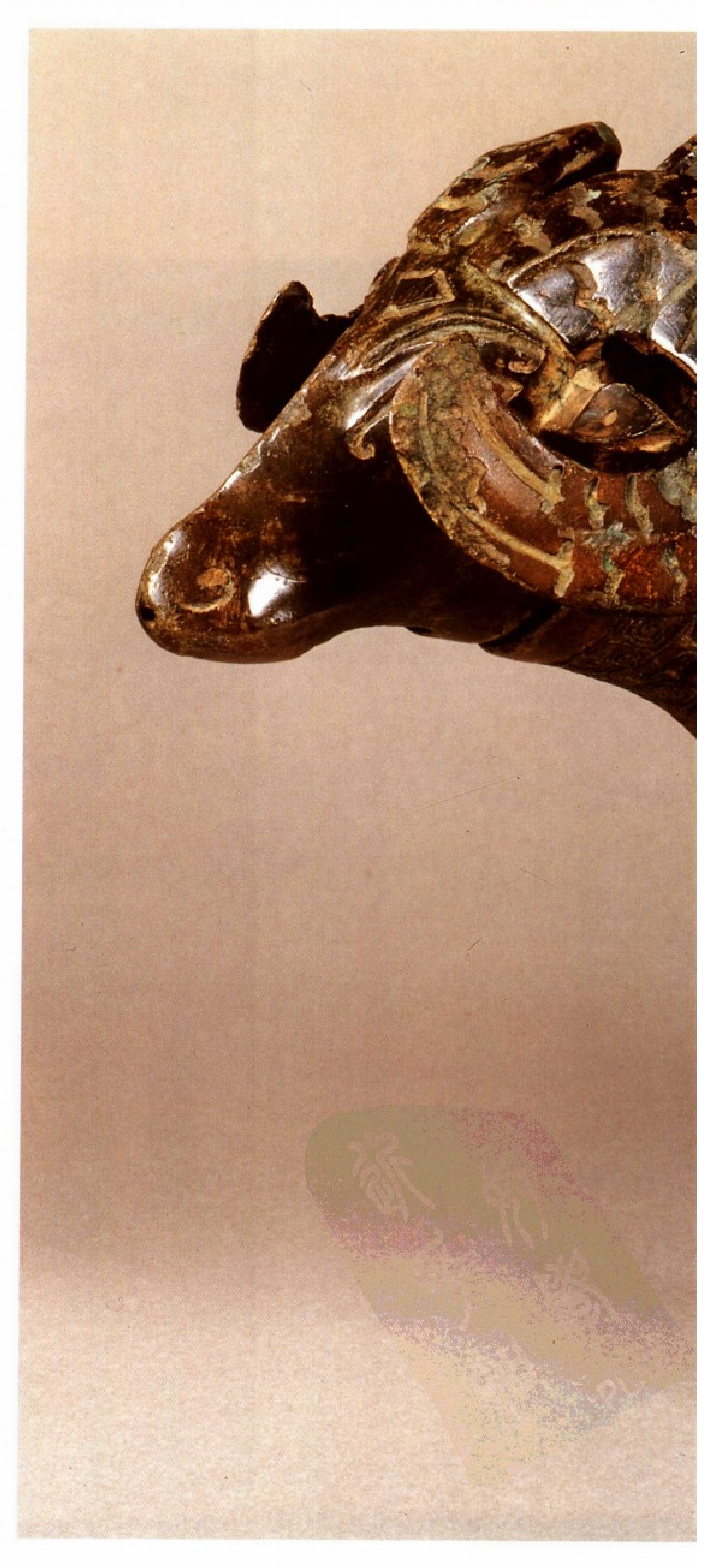
八七、八八　鳳紋犧觥　商代晚期





八九　犧觥　商代晚期





九〇　鳳紋羊觥　商代晚期



九一　鳳紋觥　商代晚期



九二　四羊首瓿　商代晚期





九三、九四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九五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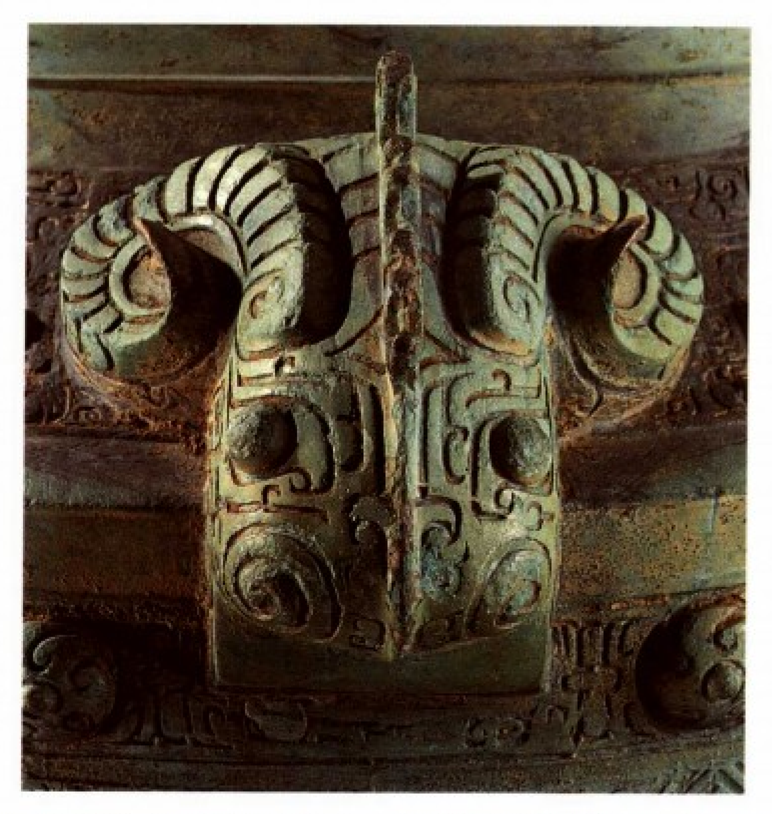


九六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九七　三羊首瓿　商代晚期

九八、九九　四羊首瓿　商代晚期





一〇〇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一〇一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一〇二—一〇四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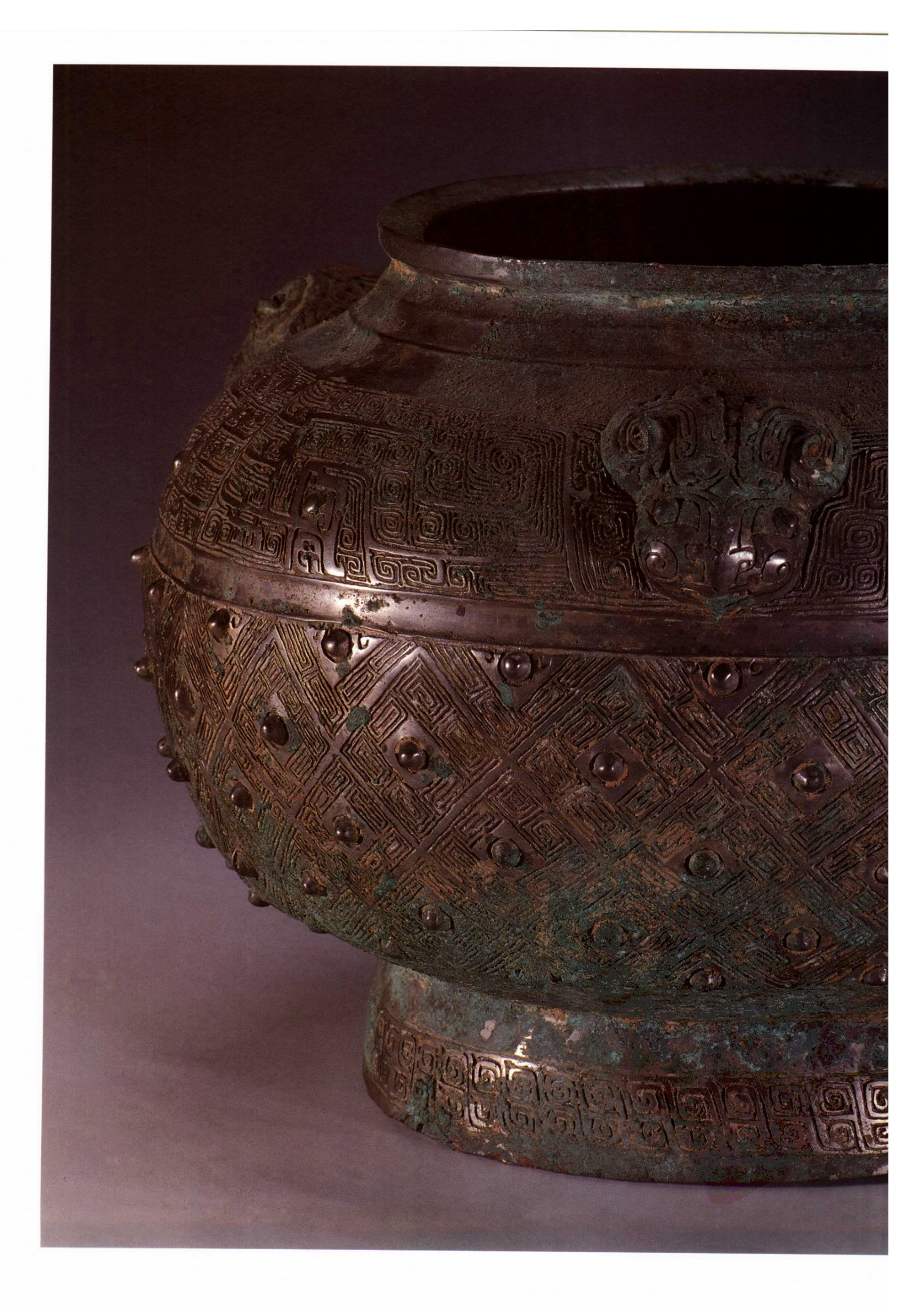
一〇五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一〇六　勾連雷紋瓿　商代晚期



一〇七　乳釘雷紋瓿　商代晚期





一〇八　乳釘雷紋瓿　商代晚期



一〇九　乳釘雷紋蛙飾瓿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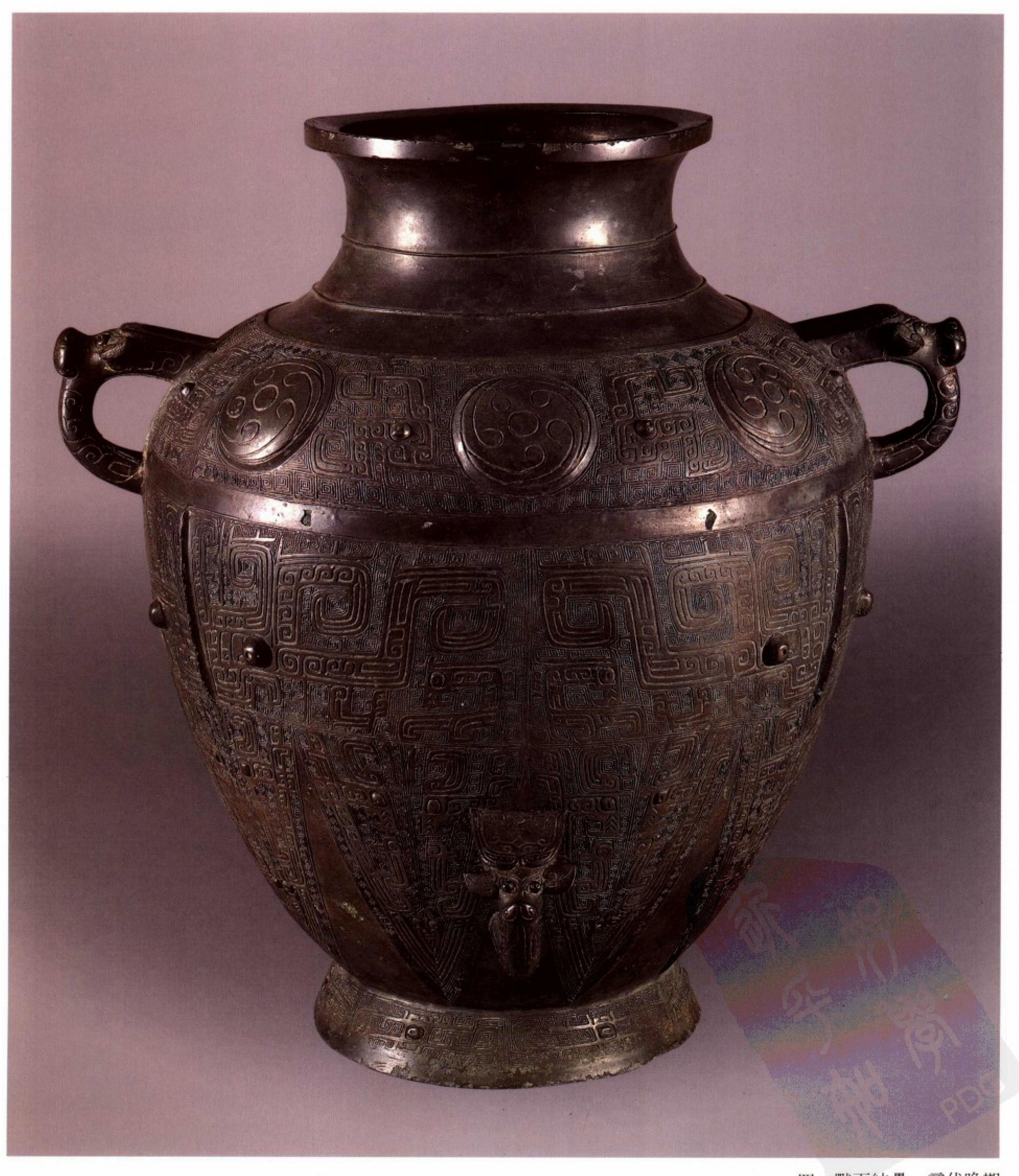
一一〇、一一一　鳥紋方罍　商代晚期



一一二　登𢍏方罍　商代晚期



一一三　亞㠱方罍　商代晚期



一一四　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一一五　四羊方尊　商代晚期



一一六　獸面紋方尊　商代晚期



一一七、一一八　獸面紋尊　商代晚期



一一九　𠨘父己尊　商代晚期







一二〇、一二一　御尊　商代晚期



一二二—一二四　隹父癸尊　商代晚期





一二五　父癸尊　商代晚期



一二六　父癸尊　商代晚期





一二八　雷紋尊　商代晚期

一二七　[illegible]馬父辛尊　商代晚期



一二九　象尊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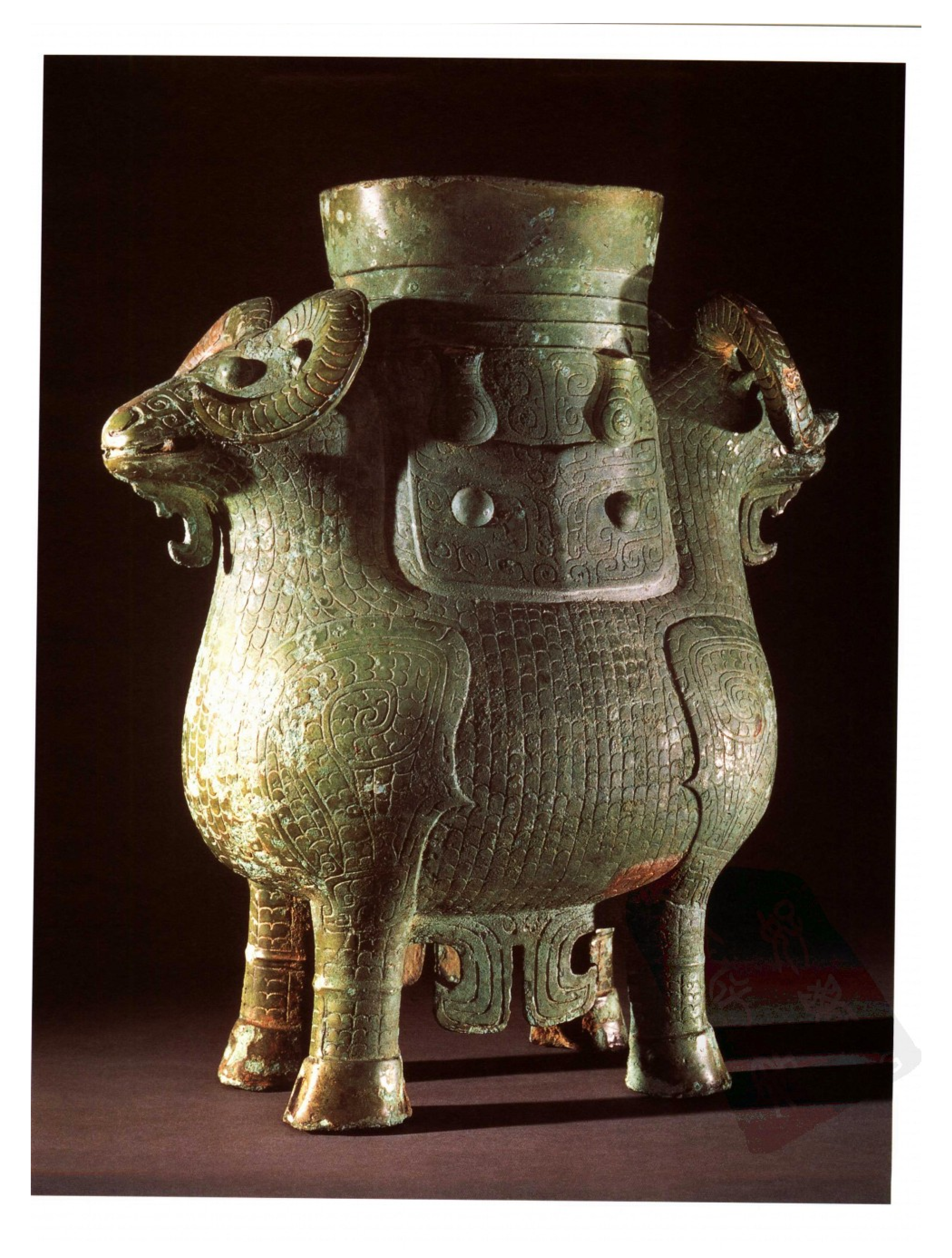
一三〇　象尊　商代晚期



一三一　象尊　商代晚期



一三二　雙羊尊　商代晚期





一三四　小臣艅尊　商代晚期

一三三　雙羊尊　商代晚期



一三五　豕尊　商代晚期

一三六　亞獸鴞尊　商代晚期







一三七、一三八　獸面紋方壺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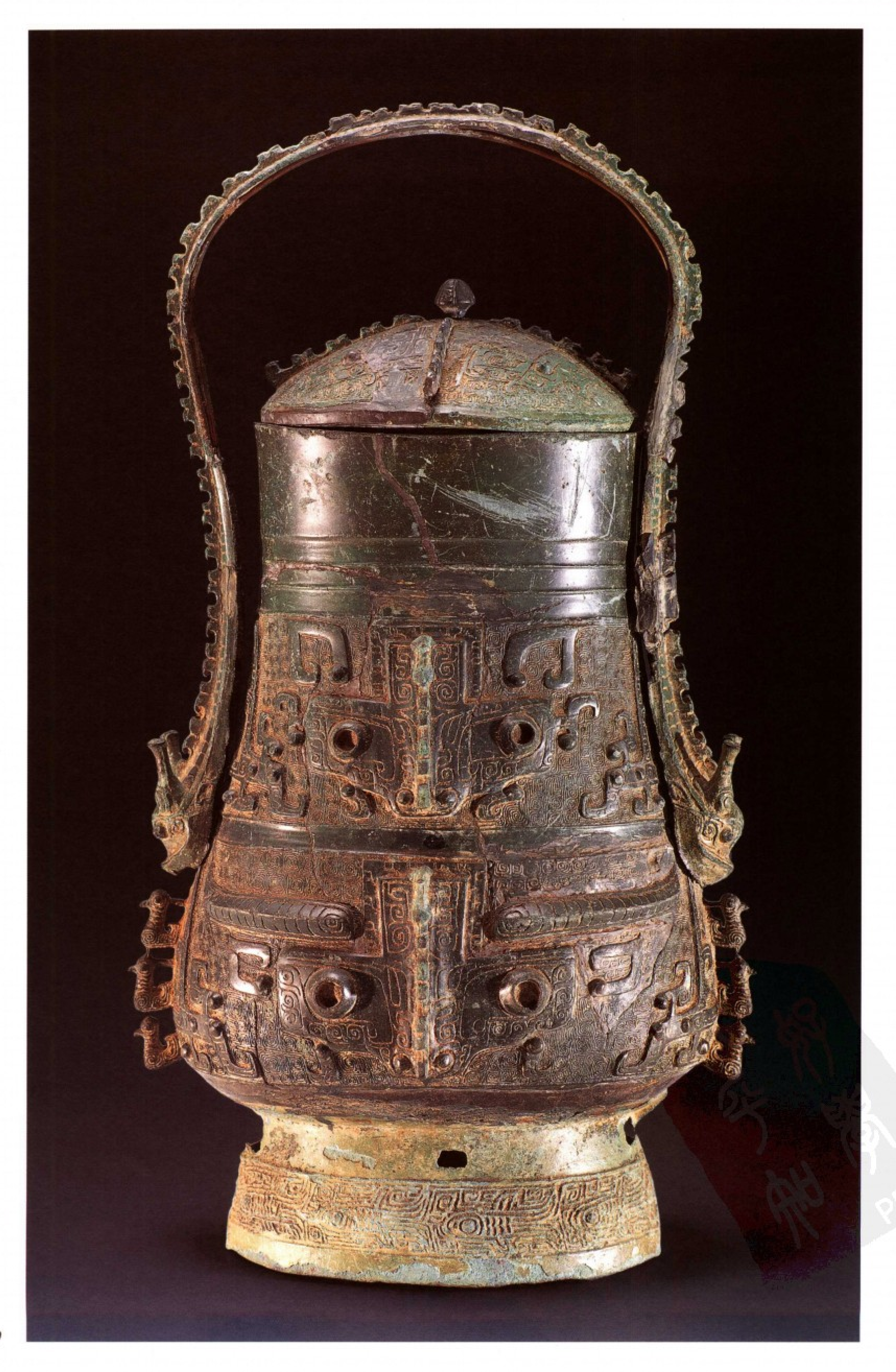




一三九、一四〇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一四一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一四二—一四五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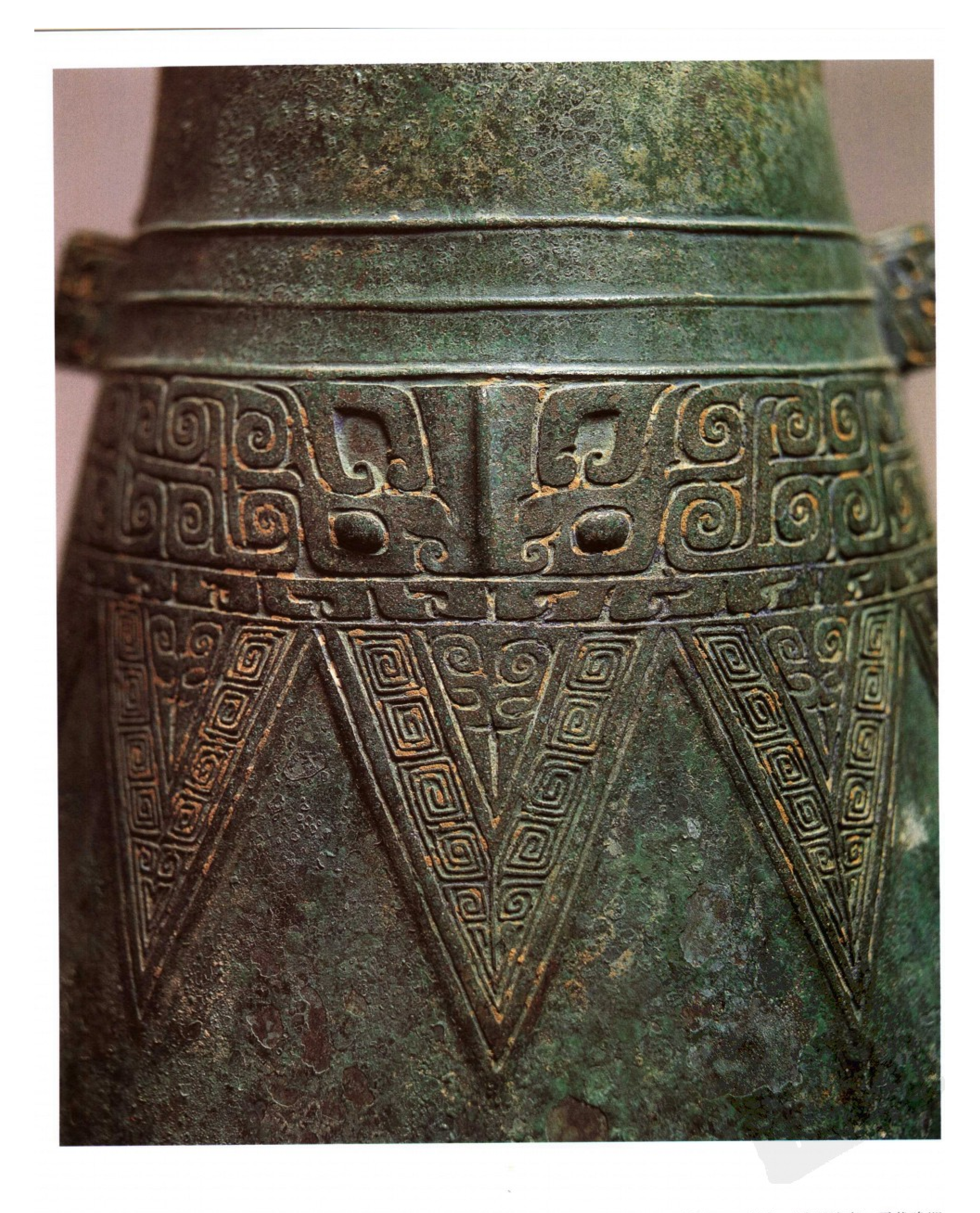



一四六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一四七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一四八、一四九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一五〇　曲折雷紋壺　商代晚期



一五一 小子省壺 商代晚期



一五二　虎食人卣　商代晚期



一五三　鴞卣　商代晚期





一五四、一五五　鴞卣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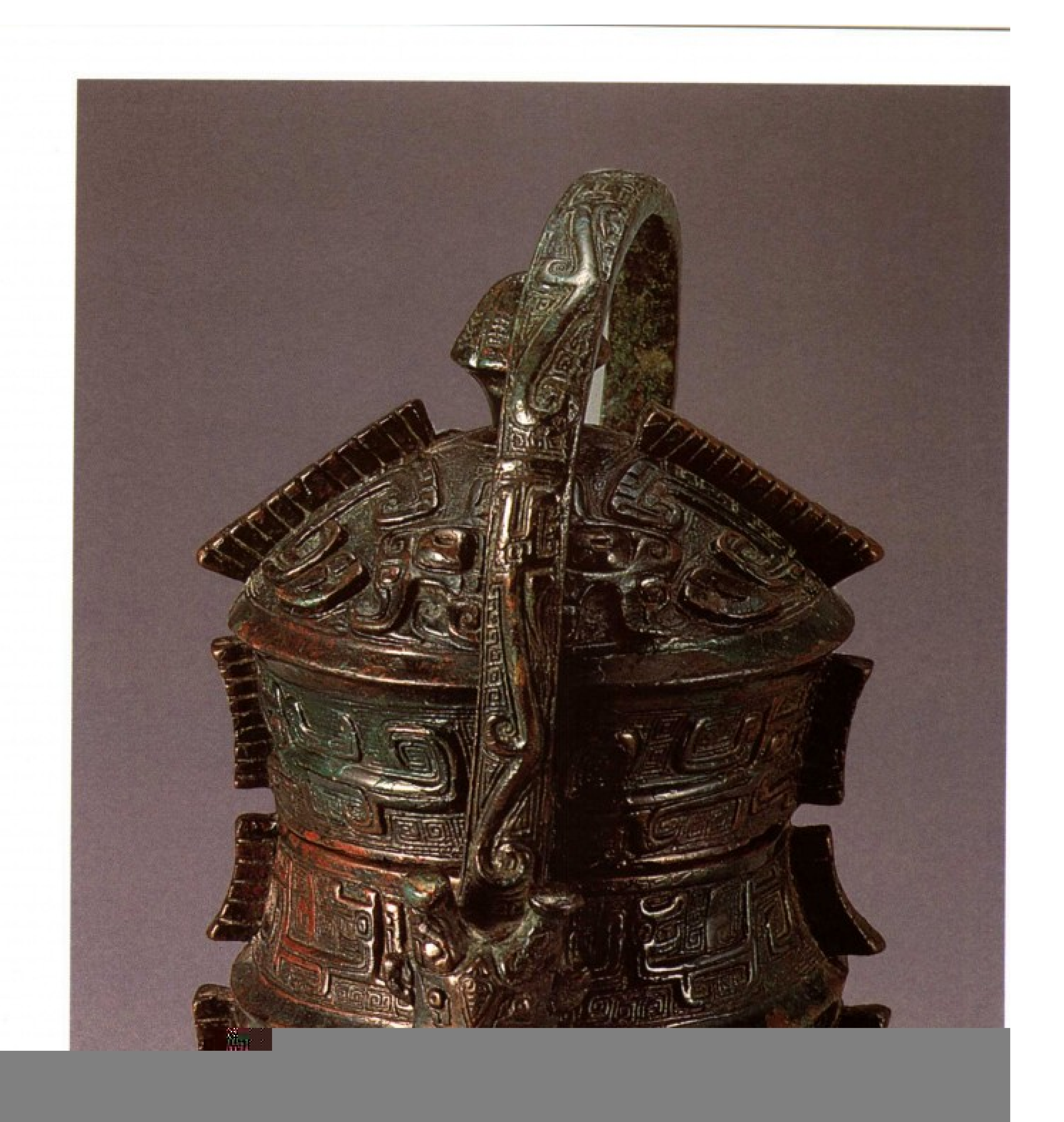


一五六　鴞卣　商代晚期



一五七　徙卣　商代晚期











一六〇—一六三　戈卣　商代晚期

一六四　亞寞卣　商代晚期









一六五—一六七　[illegible]卣　商代晚期





一六八、一六九　𠙵卣　商代晚期





一七一　鳥紋卣　商代晚期

一七〇　戉箙卣　商代晚期



一七三　獸面紋假腹盤　商代晚期



一七二　明卣　商代晚期



一七四　蟠龍紋盤　商代晚期

一七五　魚紋盤　商代晚期

一七六　鳥柱魚紋盤　商代晚期



一七七　雙面神人頭像　商代晚期

一七八　獸面紋鼓　商代晚期





一七九　神人紋雙鳥鼓　商代晚期



一八〇　獸面紋鐃　商代晚期



一八一　䤈亞鐃　商代晚期



一八二　亞醜鉞　商代晚期



一八三　獸面紋鉞　商代晚期



一八四　獸面紋鉞　商代晚期



一八五　蛙紋鉞　商代晚期



一八六　透雕龍紋鉞　商代晚期

一八七　鳥紋內三戈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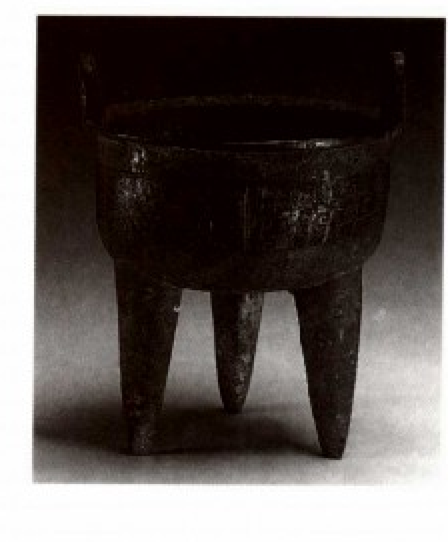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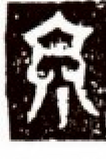
一八八　雙頭蜈蚣紋戈　商代晚期
一八九　鑲嵌獸面紋戈　商代晚期

圖版說明









一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高二六厘米
一九六六年山西忻縣連寺溝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立耳，折沿，淺腹直壁，底略圓，三錐足較高。腹飾一周獸面紋，體軀部分以細線條爲主，大部分空隙處填以雷紋，結構較爲別致。

二　**息鼎**

商代晚期
高一九·七、口徑一五·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河南羅山蟒張出土
信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立耳，方唇，鼓腹，圜底，下置三柱足。腹飾三組寬大的獸面紋，底襯雲雷紋，填黑漆，使紋飾更加清晰。腹內壁鑄銘「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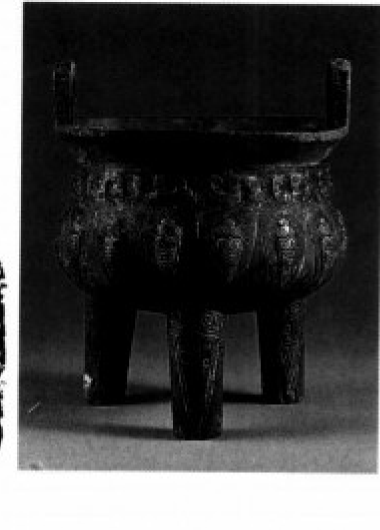
（邵金寶）　攝影：王蔚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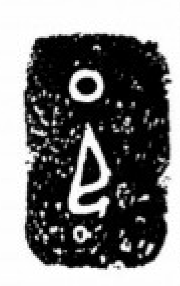
三　**息父辛鼎**

商代晚期
高三九·五、口徑二四·二厘米
一九八〇年河南羅山蟒張出土
信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直耳，方唇，深腹，圜底，柱足，腹置三條棱脊。口沿下飾一周龍紋，腹飾三組寬大的獸面紋，均以雲雷紋襯地，柱足飾三角雲紋。腹內壁鑄「息父辛」三字。

（邵金寶）　攝影：王蔚波











四　邑鼎

商代晚期

高二一·九、口徑一八厘米

一九八五年山西靈石旌介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立耳，斂口，束頸，鼓腹，三柱足。頸飾蛇紋一周，腹飾三角形蟬紋，以雕鏤工整的雷紋襯地，柱足飾三角雲紋。腹內鑄銘「邑」字。

攝影：李建生

五　[illegible]鼎

商代晚期

高一九、口徑一六·五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侈口，束頸，鼓腹，下承三柱足。頸飾鳥紋一周，腹飾三角形變形獸體紋。

六　鳥紋鼎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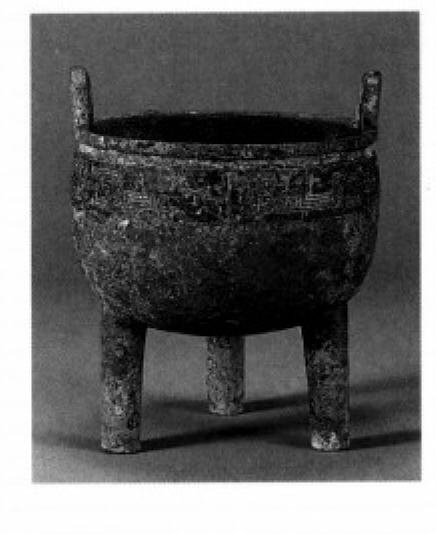
高二四·五、口徑一一·八厘米

一九六七年河北磁縣下七垣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口微斂，折沿，腹較深，圜底，柱足。頸部有六條棱脊，飾三組相對的鳥紋，腹部飾三角形蟬紋，均以雷紋爲地。耳外側飾變形龍紋，足外側飾雲紋。

（劉超英）



七 鳥紋鼎

商代晚期
高一八・四、口徑一四・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較小，方唇，深腹，圜底，下接三柱足。口沿下飾一周回顧式鳥紋，鳥的尾部較大而卷曲。此鼎裝飾疏密相當，紋飾雖精却不顯繁縟，表現了商代青銅器裝飾的又一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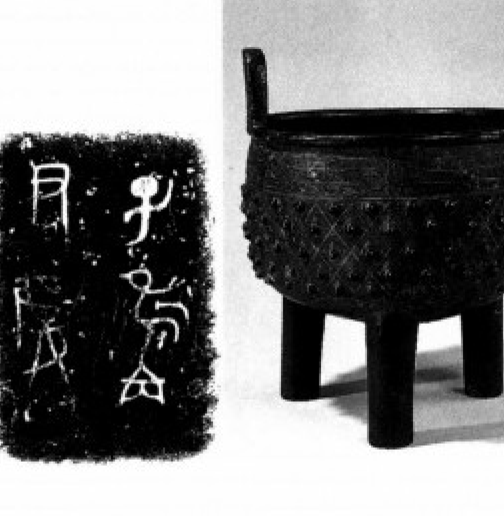


八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高二五、口徑二〇・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河南羅山蟒張出土
信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直耳，方唇，深腹，圜底，柱足。腹飾獸面紋，是由有軀體的與無軀體的兩種式樣的獸面紋相間而成，這種形式在商代青銅器上較爲少見，下飾一周三角紋，內填以蟬紋。柱足則陰刻三角紋。

（邵金寶） 攝影：王蔚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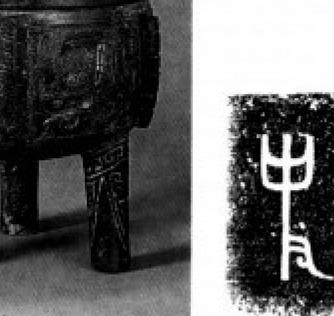


九 子雋君妻鼎

商代晚期
高一六・一、口徑二〇・一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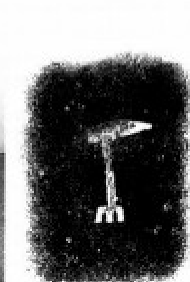
立耳，卷沿，深腹，圜底，三柱足。頸飾一周目紋，腹部滿飾乳釘雷紋。腹內壁鑄銘文二行四字。













一〇 史鼎

商代晚期

高二五・一、口徑一八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雙耳略外傾，唇邊較薄，腹微鼓，腹下置三條粗狀的柱足。口沿下是兩兩相對的鳥紋三組，腹飾曲折角的獸面紋。腹內壁鑄銘「史」，史是商代的大族。

一一 戈鼎

商代晚期

高二三・七、口徑一九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雙耳厚大，方唇，直壁深腹，置六條寬厚的棱脊，柱足。腹飾浮雕效果強烈的獸面紋，大豎角內卷，體軀上揚，尾卷曲，兩爪前伏。柱足飾三角雲紋。此器造型厚實沉穩，紋飾峻利，鑄作精良。腹內銘文「戈」，是器主之族名，戈氏作器頗多，分布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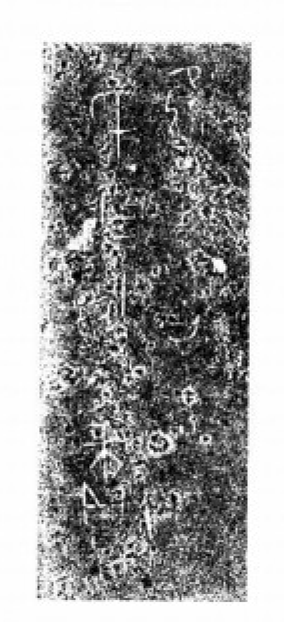
一二 嫝鼎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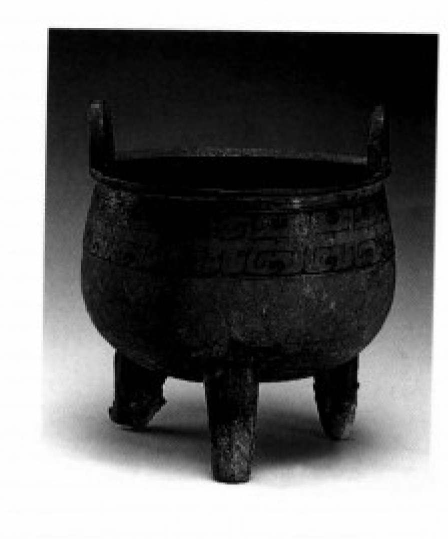
高九四、口徑六三・五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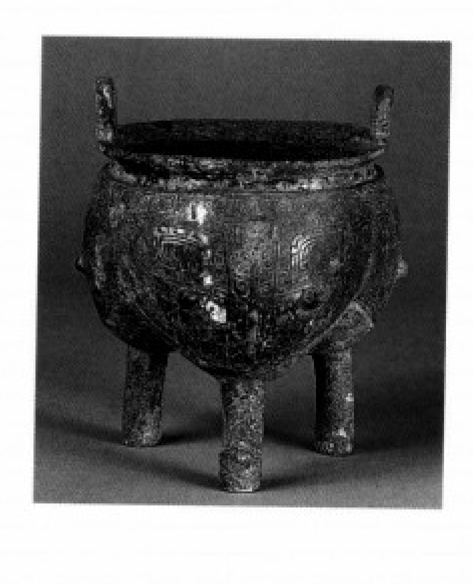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陝西扶風任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立耳寬大略外侈，斂口方折沿，腹微垂，柱足。口沿下飾獸面紋，并有短棱脊，足飾獸面紋。腹內壁有銘文二行七字，記此鼎爲嫝所作，另有二行十字的刻款，書體文字較晚。此鼎形體龐大，器制莊重，在商代晚期的青銅圓鼎中并不多見。







一三　雲紋鼎

商代晚期
高二一·二厘米
一九六六年山西忻縣連寺溝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立耳，折沿，腹略鼓，圜底，三柱足較短。口沿下飾寬條勾曲形雲紋，此種雲紋所見不多，具有獨特的裝飾風格。

一四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高一五·五、口徑一一·七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較小，侈口，頸略收，深腹分襠，三柱足較長。袋腹滿飾獸面紋。此器或以爲是鬲，然其細長的柱足爲鬲形器所無。

一五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高三五·五、口徑二二·五厘米
一九七二年陝西華縣桃下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立耳，侈口，直頸，袋腹分襠，三柱足。頸飾獸面紋一周三組，間飾目紋。三個袋形腹各飾一牛角獸面紋，雙目較大，鼻梁處有勾曲形棱脊翹起。







一六　獸面紋鼎

商代晚期
高二二・八、口徑一四・七厘米
一九五八年湖南寧鄉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立耳，折沿，直頸，袋腹分襠，三柱足較細。頸飾斜角目雷紋，袋腹飾羊角形分解式獸面紋，羊角較大而凸起，角尖上翹。此鼎形制、紋飾均較罕見。

一七　獸面紋扁足鼎

商代晚期
高二六・七、口徑二二・四厘米
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立耳，方唇斜折沿，淺腹，圜底，三扁足作魚鰭狀。足上端有圓睛突出，張口露齒，口托器腹，上吻翹起似作棱脊。腹飾獸面紋，扁足飾鱗紋。

一八　獸面紋虎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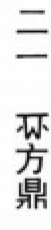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三八・二、口徑二六・四厘米
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立耳上各臥一虎，斜折沿方唇甚厚，淺腹，圜底，三足。腹出勾曲形棱脊，三足作扁圓體變形虎形，虎口侈張，托起器腹，虎尾上卷。立耳、口沿飾燕尾紋，腹飾獸面紋，上下以聯珠紋爲欄，虎形足飾雲雷紋、羽紋、鱗紋。











一九　獸面紋帶門方鼎

商代晚期
高二七、口縱一八、口橫二一·四厘米
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立耳微侈，口沿成台階狀，腹呈上大下小的斗形，作雙層平底，中爲四點五厘米高的夾層，正面橫開一門，可以啓開，四柱足上粗下細，稍覺短矮。這種腹作夾層開門的方鼎，僅此一例，此器作用可能是置炭火于其中，以起到保溫的效果，設計構思頗爲奇妙。腹部四壁紋飾作框架式，上下飾圓睛突起的獸面紋，左右飾獸目交連紋，柱足上飾獸面紋。

二〇　徙方鼎

商代晚期
高二二·五、口長一七·五、口寬一四厘米
一九六八年河南溫縣小南張出土
河南省博物館藏

立耳，方折沿，長方體深腹，腹往下微斂，腹四隅和四壁中間置棱脊，柱足。口沿下各飾一組兩隻相向的曲尾鳥紋，腹壁飾獸面紋，兩側配置倒立的小龍紋。腹內底鑄一「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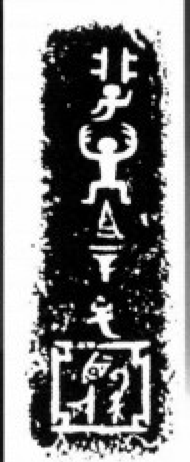
二一　丙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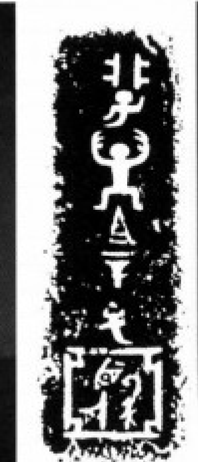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一七·三、口長一二·八、口寬一〇·八厘米
一九七六年山西靈石旌介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立耳，方折口沿，深腹，方腹四隅及四面中間置棱脊，柱足。口沿下飾相對的龍紋，腹飾三角形雲紋，柱足飾三角雲紋。腹內鑄一「丙」字，當係器主之族徽。

攝影：李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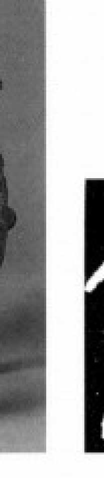














二二、二三　禺方鼎

商代晚期
高二三、口長一六・六、口寬一四・二厘米
一九六三年山東長清興復河出土
山東省博物館藏

立耳，侈口方唇，頸略收，腹微鼓，平底，柱足。方鼎四隅及頸部每面中間設棱脊。頸飾軀體較長的獸面紋，腹飾分解式獸面紋，以雷紋襯地，柱足飾三角形雲紋。此種曲壁鼓腹形式的方鼎較爲少見。腹內壁鑄銘文六字。　攝影：王書德

二四　大禾方鼎

商代晚期
高三八・五、口長二九・八、口寬二三・七厘米
一九五九年湖南寧鄉黃材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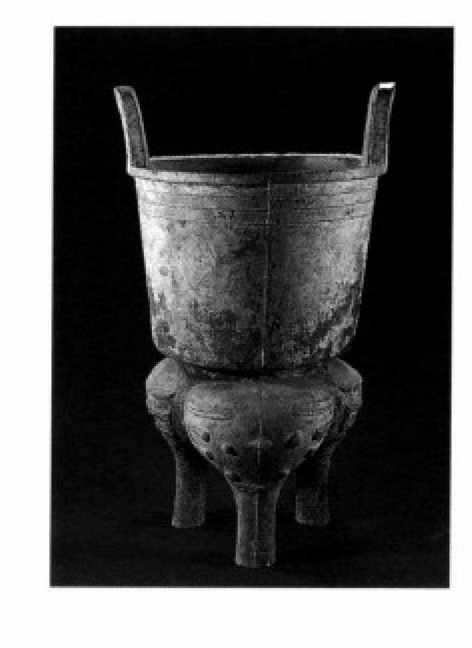
方立耳，方唇折沿，腹四隅出棱脊，柱足。立耳飾陰刻龍紋，腹四壁各飾一個浮雕人面紋，濃眉大眼，高鼻梁，凸顴骨，寬嘴緊閉，表情莊重。然人面額部左右有一曲折形小角和耳，腮兩側設一對獸爪，表明此乃古人心目中之神怪形象。此種紋飾的青銅器僅此一件，彌足珍貴。腹內壁鑄銘「大禾」二字。

二五　獸面紋鬲

商代晚期
高二三・二、口徑一五・三厘米
傳安徽阜南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此鬲一耳與一足相垂直，另一耳在相對的口沿上，處于另外兩足中間的位置上，這是殷墟以前青銅器形制特點之遺存。口沿下飾一周獸體目紋，腹部飾曲折角獸面紋，獸目怒睜，闊口利齒。紋飾線條遒勁，範雕精工。此器業已半脫胎，據其氧化呈色之特點，應爲江淮流域出土之物。




二六　**獸面紋鬲**

商代晚期

高二一、口徑一四·八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侈口，頸較高，肩窄折，袋腹下連錐足。頸飾雲紋，每一袋腹滿飾用勾曲形條紋組成的獸面紋，并置一道彎鈎形棱脊爲鼻。

二七　**弦紋甗**

商代晚期

高六九、口徑三九厘米

一九六一年湖北浠水白石鄉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大立耳，方折沿，甑壁較直，甑腹較深，鬲部袋腹略鼓，分襠，三柱足。甑飾弦紋三道，鬲部飾簡式獸面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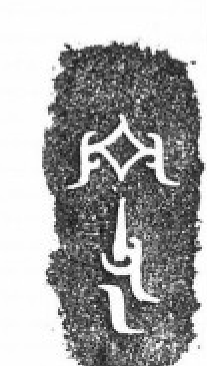
二八　**亞跂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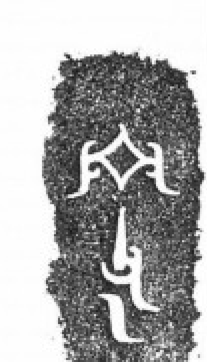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四五·四、口徑二五·五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立耳作繩索狀，侈口，甑腹較深，鬲部袋腹，柱足細長。甑飾獸面紋一周，鬲部袋腹各飾牛角形獸面紋。甑內壁鑄銘文「亞**跂**父丁」四字。







二九 父乙甗

商代晚期
高五〇·五、口徑三一·五厘米
一九七八年陝西鳳翔花園村出土
鳳翔縣文化館藏

粗繩形立耳，侈口，甑體略寬，袋腹鬲，三柱足。甑飾獸面紋一周，以雷紋襯地，鬲飾牛角形獸面紋，無地紋。甑內壁鑄銘文三字。

三〇 獸面紋甗

商代晚期
高六九·五、口徑四三厘米
一九七二年陝西醴泉朱馬嘴出土
昭陵博物館藏

大立耳，盤口，甑腹略淺。鬲部袋腹不甚鼓，柱足。甑、鬲的範接處置勾曲形棱脊。甑飾單線條獸面紋一周，鬲飾牛角獸面紋，雙睛及鼻泡突出。此甗器型、紋飾尚留有早期青銅器的風格特徵。

三一 獸面紋立鹿甗

商代晚期
高一〇五、口徑六一·二厘米
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大立耳，耳上各立一回首相顧的小鹿；盤口，寬腹斜壁，鬲部爲四足袋腹式，腹內箅已失，但甑鬲相連處有箅托一周。立耳外側飾燕尾紋兩道，盤口外側飾斜角目雷紋，腹飾獸面紋，有聯珠紋爲欄；鬲部各袋腹滿飾牛角獸面紋，除角、目、嘴外，餘由雷紋組成。此甗不僅體形巨大，而且造型獨特，爲商代青銅甗中之精品。



三二　乳釘雷紋簋

商代晚期
高一五·五、口徑二四·七厘米
一九七一年山西右玉大川出土
右玉縣博物館藏

侈口，深腹，圈足略外撇。口沿下一周凸出的火紋，間隔以鳥紋，這種火紋與鳥紋組合的紋飾極罕見。腹飾乳釘雷紋，圈足飾獸面紋。紋飾極精。

攝影：李建生



三三　乳釘雷紋簋

商代晚期
高一六·三、口徑二五·三厘米
一九七五年陝西扶風呂宅出土
扶風縣博物館藏

斂口，卷沿，深腹，直壁，圈足。口沿下飾一周火龍紋，在圓餅形凸起的火紋中間飾以卷體龍紋，在紋飾帶的前後各有一個浮雕的獸面紋。腹部滿飾乳釘雷紋，圈足飾三組相對的回顧式鳥紋。



三四　乳釘雷紋簋

商代晚期
高一七·三、口徑二四厘米
一九七四年陝西城固五郎廟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斂口，平折沿，深腹，斜直壁，圈足較高。口沿下飾一周不常見的變形目雷紋，腹飾乳釘雷紋，圈足飾線條粗獷的獸面紋。





三五　直線紋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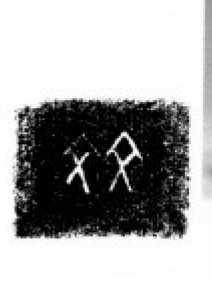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二六、口徑三三・五厘米
一九六四年陝西清澗張家坬出土
清澗縣文化館藏

敞口，折沿較寬，圈足較高，上有方形孔。腹部、圈足飾細密的直線紋，上下均有聯珠紋作界欄。此簋造型、紋飾均不多見，風格簡潔清新，具有地方特徵。

三六　戈父丁簋

商代晚期
高一五、口徑二二・八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敞口，翻唇，直壁深腹。獸首耳，耳根無垂珥。口沿下飾雷紋，排列極爲工整，猶如織錦，前後居中各有一個浮雕狀獸首。腹部滿飾乳釘雷紋，圈足飾回首卷尾的鳥紋。紋飾線條極其工整精確，鑄範可謂一絲不苟，代表了商代晚期青銅器精密鑄造的工藝水平。腹銘三字「戈父丁」，是戈氏爲父丁所作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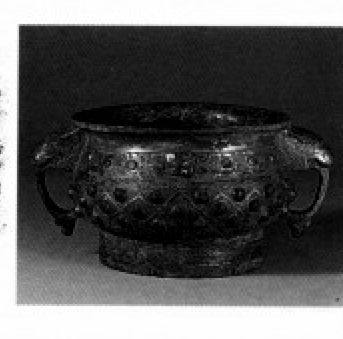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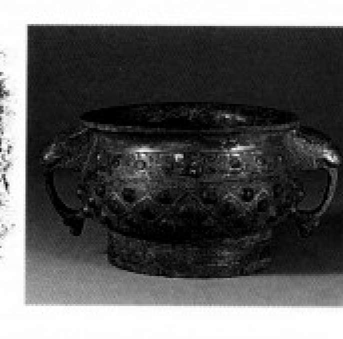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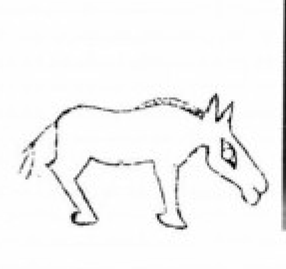


三七—三九　奻簋

商代晚期
高一四・五、口徑二〇・一厘米
一九七七年陝西清澗解家溝出土
綏德縣博物館藏

侈口，束頸，鼓腹，圈足，兩側置獸首鋬，鋬下有小鉤形珥。口沿下飾三角形雲紋，下接一周回顧式卷尾龍紋，前後有浮雕獸首。腹飾乳釘雷紋，乳釘作尖突形，與常見的商代青銅器上乳釘紋作圓突形的有所不同。圈足飾回顧式卷尾龍紋。腹內底鑄銘「奻」字。



四〇　獸面紋簋

商代晚期
高一二・七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侈口，方唇，束頸，鼓腹，圈足，腹兩側置獸首鋬，鋬下有小鉤形珥。口沿下飾三角蟬紋，頸部爲一周鳥紋，前後有獸首突出。腹飾分解式獸面紋，圈足飾龍紋。通體以雷紋爲地紋，在鳥紋、獸面紋、龍紋等凸起的部分，也飾以雷紋，鑄造較顯精良。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四一　亞㠱簋

商代晚期
高一一・七、口徑一六・九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侈口，束頸，鼓腹，圈足。雙耳上端獸面較大而垂珥甚小。口沿下施一周目雷紋，前後的中央各有一個浮雕的獸首。腹飾乳釘雷紋，圈足上飾一周獸體目紋。腹內底銘「亞㠱」二字，此族名亦見于安陽侯家莊商墓出土的成組青銅器。

四二、四三　嬴簋

商代晚期
高一七・七、口徑二五厘米
一九八五年山西靈石旌介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侈口，深腹，圈足，雙獸首耳。口沿下飾鳥紋，中間有高浮雕的獸首。腹飾分解式獸面紋，圈足飾龍紋。通體紋飾以縝密規整的雷紋作地紋，層次分明，立體感強，表現出精湛的鑄作工藝。圈足外底鑄陽紋的騾子一匹，此爲青銅器中僅見，古稱騾作「嬴」。

攝影：李建生





四四　執簋

商代晚期

高一四·七、口徑一九·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侈口，束頸，鼓腹，兩側有獸首耳，圈足較高。口沿下飾三角蟬紋一周，下接鳥紋，中間有獸首突出。腹部飾分解式曲折角獸面紋，除獸目及獸耳以外，在浮雕的獸面輪廓上再施以與地紋一樣精細繁密的雷紋。圈足飾鳥紋。雙耳內各銘一「執」字，爲作器者族名。



四五　業母乙簋

商代晚期

高一一·七、口徑一八·三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器寬而扁，侈口，束頸，鼓腹，獸耳下有小珥。口沿下及圈足飾連體的兩頭龍紋，腹飾直條溝紋。腹內底銘「業母乙」，乃業氏爲母乙所作之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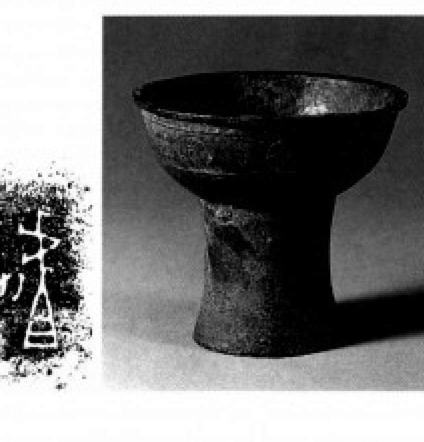
四六　乳釘雷紋三耳簋

商代晚期

高一九·一、口徑三〇·五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口微斂，狹折沿，淺腹，高圈足。腹部三等分置三耳，耳上端作人面獸角形，雙手前拱，雙腿曲踞。頸飾目雷紋，腹飾乳釘雷紋，圈足飾獸面紋。三耳簋極罕見，目前所見僅此一件。






四七　龏䖒豆

商代晚期

高一〇、口徑一〇・七厘米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侈口，方折沿，淺腹，圜底，圈足甚高。腹飾凸弦紋兩道，間飾以火紋。內底鑄銘二字「龏䖒」。



四八　火紋豆

商代晚期

高一〇・二、口徑一九・八厘米

一九五七年山東長清興復河出土

山東省博物館藏

寬體，淺盤，圈足較高。口沿下飾弦紋，盤飾圓餅形凸起的火紋，圈足飾弦紋。



四九　鈴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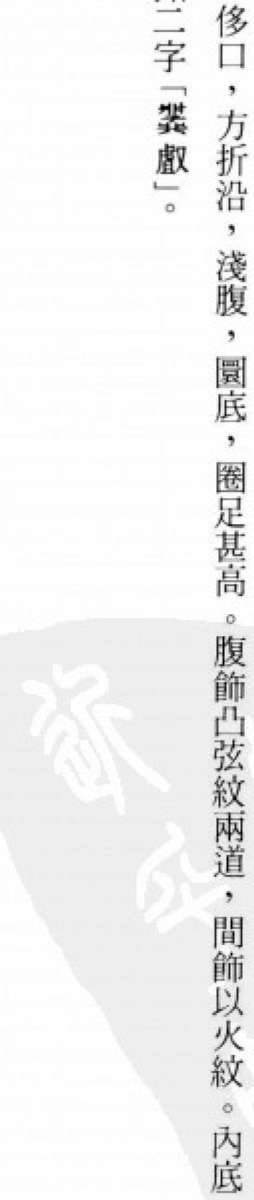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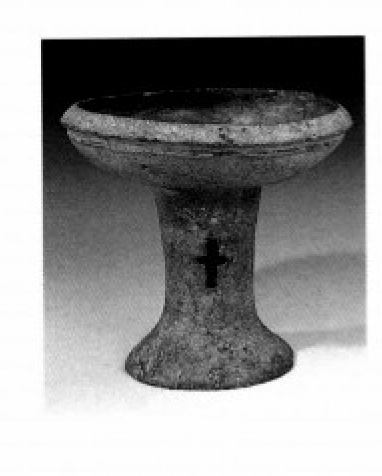
高一〇・四、口徑九・九厘米

一九七一年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口沿內折，淺盤斜腹，高圈足下端作喇叭口外侈。口沿下飾弦紋一道。圈足內懸有鈴。此豆共出土兩件，形制相同。










五〇　鈴豆

商代晚期
高一二·四、口徑一二·五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口沿內折，束頸，淺腹圜底，高圈足，下端作喇叭形，有十字鏤孔。圈足內鑄有四個圓孔的夾層，內含一球形物，振之則發音似鈴。

五一　獸面紋假腹豆

商代晚期
高一三·四、口徑一五厘米
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方折沿，淺盤，盤甚淺作假腹式，粗柄，喇叭口形圈足。通體飾紋，口沿飾一周目雷紋，盤底中心飾一火紋，內壁飾一周斜角目雷紋，腹壁與圈足上部飾由雷紋組成的獸面紋，圈足中間有三個十字孔，飾弦紋兩道，圈足下部飾目雷紋。商代的青銅豆發現甚少，且器型、紋飾均較簡單，此豆紋飾精美，造型成熟，且作假腹的式樣，當屬商代同類器中之精品。

五二　鳳紋爵

商代晚期
高二三·二厘米
瑞典國立藝術博物館藏

寬流上揚，短尾，菌形柱，深腹，圜底，三足甚長，且外撇。腹飾長冠鳳紋，爲爵形器上較少的裝飾題材。鋬內有銘，惜爲鏽掩，不可盡釋。

本圖由瑞典國立藝術博物館供稿









五三　息爵

商代晚期
高二〇、流至尾長一五・六厘米
一九八〇年河南羅山蟒張出土
信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昂流、尖尾，菌柱較高，深腹，圜底，獸首鋬，三棱錐尖足，腹兩側設棱脊。流下飾龍紋，腹飾獸面紋。鋬內鑄銘「息」字。（邵金寶）　攝影：王蔚波



五四　婦㛗爵

商代晚期
高二三、流至尾長一九・三厘米
一九五二年河南輝縣褚邱出土
新鄉市博物館藏

牛首形蓋，蓋上設環鈕，寬流，尖尾，深腹，圜底，獸首鋬，三棱錐足。蓋飾龍紋，腹飾變形獸面紋。蓋內鑄銘四字，鋬內兩字。有蓋爵出土甚少。



五五　獸面紋斝

商代晚期
高五五・四、口徑二五・七厘米
一九六五年安徽肥西館驛出土
安徽省博物館藏

侈口，高頸，鼓腹，頸腹分段，底近平，闊平鋬，丁字形尖足略外撇。雙柱甚高，作帽形，飾火紋。頸腹各飾獸面紋，上下均有聯珠紋爲欄。







五六　獸面紋斝

商代晚期

高四六、口徑二二·七厘米

一九五七年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

安徽省博物館藏

侈口，高頸，鼓腹，頸腹分段，底近平，闊平鋬，丁字形尖足外撇。雙柱甚高，作帽形，飾火紋。頸、腹各飾獸面紋，上下均有聯珠紋爲欄。

五七　獸面紋斝

商代晚期

高三七·五、口徑二三·四厘米

一九五七年山西石樓後蘭家溝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敞口，菌頂方柱較高，長頸，頸腹分段不甚明顯，圜底，三棱錐形足，扁平鋬。柱帽飾火紋，頸、腹各飾獸面紋。

五八　獸目紋斝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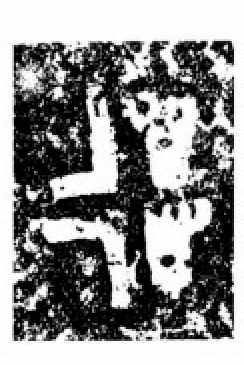
高二二·三、口徑一六·六厘米

一九七二年陝西岐山京當出土

岐山縣博物館藏

敞口，體闊而偏矮，頸、腹分段，平底，丁字形足外撇，扁平鋬。菌形柱飾火紋，頸、腹紋飾是在突出的單個獸目周圍填以雷紋，此爲獸紋或龍紋的一種變形式樣。











五九—六一 鳳柱斝

商代晚期
高四一、口徑一九·五厘米
一九七三年陝西岐山賀家村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敞口，高頸，頸腹分段不明顯，設有棱脊五道，獸首形鋬，底略圜，三棱錐形足。口沿立長方形柱，柱端各置一個立體的鳳鳥，尖喙，圓睛，頭上有冠，腦後并有一長冠逶迤而下，身披細鱗形羽片，尾翎短挺，形象十分可愛。頸、腹飾獸面紋。以華美的鳳鳥作爲柱飾的青銅斝并不多見。

六二 徙斝

商代晚期
高三七、口徑二〇厘米
一九六八年河南溫縣出土
河南省博物館藏

侈口，口沿上立帽形柱，束頸，垂腹，圜底，三棱錐狀足，一側有獸首鋬。柱用蕉葉紋、渦紋裝飾，腹部飾雷紋襯底的鴟鴞紋三組，足飾蕉葉紋。底內銘「徙」字。

（王 瑋） 攝影：王蔚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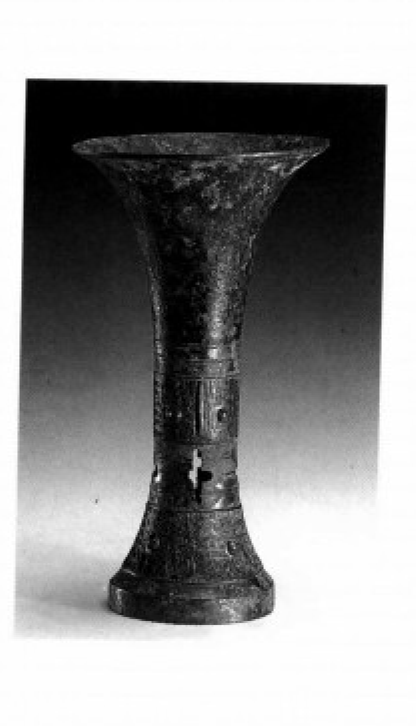
六三 獸面紋斝

商代晚期
高二八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敞口，寬沿，束頸，鼓腹，圜底，三棱錐形足。有蓋，蓋鈕以兩個相背的鳳鳥聯冠而成，設計巧妙。口沿上立帽形柱，柱頂飾火紋，獸首形鋬。頸飾三角雷紋，下接一周龍紋，腹飾獸面紋，足飾雲雷紋。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六四　獸面紋方斝

商代晚期

高二三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平蓋，雙鳥形蓋鈕，侈口，方沿，四阿式方柱，束頸，鼓腹，獸首鋬，腹下置四條粗矮的三棱錐足。口沿下飾三角雲紋，下飾一周鳥紋，腹飾獸面紋。安陽婦好墓出土的方斝與此相似。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六五　變形龍紋帶鈴觚

商代晚期

高三二、口徑一八厘米

一九五九年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敞口，細體，圈足侈大。圈足飾變形龍紋，內懸有小鈴。這種形式的觚很特殊。

六六　獸面紋觚

商代晚期

高三二·五、口徑一七·一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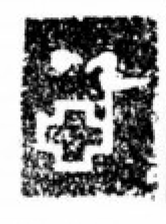
一九五九年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敞口，直腹，高圈足上有十字形鏤孔，圈足下有折邊。腹飾獸面紋，圈足飾變形龍紋。







六七　獸面紋觚

商代晚期
高二六厘米
一九五七年山西石樓後蘭家溝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敞口，腹略鼓，圈足，足上有細十字孔。腹飾獸面紋，圈足飾鳥紋，鳥首後飾寬條冠羽。

六八　亞鳥觚

商代晚期
高三二・二、口徑一六・一厘米
一九八〇年河南羅山蟒張出土
信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敞口，細體，圈足，底折沿較高。頸飾蕉葉形獸面紋，下飾四條蛇紋。腹、圈足飾獸面紋，間飾一周龍紋。圈足內鑄銘「亞鳥」二字。

（邵金寶）　攝影：王蔚波

六九　龍紋觚

商代晚期
高三〇・二、口徑一六・二厘米
河南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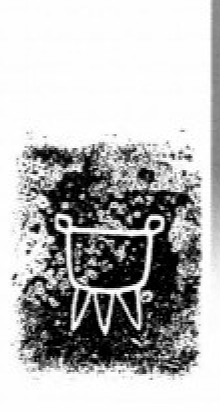
敞口，長頸，高圈足。腹與圈足設四條棱脊，使分段不明顯的腹部產生略顯鼓突的效果。頸飾仰葉雷紋，腹飾對稱的倒立龍紋，圈足上飾蟬紋下飾龍紋，均以雷紋爲地，紋飾極精麗。











七〇　四瓣目紋觶

商代晚期

高一二·三、口縱八·五、口橫一一·四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橢圓體，侈口，束頸，鼓腹，圈足。頸飾三角雲紋，腹飾四瓣目紋，在突出的目紋四角有對稱的葉瓣形紋。圈足飾雲紋。以四瓣目紋作爲觶的裝飾題材，在青銅器中并不多見。

七一　子蝠方彝

商代晚期

高二九·三、口縱一四·六、口橫一七·一厘米

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四阿形蓋及蓋鈕，器作長方體，器壁直而下部略收，圈足每面中間均有一缺口。蓋、器四隅及中線均出棱脊。蓋鈕飾陰刻的倒置獸面紋，蓋飾倒置的卷角獸面紋。口沿下飾相對的鳥紋，腹飾獸面紋，兩側配置有小的回顧式龍紋，圈足飾相背的龍紋。整器紋飾均填以規整的雷紋，主體紋飾作浮雕，紋飾層次分明，立體效果強烈，製作工藝極其精湛。蓋、器同銘「子蝠」二字，傳世同銘之器尚有盉、爵、觚等。

本圖由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供稿

七二　鼎方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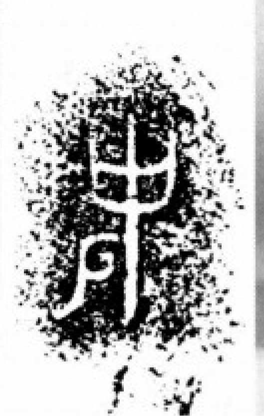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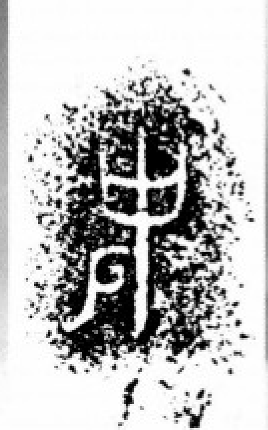
高二一·三、口縱九·七、口橫一三·一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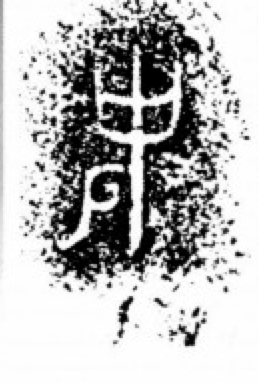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館藏

四阿屋頂形蓋，口略大于器底，長方形器腹，曲尺形方圈足。自蓋及底，沿四隅置棱脊。蓋鈕及蓋面飾倒置的獸面紋。口沿飾鳥紋，腹飾獸面紋，兩側附飾直體的龍紋，圈足飾相背的龍紋。鑄工極精。器蓋各有銘文「鼎」字。傳世同銘之器，尚有鼎、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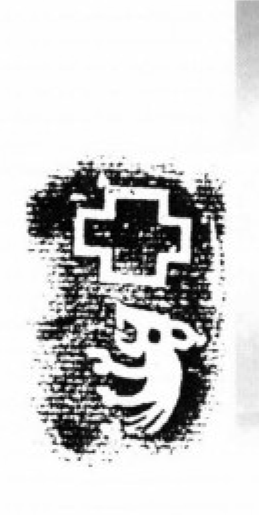












七三　史方彝

商代晚期

高二七厘米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四阿式蓋，蓋面略弧曲，器長方體深腹，圈足四面均設一缺口，蓋、器四隅及每面中間均設棱脊。蓋鈕飾雷紋，蓋飾倒置的獸面紋。器口沿下飾鳥紋，腹飾獸面紋，圈足飾龍紋，均以雷紋爲地。蓋、器同銘「史」字。

本圖由日本白鶴美術館供稿

七四　獸面紋方彝

商代晚期

高二七、口縱一三·七、口橫一六·三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四阿式蓋，長方形深腹，蓋、器四隅及四面中間置棱脊。蓋鈕飾陰刻獸面紋，蓋飾倒置的分解式獸面紋。口沿下、圈足飾對龍紋，腹飾分解式獸面紋，兩側配置倒立的龍紋，整器紋飾以雷紋爲地。蓋、腹所飾獸面紋的雙角係由曲體的龍紋組成，設計構思別出心裁。

七五　亞獸方彝

商代晚期

高二五·四厘米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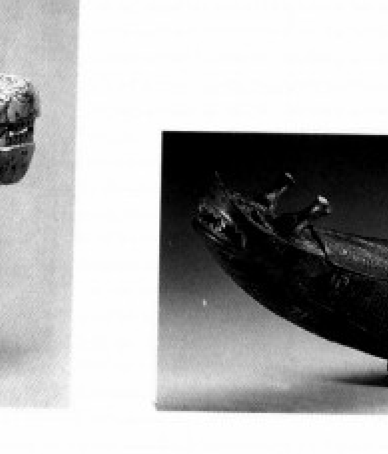
四阿形蓋，深腹，器壁平直，圈足每邊有凹口。蓋、腹飾分解的獸面紋，口沿下飾鳥紋，圈足飾龍紋。紋飾以極工整的雷紋填地，在凸起的主紋上也都填有雷紋。此器造型簡練，紋飾精麗，鑄造一絲不苟，表現出商代晚期青銅器精湛的工藝水平。

本圖由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供稿

七六、七七　龍紋觥

商代晚期
高一九、長四四厘米
一九五九年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觥作獸角形，流部作龍首形昂起，龍角上翹，張口露齒，後脊部作蓋，上有菌形鈕。器沿有四繫鈕，長方形矮圈足。蓋飾蜿蜒的龍體，與器之龍首渾然一體，龍體的彎曲處飾有火紋，龍尾處另飾一龍紋，蓋尾部飾三條體軀方折的蛇紋。腹兩側飾龍紋、鱷紋，間飾魚紋等，龍首的頸部飾蛇紋。圈足飾變形魚紋。此器造型奇特，設計精巧，鱷紋等也爲青銅器中罕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銅珍品。



七八　虎紋觥

商代晚期
高二四・八厘米
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蓋作虎頭形，虎耳翹起，張口露齒，形象威猛。器腹爲虎身，前腿跪曲，後腿蹲踞，虎尾粗壯卷曲。虎背上一條小龍沿脊而下，形狀如棱脊。蓋尾部飾鴞首紋，雙角尖喙翹起，器後部兩側飾羽翼紋，器蓋相合，儼然一個完整的鴟鴞。蓋、器還飾有不同形式的龍紋、鳳鳥紋等，并填以細密的雷紋作地紋。鋬作獸首形。此觥將造型與紋飾巧妙地結合爲一體，表現出高超的設計思想。

本圖由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供稿



七九　獸面紋觥

商代晚期
高二二・四厘米
日本泉屋博古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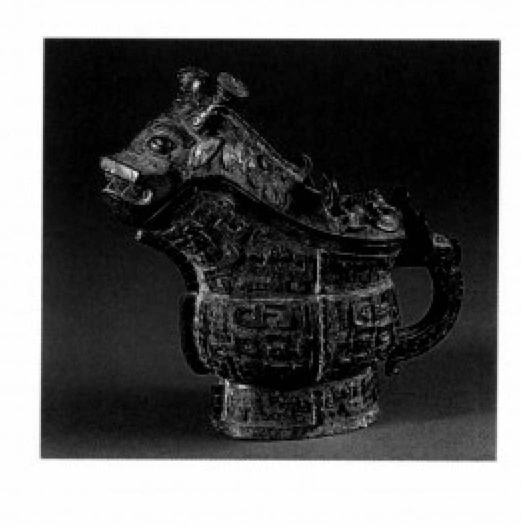
蓋前端作獸首形，蓋頂設立體虎、鳥形鈕，器沿飾龍紋、象紋、兔紋等，腹飾獸面紋，圈足飾龍紋。

本圖由日本泉屋博古館供稿









八〇、八一　獸面紋觥

商代晚期
高二一・五、長二四厘米
一九七六年山西靈石旌介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蓋前端作獸首形，雙耳雙角翹起，額頂有一條小龍沿脊而下。蓋飾獸面紋，蓋後端飾浮雕獸面紋。器沿飾龍紋、鳥紋，腹飾獸面紋，圈足飾回顧式鳥紋。紋飾精湛，一絲不苟。

攝影：李建生

八二　[illegible][illegible]觥

商代晚期
高二三・五厘米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蓋前端作虎首形，後端飾鴞首紋。器身造型奇特，後無鋬而作一長頸禽形，羽翼飾于器腹，雙腿屈于圈足上。蓋飾龍紋，器、圈足飾目雷紋。此類造型的觥，僅此一見。蓋、器鑄銘各兩字，當係族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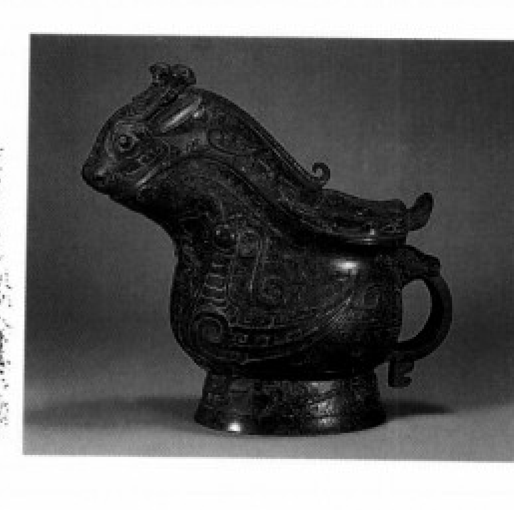
本圖由美國弗利爾美術館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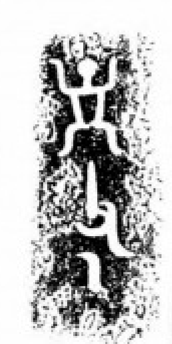
八三　鳥獸紋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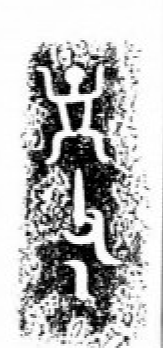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三一・四厘米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蓋前端作羊角怪獸形，背伏一條長頸鹿角形的龍，蓋後飾獸面紋，雙角雙耳翹起。器前腹飾鴞紋，尖喙突出，鴞爪置于觥足。器後部飾獸面紋，獸面的口部咬住觥的後足，足飾人首蛇身紋。鋬作獸首銜立鳥的形式，鳥足着地。蓋飾浮雕顧首的虎紋，以及象紋、龍紋、魚紋等，器頸飾龍紋。通體紋飾以雷紋爲地紋，層次豐富。此觥形制設計與花紋裝飾的結合富有創意，是商代晚期青銅器中的藝術珍品。

本圖由美國弗利爾美術館供稿







八四—八六　共父乙觥

商代晚期

高二九・五、長三一・五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觥蓋前端是昂然而出的獸首，觝角、雙耳凌空翹起，兩目圓睜，神態肅穆。蓋後端作牛角形獸面紋，雙耳翹出于器表。蓋的中脊浮雕一條小龍，長體卷尾，兩側是鳳紋，鳳的前方各有一條小蛇。觥體周身飾鳳紋，主鳳特大，長冠飄逸，昂首佇立，鳳爪置于圈足。其餘諸鳳長尾逶迤，各擇空間而居，因所處部位不同而各具形態。這是一件形神兼備的青銅藝術珍品。

八七、八八　鳳紋犧觥

商代晚期

高一四、長一九厘米

一九七七年湖南衡陽市郊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觥作牛形，牛首及背爲蓋，蓋上立有一小虎爲鈕，蓋飾獸面魚身紋。器腹滿飾鳳鳥紋，牛頸部飾龍紋、獸面紋。此觥的造型設計與實用性完美融于一體，表現出優良的工藝設計思想。





八九　犧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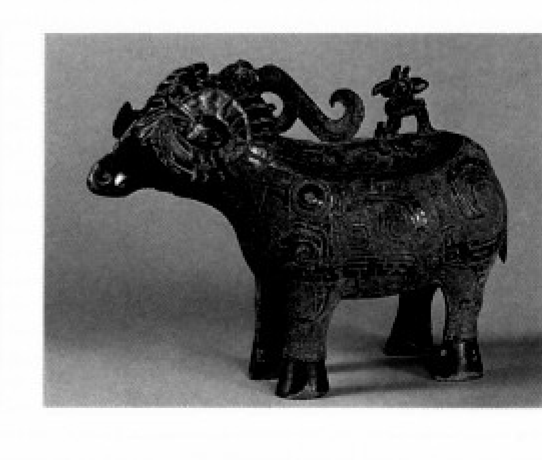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一六・六厘米

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觥作牛形，牛首及背作觥蓋，牛頸作流，蓋上置一立體龍爲鈕。全器樸素無紋，具有清新簡潔之意趣。

本圖由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供稿







九〇　鳳紋羊觥

商代晚期

高一五・四厘米

日本藤田美術館藏

觥作羊形，羊首連背爲觥蓋。大而粗壯的羊角彎曲于羊額，極具精神。蓋上置一立體龍和鳥，當可作鈕用于提拎。蓋飾獸面紋，腹滿飾鳳紋，附飾以龍紋。

本圖由日本藤田美術館供稿

九一　鳳紋觥

商代晚期

高一九・二、長二一・九厘米

一九八三年陝西洋縣張家村出土

洋縣博物館藏

觥作獸形，獸首連背作觥蓋，獸頸爲流，以獸足爲器足。獸首作張嘴尖吻形，兩耳似葉形翹起，額上有兩條蟠繞的蛇紋。蓋脊置一條圓雕的卷尾龍，另置一條扁平形卷尾龍。蓋後端飾獸面紋，有雙角翹起。觥腹飾鳳鳥紋，以雷紋爲地。

九二　四羊首瓿

商代晚期

高六〇・五、口徑四〇・八厘米

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口略侈，斜折沿，頸稍高而略收，寬折肩，深腹寬體，高圈足。頸飾三道弦紋，肩部等距分置四個彎角羊首，間飾四組獸面紋；腹飾雙目巨大的分解式獸面紋，紋飾線條作粗圓體凸起，底襯雷紋；圈足飾兩道弦紋，下飾獸面紋，在獸面紋兩側上卷的體軀下各附飾一個圓睛鳥首。此瓿形體巨大，爲同類器中僅見。







九三、九四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高五〇、口徑二六．二厘米

一九八二年湖南岳陽魴魚山出土

岳陽市文物管理所藏

方折沿，直頸較長，折肩，深腹直壁，高圈足。肩上有四個鳥形出脊，肩腹處置四個突出的獸首，腹、圈足各置四條勾曲形棱脊。頸飾三道弦紋，肩飾龍紋，腹上部飾一周火紋與變形四瓣目紋，腹部每兩條棱脊間一組獸面紋，兩側配置倒立的龍紋，下飾魚紋。圈足飾獸面紋。

九五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高二六．七厘米

一九九一年湖北黃陂魯台鎮出土

武漢市博物館藏

折沿，直頸，折肩，腹壁斜直，圈足。肩、腹設勾曲形棱脊。頸飾弦紋兩道，肩飾變形龍紋，腹上部與圈足飾目雷紋，腹飾獸面紋，兩側配置鳥首紋，獸面紋用粗線勾勒輪廓，餘飾雷紋。

九六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高二八．七、口徑二四厘米

一九七三年江蘇江寧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折沿，短頸，折肩，腹壁較直，底略圜，圈足。肩置三個羊角形高浮雕的獸首，肩、腹、圈足設勾曲形棱脊。肩飾鳥紋，腹飾獸面紋，兩側配置鳥紋，圈足飾目雷紋。這一地區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極其罕見，此器對研究商代晚期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攝影：郭　群





九七　三羊首瓿

商代晚期

高五二、口徑四一・三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方折沿，短頸，折肩，腹壁斜斂，高圈足。頸飾三道弦紋，肩置三個大卷角的高浮雕羊首，飾目雷紋。腹上下各飾一周目雷紋，中飾雙目圓睜的獸面紋和極規整的雷紋、羽紋等。圈足弦紋兩道，下飾獸面紋。此瓿形體厚重，羊首及獸面紋極具精神，紋飾精麗，反映了商代晚期優秀的青銅鑄造工藝。

九八、九九　四羊首瓿

商代晚期

高三八・八、口徑三一・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大口，方唇，直頸，折肩，寬腹，高圈足上有三個大方孔。肩有四個高突的羊首，其貌威猛，間隔以鳥形棱脊，在羊首與鳥形棱脊之間飾龍紋。腹上部飾火紋與四瓣目紋相間隔的帶狀紋飾，下飾乳釘雷紋，幷以聯珠紋爲下欄。圈足飾雙角突出的獸面紋。此器體態宏偉，造型特點與裝飾風格具有長江流域青銅器特徵。

一〇〇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高二六・三、口徑二六・六厘米

一九七二年河北藁城台西出土

河北省博物館藏

窄折沿，短頸，圓肩，直腹下斂，圈足。頸飾兩道弦紋，肩飾一周雷紋圍繞的鳥首紋，上下以聯珠紋爲欄，腹飾眼眶巨大的獸面紋，雙角、鼻及體軀隆起，餘飾雷紋地。圈足飾目雷紋。




一〇一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高三二、口徑二五·二厘米
一九九〇年陝西洋縣馬暢出土
洋縣博物館藏

窄折沿，短頸，圓肩，鼓腹，圈足。頸飾弦紋兩道，肩飾夔形龍紋。腹飾獸面紋，雙目很大，瞳仁作半球體突出，頗具精神，雙角及軀體用不同形式的雷紋表現。圈足飾獸面紋。此器紋飾極其精緻工整，製作工藝一絲不苟，表現了高超的範鑄技藝。

一〇二—一〇四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高四二·五、口徑二三厘米
一九五九年湖南寧鄉寨子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隆蓋，蓋頂有蟠龍鈕，折沿，短頸，圓肩，鼓腹，圈足。自蓋及圈足設六條棱脊，肩置三個浮雕獸首。蓋飾倒置的獸面紋，肩飾龍紋，腹飾獸面紋，圈足飾結構有如獸面紋的對稱龍紋。主紋突出，輔以雷紋爲地，紋飾層次豐富。此瓿出土時內置二百二十四件青銅斧。



一〇五　獸面紋瓿

商代晚期
高三〇、口徑二四·二厘米
一九七五年陝西城固五郎廟出土
城固縣文化館藏

頸飾兩道弦紋，肩飾三個等距離的高浮雕卷角羊首，羊首間和腹、足均飾以雷紋爲地的獸面紋。圈足上有三個方形鏤孔。

（苟保平）





一〇六　勾連雷紋瓿

商代晚期
高二九、口徑二九厘米
一九七三年遼寧喀左北洞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折沿，短頸，圓鼓腹，圈足。頸飾三道弦紋，肩飾目雷紋，腹飾勾連雷紋，其上下以聯珠紋爲欄。

攝影：孔立航

一〇七　乳釘雷紋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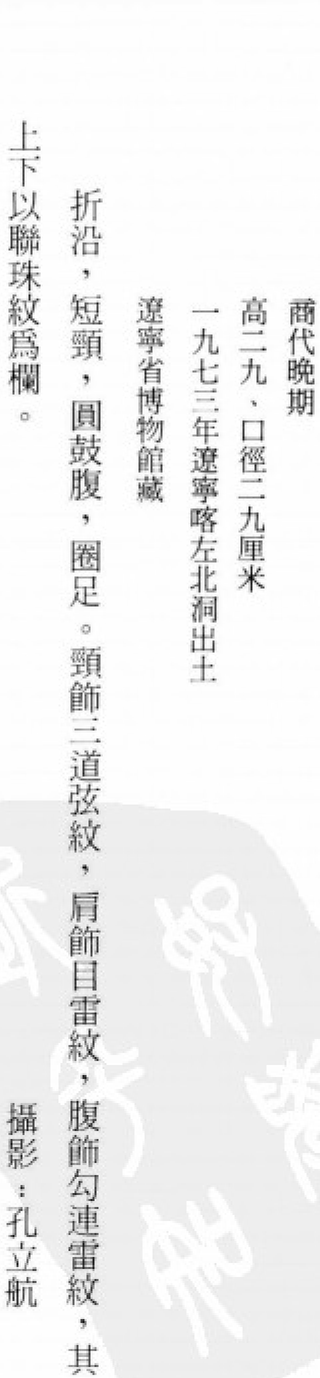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二〇・五、口徑一七厘米
一九五七年山西石樓後蘭家溝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方折沿，頸短而斜，圓肩，圓鼓腹，圈足。肩飾卷體龍紋，并設三個高浮雕突出的卷角獸首，腹飾乳釘雷紋，圈足飾雷紋。

一〇八　乳釘雷紋瓿

商代晚期
高二一、口徑二二厘米
一九七一年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狹折沿，短頸，圓肩，鼓腹，圈足上有大方孔，肩、腹置棱脊。頸飾弦紋，肩飾變形龍紋，腹飾寬疏的乳釘雷紋，圈足飾雷紋。此器的造型與紋飾具有南方地區青銅器的特色。











一〇九 乳釘雷紋蛙飾瓿

商代晚期
高二四・五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折沿，斜頸，斜肩，淺鼓腹，圈足稍高，有大方孔。肩設三個圓雕的蛙形飾，間以勾曲形棱脊。肩飾龍紋、魚紋，腹部上飾一周魚紋，下飾菱形方格乳釘雷紋，圈足飾具有南方青銅器特色的勾連雲紋。此瓿的造型及紋飾特點表明這是一件長江流域的青銅鑄品。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一一〇、一一一 鳥紋方罍

商代晚期
高五一、口長一六、口寬一二・九厘米
一九七五年陝西城固寶山蘇村出土
城固縣文化館藏

蓋作四阿式，蓋頂爲四阿式鈕。直頸，腹部往下收斂，平底。蓋和頸各飾獸面紋，肩飾鳥紋，窄面的龍紋間有一獸首，寬面的龍紋間有一個獸面小耳，腹上部飾一周渦紋，間飾小龍紋，下部飾垂葉龍紋，寬面的一側的垂葉紋中有一獸首鋬。整個器形上的紋飾均以細線雷紋爲地。同時出土的另一件方罍，形制紋飾均與此相同。

（苟保平）

一一二 登屰方罍

商代晚期
高五一・三、口縱一三・七、口横一五・八厘米
一九七八年遼寧喀左小波汰溝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蓋作四阿式，直頸，斜弧肩，深腹下內斂，方圈足略外撇。蓋、器四隅及每面正中置棱脊，肩設一對獸首銜環耳，一側腹下部設一獸首鋬。蓋飾一對鳥紋，下爲倒置的獸面紋。頸飾鳥紋，肩飾龍紋，間隔有獸首。腹部上下飾大小不同的獸面紋各一，圈足飾鳥紋。

攝影：孔立航









一一三　亞⿱宀東方罍

商代晚期
高五三、口縱一七·二、口橫二〇·一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直頸，圓肩，方體，深腹，腹下收斂，圈足外撇。器四隅及每面中線處設寬厚的棱脊，肩置獸首耳，腹正面下部置一獸首鋬。頸飾鳥紋，肩飾龍紋，中間置一突出的獸首。腹部紋飾分爲三段，上爲鳥紋，中間是雙角高聳的獸面紋，下段也是一個獸面紋，圈足飾鳥紋。此罍器制厚重，雄奇瑰麗，代表了鼎盛時期的青銅鑄造工藝。頸內壁銘文兩行四字。

一一四　獸面紋罍

商代晚期
高四三·五、口徑一八·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小口方唇，高頸，圓肩，深腹，圈足矮而外撇。肩兩側置牛首耳，腹下部有一牛首鋬。肩飾圓突的火紋，間以龍紋。腹上段爲獸面紋，在其上揚彎曲的體軀下置一顧首曲體的鳥紋。腹下段是連尾的雙鳥構成的蕉葉紋，圈足飾獸體目紋。此器紋飾組合複雜，全部以細線條構成，輔以極規整細密的雷紋爲地，愈顯縟麗精緻。

一一五　四羊方尊

商代晚期
高五八·三、口邊長五二·四厘米
一九三八年湖南寧鄉月山鋪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大方口，長頸，折肩，淺腹，高圈足，四隅及每面中分線設有棱脊。頸飾蕉葉形龍紋及獸面紋。肩飾高浮雕的龍紋，圓雕的龍首突出于肩中部，龍體蜿蜒于器肩。器腹由四頭大卷角羊合成，羊首聳于器肩四角，尊腹四隅爲羊的前胸，四羊相合形成尊腹，羊腿置于圈足上。羊首飾雷紋，背及前胸飾鱗紋，兩側飾有優美的長冠鳳紋。圈足飾龍紋。四羊方尊將器物的造型設計與藝術裝飾完美地融于一體，精







麗剛勁的紋飾則代表了當時非凡的鑄造技藝，使之成爲一件舉世無雙的青銅藝術瑰寶。

一一六　獸面紋方尊

商代晚期
高四五·四、口邊長三四·六厘米
一九五九年河南新鄉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敞口，盤沿，長頸，折肩，腹壁斜收，高圈足。尊四角及每面中線設棱脊。頸飾蕉葉龍紋，下爲一周回首鳥紋。肩四隅各置一個有雙角翹出的神鳥，肩中部置角作龍形的獸首，間飾曲體龍紋。腹部上段飾一周長鼻卷尾的獸紋，下飾獸面紋。圈足飾鳥紋、獸面紋。

一一七、一一八　獸面紋尊

商代晚期
高二二·五、口徑二二·七厘米
湖南省博物館藏

敞口，高頸，折肩，鼓腹，圈足較高。頸、圈足各飾兩道弦紋，肩置三個牛首，間飾回首鳥紋。腹上部飾鳥紋，下部飾寬線條的獸面紋，并以聯珠紋爲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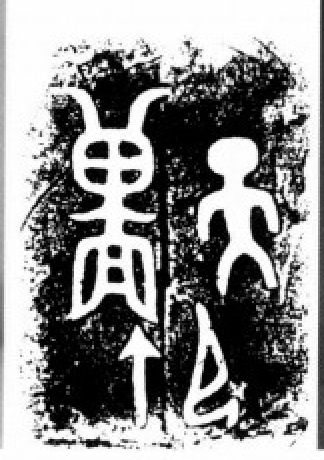
一一九　𢦔父己尊

商代晚期
高三三·七、口徑二二·二厘米
一九八五年山西靈石旌介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器如觚形，唯體較粗。侈口，長頸，腹微鼓，高圈足。通體置四條棱脊，上端聳出器口。頸飾倒置的蕉葉形獸面紋，下飾相對的鳥紋，腹與圈足飾獸面紋。此尊主紋突出，輔以細密的雷紋地，具有立體感較強的效果。圈足內鑄銘三字。

攝影：李建生







一二〇、一二一 **御尊**

商代晚期

高三七·一、口徑二六·四、底徑一六·五厘米

一九六五年湖北漢陽東城垸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喇叭口，高圈足，狀如觚形。頸飾蕉葉紋，其下飾回首龍紋，腹部及圈足飾獸面紋，并都有極其精緻的雷紋襯地。器身從口至足飾有四道棱脊，棱脊上下端均向外探出。圈足內有銘文三字。此尊的紋飾特別華麗精美，是很難得的藝術品。

（劉家林）

一二三—一二四 **隹父癸尊**

商代晚期

高三一·三、口徑二三·八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大敞口，直筒形腹微鼓，高圈足。整器四等分各設一道棱脊，其上翹出器口，使器物造型增加莊重沉穩之感。頸、腹、圈足各飾形式不同的獸面紋，間有一周鳥紋。全器紋飾主幹隆起，填以雷紋，并以細雷紋爲地，深鏤細刻，精湛無比。圈足內鑄雙勾陽文「隹父癸」三字，筆勢挺秀。



一二五 **父癸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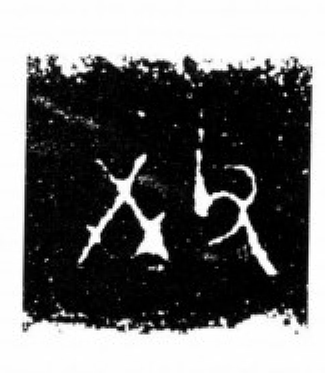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二五·六厘米

一九六五年陝西長安大原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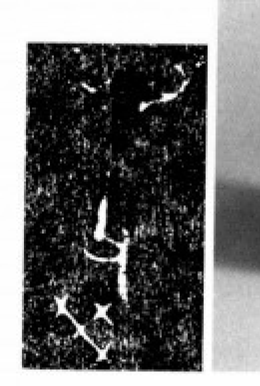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

侈口，長頸，直腹，圈足，自口至圈足設棱脊。頸飾蕉葉龍紋，下飾龍紋，腹、圈足飾獸面紋。圈足內銘「父癸」二字。











一二六　父癸尊

商代晚期
高二六・一、口徑二〇厘米
一九八八年陝西麟游九成宮出土
麟游縣博物館藏

侈口，長頸，鼓腹，圈足。腹與圈足飾獸面紋。圈足內銘文三字。此尊保存良好，多處留有金黃色的青銅本色。

一二七　馬父辛尊

商代晚期
高二五・九、口徑二〇・九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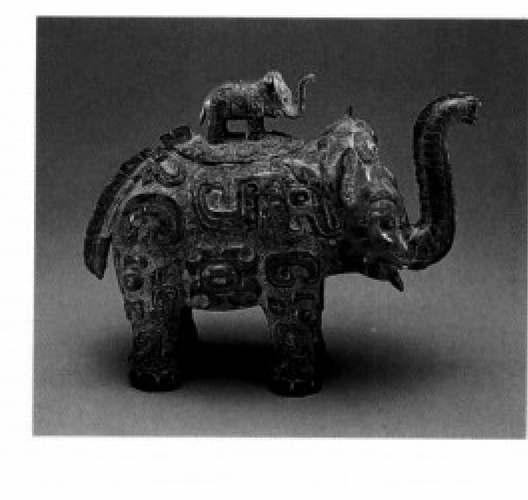
敞口，直頸，腹略鼓出，高圈足。腹飾分解式外卷角獸面紋，圈足上爲分解式曲折角獸面紋，均不施地紋，顯得簡潔樸素。器表光潔，色澤滋潤如墨綠色玉，此種青銅的氧化呈色與湖南等地所出青銅器的相似。

一二八　雷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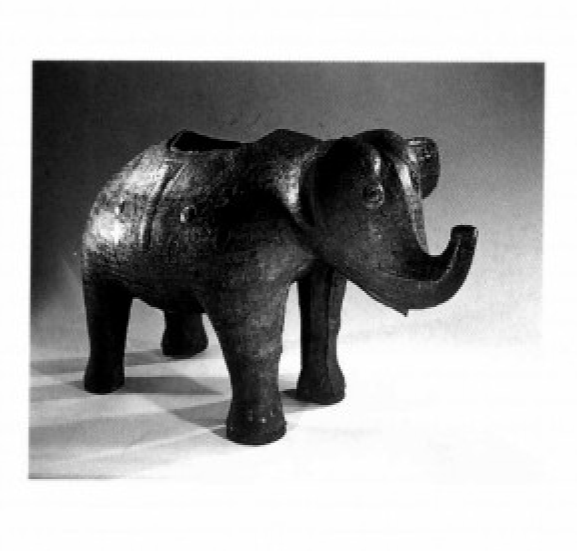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二五・五、口徑二〇・四厘米
一九八〇年河南羅山蟒張出土
信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侈口，頸略收，腹略鼓，圜底，圈足較高。頸、腹飾三周雷紋，上下均以聯珠紋爲欄，圈足飾兩道弦紋。此尊器形和紋飾特點都較爲特殊，在商代青銅器中較少見。

（邵金寶）　攝影：王蔚波







一二九　象尊

商代晚期
高一七·五厘米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器作象形，象鼻上卷以爲流，背上開口，蓋設一小象爲鈕。蓋飾龍紋，象鼻飾鱗紋，象身飾龍紋、四瓣目紋，象腿飾獸面紋。據《周禮·司尊彝》記載，象尊爲古代祭祀所用彝器之一。

本圖由美國弗利爾美術館供稿

一三〇　象尊

商代晚期
高二二·八、長二六·五厘米
一九七五年湖南醴陵獅形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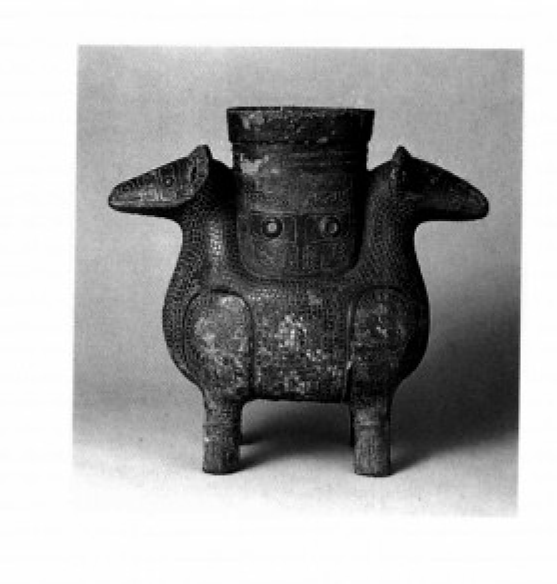
器作象形，長鼻上揚以爲流，象背開口。象首額頂飾一組蟠旋的沙鰍類動物，此爲南方出土青銅器上常見的裝飾題材。象鼻流口作獸首形，反向有一個爬行狀的老虎。象身飾數種龍紋，臀部飾獸面紋，象前腿飾虎紋，後腿飾獸面紋，均以雷紋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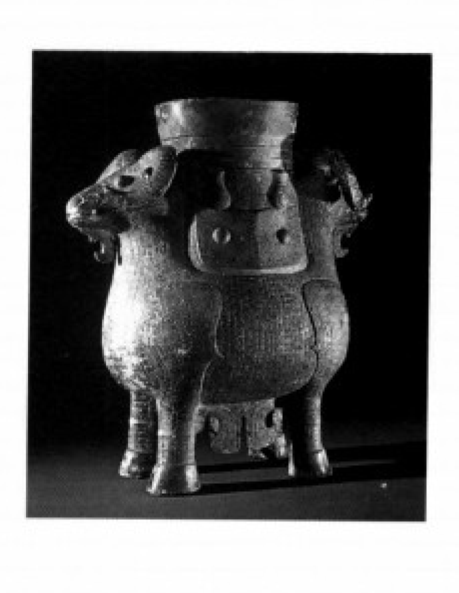
一三一　象尊

商代晚期
高六四、長九六厘米
法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象形，象鼻上翹中空，與腹相通，用作流。象背開口，失蓋。象首額頂兩側凸出作角形，飾龍紋。象鼻飾鱗紋，腹飾獸面紋。此尊形體較大，爲目前所知商代動物形青銅器中最大的一件。

本圖由法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一三二　雙羊尊

商代晚期
高四六厘米
日本根津美術館藏

口及頸作圓筒形，腹爲雙羊形，爲兩頭羊相背而立，腹及足部互用。羊首前探，羊角彎曲，羊背負起尊筒。尊筒飾兩道弦紋，下飾雙目特大的獸面紋。雙羊形尊腹飾細鱗紋，羊腿飾龍紋，龍體卷曲。從紋飾的特點來看，此尊應出自長江流域地區。

本圖由日本根津美術館供稿

一三三　雙羊尊

商代晚期
高四五厘米
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

器作雙羊形，背負尊筒。羊首吻部稍短，頷下有勾曲形棱脊以爲羊鬚。羊角大而彎曲，角尖翹起，頗爲傳神。尊筒飾弦紋以及平面凸出的獸面紋。雙羊形尊腹飾鱗紋，羊腿飾龍紋，龍首下探，龍體向上蟠卷于羊腿肘部。

本圖由英國不列顛博物館供稿

一三四　小臣艅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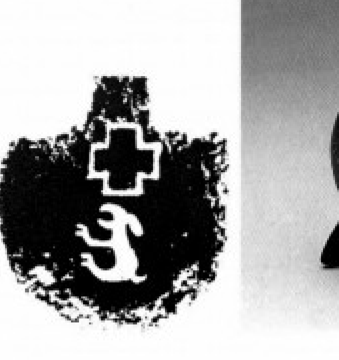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二二·九、長三七厘米
清道光年間山東壽張梁山出土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器爲犀牛形，牛背開口，原應有蓋已失。犀首前探，犀角翹起，雙耳豎立，牛身豐腴，四足粗壯。整器雖然素體無紋，然因較爲肖形而能表現出犀牛稚拙可愛的特點。以犀牛作爲青銅器的造型，唯此一件。腹內鑄銘文二十七字，記有商王征伐人方之事。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一三五　豕尊

商代晚期
高四〇、長七二厘米
一九八一年湖南湘潭船形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器作野豕形，豕口兩側有獠牙，後項有鬃毛豎起作棱脊形，背上開口設蓋，蓋上立一鳳鳥形鈕。豕首飾雲紋，頷下飾獸面紋，腹背飾鱗甲，四肢飾以雷紋襯地的龍紋，龍體卷曲。前後肘部橫穿一對圓孔管，可作穿繩抬舉之用。此尊形體較大，形象威猛，以野豕作爲器形，在現存青銅器中僅此一例。



一三六　亞獸鴞尊

商代晚期
高一六·三厘米
美國亞瑟·賽克勒美術館藏

器作鴞形，蓋爲鴞首，圓睛，尖喙略上翹，三面出棱脊。鴞身爲尊腹，尾翼着地，與兩爪形成尊足，器形設計較爲巧妙。通體飾鱗甲，腹部兩側飾卷龍紋以爲羽翼。蓋內、器底鑄銘「亞獸」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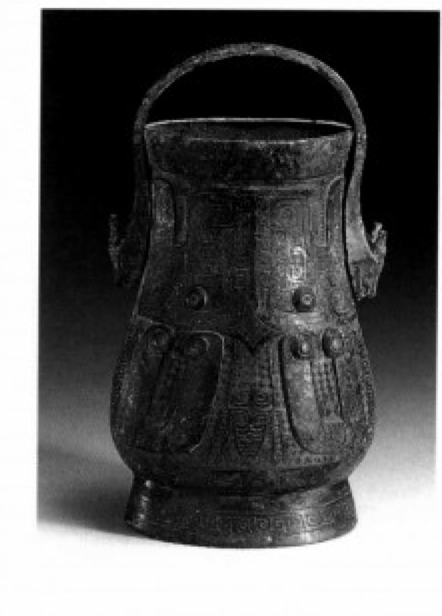
本圖由美國亞瑟·賽克勒美術館供稿

一三七、一三八　獸面紋方壺

商代晚期
高二七·八、口徑七·三厘米
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蓋微隆，圓斂口，長頸，斜肩，方腹，圈足。提梁兩端作回顧式的龍首形，龍體相連成提梁，提梁上有一環，通過一個蟠龍形套環與蓋鈕相連。此壺之奇特，在于其方腹是做成十字形透空的式樣，或以爲可置柴炭于其中，以達到加熱保溫的目的。蓋飾獸面紋，頸飾橫行或豎立的變形龍紋三周，肩飾獸面紋，方腹飾獸面紋或目雷紋，圈足飾鏤空雲紋，提梁飾鱗紋。全器紋飾除目紋外，均用纖細的線條組成，裝飾華美，鑄工精良，是一件難得的青銅珍品。







一三九、一四〇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高四二、口縱一三·七、口橫一七·五厘米
一九五九年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器作橢圓體，口微侈，長頸略收，深腹下垂，圈足略外侈。提梁兩端作龍首形。器飾倒置的獸面紋，獸角巨大，中間飾一蟬紋，兩側飾龍紋，輔以規整的雷紋作地紋，裝飾風格別具特色。

一四一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高三五·六厘米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器作橢圓體，侈口，長頸，深鼓腹下垂，圈足外撇，頸兩側設貫耳。器飾倒置的獸面紋，間飾蟬紋、龍紋。器形與紋飾和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的獸面紋壺極相似，當亦爲該地的青銅鑄品。

本圖由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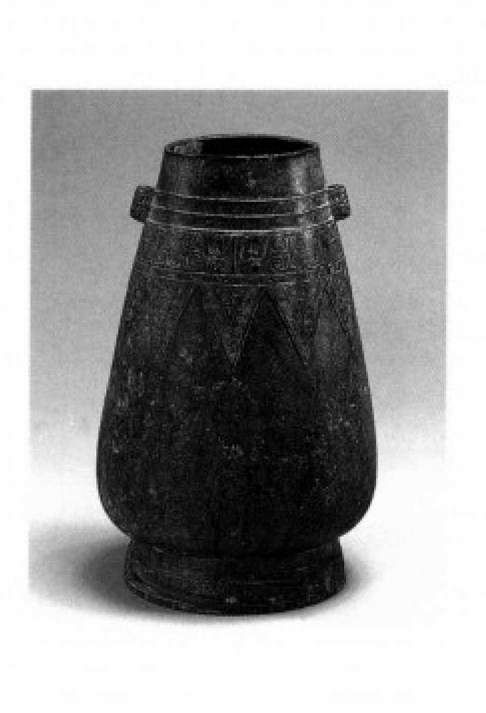
一四二—一四五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高四七·五、口徑一一·八厘米
一九五六年湖南石門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淺弧蓋上四道棱脊，中間設鈕。器長頸，垂腹，圈足。提梁兩端爲龍首，龍體相連以爲提梁，設棱脊。蓋、腹飾獸面紋，以雷紋襯地，腹部獸面紋，上爲虎首，下爲牛首，兩側均飾倒立的龍紋。腹前後左右出棱脊，兩側棱脊作三鳳形，頗具地方特色。







一四六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高二九·七、口縱一一、口橫一六·四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橢圓體扁壺，口微侈，長頸，深腹下垂，圈足外撇，頸兩側設貫耳。頸飾弦紋兩道，器飾獸面紋兩組，上爲虎頭紋，下爲牛首，兩側均配飾龍紋，圈足飾雲紋。

一四七　獸面紋壺

商代晚期

高二九·二厘米

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

橢圓體扁壺，深腹下垂，圈足略外侈，貫耳。器飾虎首與牛首兩組獸面紋，兩側配置倒立的龍紋，圈足飾雲紋。

本圖由英國不列顛博物館供稿

一四八、一四九　獸面紋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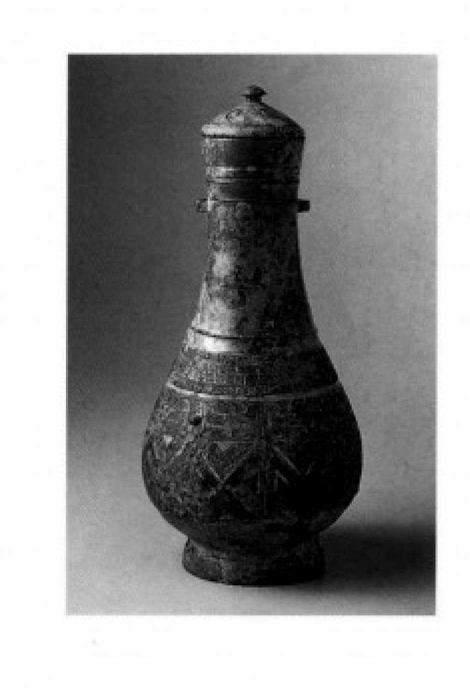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三二·七、口徑一〇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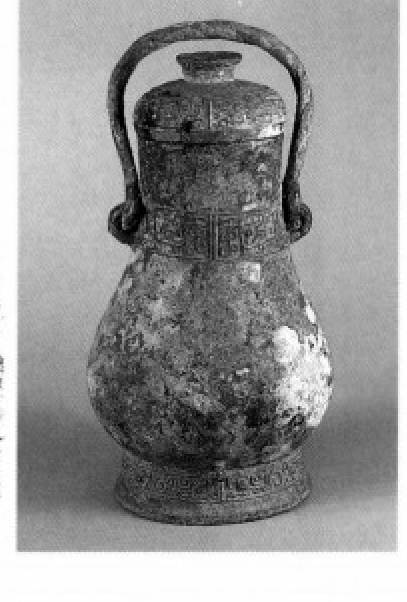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陝西綏德墕頭出土

陝西省博物館藏

斂口，頸腹無明顯分隔，器壁斜直，腹漸侈大如瓠形，頸側設貫耳，圈足。頸飾弦紋，器飾獸面紋、雲紋，下有垂葉形雷紋，圈足飾斜角雲紋，貫耳飾獸面紋。









一五〇　曲折雷紋壺

商代晚期
高二六・五厘米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館藏

小口，長頸，斜肩，圓鼓腹，貫耳，圈足。蓋飾火紋，頸飾弦紋，肩飾聯珠紋間隔的雲紋，腹部上飾一周目雷紋，下飾斜方格的曲折雷紋。

本圖由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館供稿

一五一　小子省壺

商代晚期
高三五・九、口徑一〇・六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淺圓蓋，小口，長頸，深腹下垂。繩索形提梁，腹下部近圈足處有一環形鈕。蓋沿與圈足飾鳥紋，頸飾回首的花冠龍紋。紋飾係細線條勾勒而成，無地紋，裝飾極簡樸。腹銘二十二字，蓋銘奪一字，記子賞小子省貝五朋，小子省因以作器。

一五二　虎食人卣

商代晚期
高三五・七厘米
傳湖南安化出土
日本泉屋博古館藏

卣作猛虎踞坐形，虎腿及尾作器足，虎背設蓋，蓋上立一鹿形鈕，虎肩置提梁，提梁兩端作獸首。虎的前爪抱一人，虎口大張似欲噬人。人首側視，雙手拊虎肩，脚踏在虎足上，神情驚恐。虎背飾獸面紋，前腿飾回顧式龍紋，臀部飾獸紋，獸尾拖至後腿。人形着衣，衣領飾方格紋，雙臂飾龍紋，背飾獸面紋，臀至大腿飾蛇紋。提梁飾龍紋。此器造型奇特，題材詭异，裝飾華美，堪稱青銅藝術珍品中之一絕。

本圖由日本泉屋博古館供稿





一五三　鴞卣

商代晚期
高二一、口縱一一·五、口橫一二·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河南羅山後李村出土
河南省博物館藏

卣作兩鴞相背形，蓋爲鴞首，器爲鴞身。蓋、器有四道棱脊，龍首提梁。蓋飾獸面紋，腹飾鴞翼，上有龍紋，下飾鳥紋，置提梁處有陰刻的龍紋，器足飾龍紋，器底鑄一龜紋。

一五四、一五五　鴞卣

商代晚期
高一九·七、口縱八·六、口橫一二厘米
一九五七年山西石樓二郎坡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卣作兩鴞相背的式樣，蓋鈕作四阿屋頂形，與通常鴞卣設提梁的做法不同的是，此器不設提梁，在器身兩側置有獸首形貫耳，可穿繩以作提拎。

一五六　鴞卣

商代晚期
高二五厘米
湖北應城採集
湖北應城文化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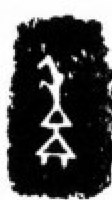
兩鴞相背而合成器，蓋鈕作瓜棱形，蓋爲鴞首，鴞喙翹出，飾獸面紋。器身豐滿，飾鴞翼，鴞足粗短。提梁作繩索形。

攝影：張　平













一五七　徙卣

商代晚期

高一八・五、口縱九・九、口橫一二・四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以兩個相背的鴞形合體爲器形，蓋爲鴞首，兩側出挑的角作鳥喙，鳥頭上有雙角。豐滿的器腹作鴞體，飾有羽翼，以粗壯的鳥足爲器足，敦實平穩。這種將動物形象與器物造型巧妙地融爲一體的設計思想，反映了當時的新穎工藝水平。器、蓋對銘一「徙」字，河南溫縣曾出土一件徙斝，周身飾鴞紋。

一五八、一五九　⿱亞廾卣

商代晚期

高二四・六厘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隆蓋，高蓋沿，斜肩，深腹直壁，圈足下有一周較高的直沿，自蓋至圈足有四道棱脊。提梁兩端作獸首，提梁飾龍紋。蓋飾獸面紋，蓋沿飾鳥紋，肩飾回顧式龍紋，腹部上飾一周鳥紋，下飾獸面紋，圈足飾龍紋，通體紋飾以雷紋襯地。此器造型在卣類器中較爲特殊。

本圖由台北故宮博物院供稿

一六〇—一六三　戈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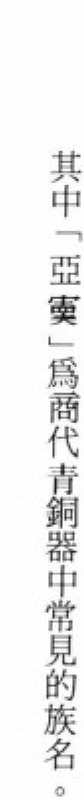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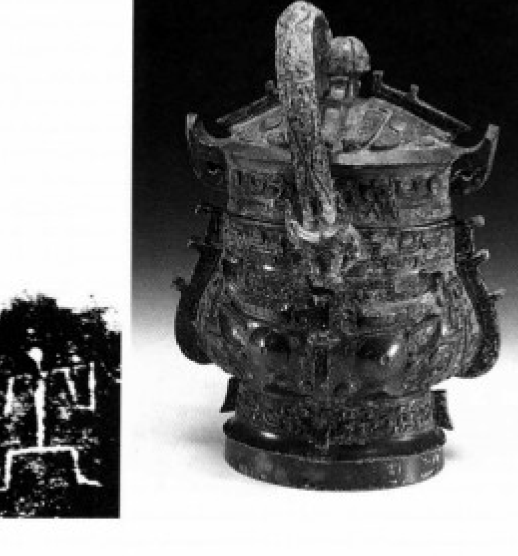
高三七・七、口縱一三・二、口橫一五・三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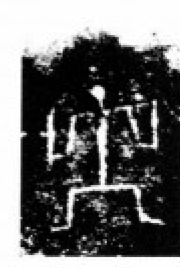
一九七〇年湖南寧鄉黃材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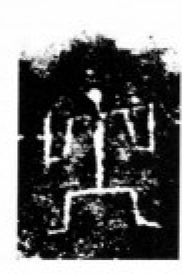
湖南省博物館藏

隆蓋高沿，瓜棱形蓋鈕，直頸，鼓腹下垂，圈足下連一周直沿。蓋兩側翹出的檐角，與通體四條寬厚的棱脊增添了全器的氣勢。獸首形提梁上飾龍紋，蓋面和器肩飾直條紋，蓋沿、頸、腹、圈足飾形態各不相同的鳳鳥紋，蓋側檐角上飾蟬紋。此器造型莊重，紋飾華美。蓋、器各銘一「戈」字，是商代青銅器中常見的族名。出土時，戈卣內盛玉玦、玉管等三百二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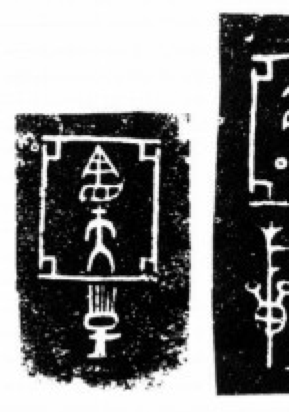




一六四　亞寞卣

商代晚期
高三九、口縱一五、口横一八厘米
一九八五年江西遂川出土
遂川縣博物館藏

隆蓋，高沿，蓋側翹出檐角。直頸，鼓腹略下垂，圈足。提梁兩端作龍首，龍體飾于提梁上，提梁背面飾鱗紋。蓋鈕飾蟬紋、蓋飾獸面紋，蓋沿、圈足飾龍紋，頸飾鳥紋，腹飾雙目圓睜的獸面紋，形象威猛，層次豐富。蓋銘三字，器銘四字，其中「亞寞」爲商代青銅器中常見的族名。



一六五—一六七　𡗜卣

商代晚期
高四〇、蓋口縱一二·八、蓋口横一七厘米
一九七四年廣西武鳴勉嶺出土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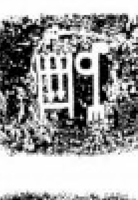
隆蓋高沿，瓜棱形鈕，蓋側出檐角。直頸，鼓腹下垂，圈足較高，通體飾四條棱脊。提梁兩端作牛首，提梁飾龍紋，間飾蟬紋。蓋鈕飾蟬紋，蓋飾獸面紋，蓋沿、器頸飾鳥紋。腹飾牛角形獸面紋，獸目圓睜，牛角翹起，頗具精神，牛角上飾有蛇紋。圈足飾龍紋。蓋有刻銘一字。

一六八、一六九　不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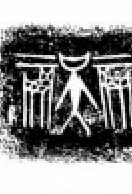
商代晚期
高二一·三、口縱六·七、口横八·一厘米
一九七三年陝西岐山賀家村出土
岐山縣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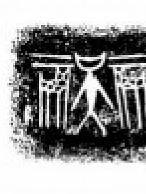
橢圓體，高蓋沿，鼓腹下垂，高圈足，通體四道棱脊。提梁兩端爲龍首，龍身飾于提梁。蓋面飾獸面紋，蓋沿、器頸飾鳥紋，腹飾雙目圓突的獸面紋，圈足飾龍紋。器內底鑄一雙鈎銘文「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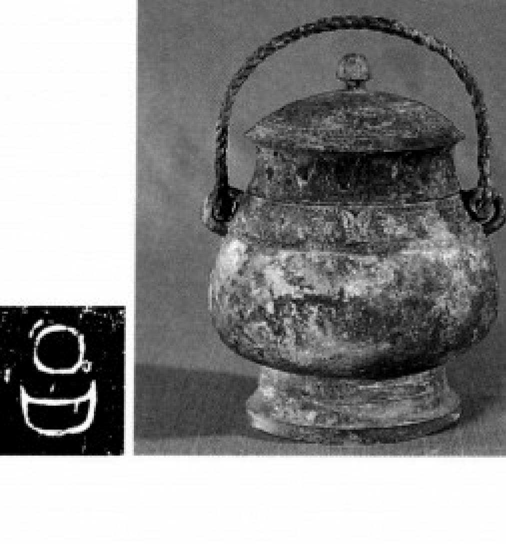












一七〇　戉箙卣

商代晚期

高三三・三、口縱一三・七、口橫一五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爲橢圓體垂腹，提梁縱置，兩頭設獸首。蓋兩側挑出兩角，全器四面起棱脊，驟然增強了全器的氣勢。提梁及蓋沿各飾龍紋，蓋面飾獸面紋，頸飾鳥紋，兩側相交處置一獸面紋。腹部爲大獸面紋，雙目特大，炯炯有神，獸面紋兩側附飾回首直立的龍紋。圈足飾龍紋。全器滿施紋飾，幾無空白，華美瑰麗，爲晚商青銅器中之精品。蓋銘「戉箙」兩字，器壁有一徽記符號作「[illegible]」。

一七一　鳥紋卣



商代晚期

高二九・五、口縱一一、口橫一六・五厘米

一九八〇年河南羅山後李村出土

河南省博物館藏

隆蓋，瓜棱鈕，蓋沿高而略收，鼓腹，圈足較高。肩兩側設環鈕，套鑄繩索形提梁。蓋面飾龍紋，蓋沿飾三角形幾何紋，肩飾鳥紋，以雷紋襯地，間隔浮雕的獸首。

一七二　明卣

商代晚期

高三〇・四、口縱八・四、口橫一一厘米

一九八五年山西靈石旌介出土

山西省考古所藏

隆蓋，瓜棱形鈕，蓋沿高而內收，深腹圓鼓而下垂。肩兩側設環鈕，套鑄繩索形提梁。蓋面、器肩飾長冠鳳紋，均以聯珠紋爲界欄，器有浮雕的獸首突出。蓋沿飾三角形幾何紋，圈足飾弦紋兩道。蓋、器同銘一「明」字。　攝影：李建生



一七三　獸面紋假腹盤

商代晚期
高一七·四、口徑三三·一厘米
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方折沿，外腹壁較直，內腹甚淺，形成假腹的式樣。獸首耳寬扁，圈足較高，腹與圈足設勾曲形棱脊。器腹內底飾一龜紋，腹壁、圈足飾獸面紋，上下均以聯珠紋爲界欄。假腹盤在青銅器中爲首見，或稱之爲假腹簋，然其腹甚淺，與簋形器的用途不類，當以盤爲是。



一七四　蟠龍紋盤

商代晚期
高二六、口徑六一·六厘米
一九八四年浙江溫嶺琛山出土
溫嶺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侈口，平折沿，高圈足外撇，下接一周直邊，腹與圈足設六條棱脊。腹飾鳥紋，圈足飾龍紋，均以雷紋襯地。盤內鑄一條浮雕蟠龍，龍首昂起，高出盤心十厘米，龍身飾鱗紋、斜方格紋。此盤之大，爲青銅圓盤中之最。盤中心鑄昂首蟠龍，亦獨具特點，爲盤中罕見。



一七五　魚紋盤

商代晚期
高一九·七、口徑四〇厘米
一九五九年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侈口，寬折沿，上有一周加固層，斜壁，淺腹，圈足較高，口沿下設有三個繫鈕。腹外壁飾目雷紋，以聯珠紋爲界欄，腹內壁飾三條魚紋，盤心飾一火紋，圈足飾獸面紋。







一七六　鳥柱魚紋盆

商代晚期
高二〇・五、口徑三八・八厘米
一九七七年北京平谷劉家河出土
首都博物館藏

侈口，寬折沿，淺腹，圜底，圈足較高，幷有大方孔。口沿兩側各設一個鳥形柱，此種裝飾較爲罕見，可能是爲起到器耳的提拎作用而設的。盤內壁飾三條魚紋，盤心飾一龜紋，龜背作圓形的火紋式樣，圈足飾斜角雷紋，間飾有目紋。

一七七　雙面神人頭像

商代晚期
高五三厘米
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像作雙面，中空，頭頂立一對長彎角，上飾雲紋。頭像巨目圓睛，肥鼻雙孔，兩耳尖長，闊口露齒，下有兩顆彎卷的獠牙。頭頂正中有一圓管，下有方銎，當爲插口。此器形象威嚴、詭异，富有宗教神秘感，應屬祭祀禮器。此種形式的神人頭像僅此一見。

一七八　獸面紋鼓

商代晚期
通高七五・五、鼓面直徑三九・五厘米
一九七七年湖北崇陽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爲橫置的兩面銅鼓，鼓面圓形，上端較下端略長，兩端緣上飾有摹仿皮鼓鼓釘的三周乳釘紋。鼓上部有類似瓷枕形冠，冠正中兩側有穿孔，鼓下部有方形圈足作爲鼓座。通體飾細線雲雷紋構成的獸面紋。

（劉家林）



一七九 神人紋雙鳥鼓

商代晚期
通高七九・四厘米
日本泉屋博古館藏

鼓身橫置，上有雙鳥相背的枕形物，中有穿孔，鼓身下有四個外撇的短錐足。鼓兩端仿鑄出鼉皮鼓面，邊緣各飾乳釘三周。鼓腔上飾獸面紋，圍以四瓣目紋組成的方框。鼓身飾頭上有雙角高聳彎曲的神人紋，雙手上舉，兩腿彎踞，人面作淺浮雕略凸于器表。通體以雷紋填地，并輔飾以魚紋、斜角雲紋等。四短足上飾獸面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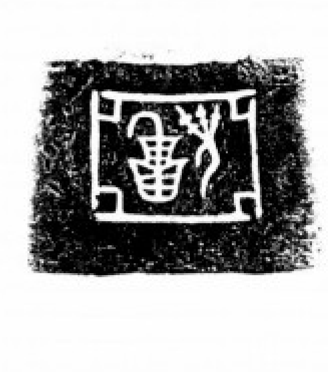
本圖由日本泉屋博古館供稿

一八〇 獸面紋鐃

商代晚期
高一七・九、鼓間八・八、銑間一二・三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甬中空，與鉦通。飾牛角形分解式獸面紋，角、目、耳、鼻等部位凸起，裝飾簡樸。





一八一 醜亞鐃

商代晚期
高一九、鼓間一〇・九、銑間一四・五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腔體較闊，甬中空，鼓部有一方塊形凸起，是爲使用時的打擊部位。鉦部飾獸面紋，雙角如眉，雙目圓睜。甬端兩面鑄銘共三字，「醜亞」族青銅器在山東益都蘇埠屯商代墓葬中曾有出土。





一八二　**醜亞鉞**

商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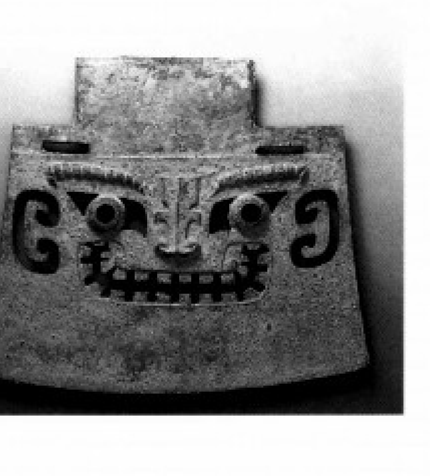
長三二・七、刃寬三四・五厘米

一九六五年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

山東省博物館藏

寬弧刃，兩端外侈，平肩，闌有長方形穿兩個，內寬短，援兩側作曲尺形棱脊。飾鏤孔人面紋，眉、眼、鼻、耳、口均凸起，雙目圓睜，口露牙，形象威猛。口兩側各鑄一族徽「醜亞」。

攝影：王書德



一八三　**獸面紋鉞**

商代晚期

長三一・八、刃寬三五・八厘米

一九六五年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

山東省博物館藏

寬刃略弧，平肩，闌有一對長方形穿，內寬短。鉞身爲透雕人面紋，眉、目、鼻凸起，大口露齒，面容森嚴可畏。

攝影：王書德



一八四　**獸面紋鉞**

商代晚期

長二六・五、刃寬二一・五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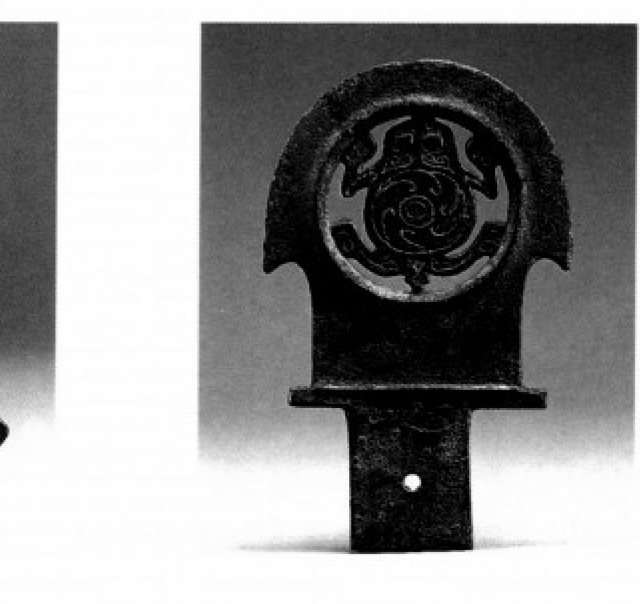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五年河北藁城台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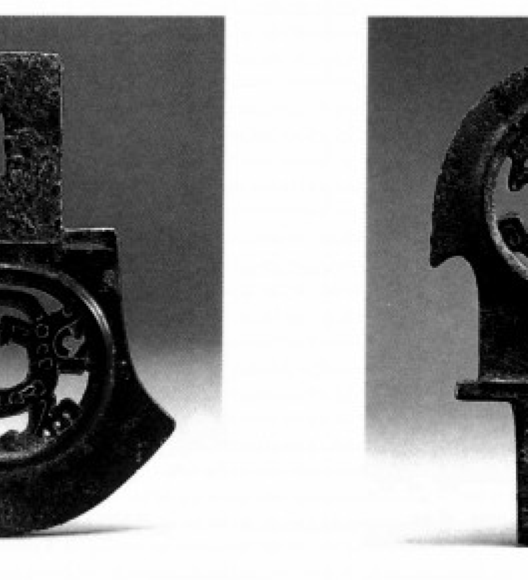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弧刃，平肩，長方形內，內中部有一小圓穿，闌設長方形穿三個。援兩側各飾半個獸面紋，正背面相合而成一個完整的獸面紋，構思頗具匠心。鉞身中間爲一個鏤空的長方形大口，上爲一排鋸齒，兩側有一對鋒利的獠牙交錯。內部飾目紋。

攝影：張　羽









一八五　蛙紋鉞

商代晚期
長二二、刃寬一三·六厘米
一九八一年陝西洋縣下范壩出土
洋縣博物館藏

體略長，刃作圓弧形，兩端翹起，長闌，內作長方形一穿。鉞身飾一透雕蛙紋，蛙背飾火紋。此鉞據其造型裝飾，當非實用兵器。

一八六　透雕龍紋鉞

商代晚期
通長一七、刃寬一二厘米
一九六四年陝西城固五郎廟出土
城固縣文化館藏

弧刃兩端翹起，闌上有兩穿，長方形內上有三角形穿，援部透雕龍紋。龍昂首卷尾，形態威武，構思巧妙，製作精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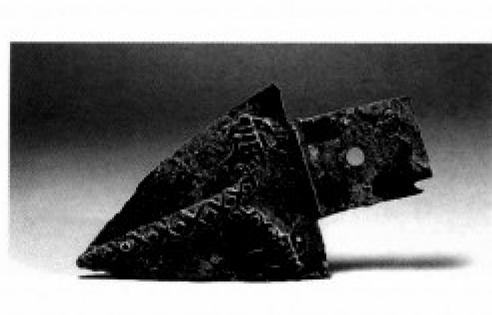
（苟保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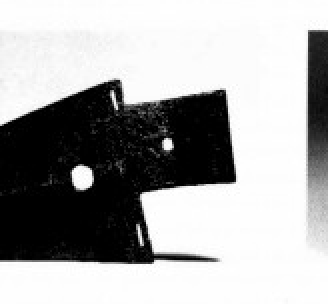
一八七　鳥紋內三戈

商代晚期
三戈分別長二七·五、二七·六、二六·一厘米
傳河北保定（或易縣）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三戈形制、紋飾相同，均作直援，脊微隆起，闌上下突出，內作透雕鳥形。三戈援部均鑄銘文，分別為二十二、二十四、十九個字，記祖、父、兄各世廟號，對研究商代宗法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攝影：孔立航）





一八八　雙頭蜈蚣紋戈

商代晚期

長二六厘米

一九六四年陝西城固五郎廟出土

城固縣文化館藏

三角形援，長方扁平內，內上一穿，內後端有一倒刺。援飾一條浮雕的雙頭蜈蚣，蜈蚣身飾斜方格紋并以此爲戈脊，構思巧妙。此戈的形制與紋飾具有地方特色，對研究商代陝南地區青銅文化及其與巴蜀文化的關係具有重要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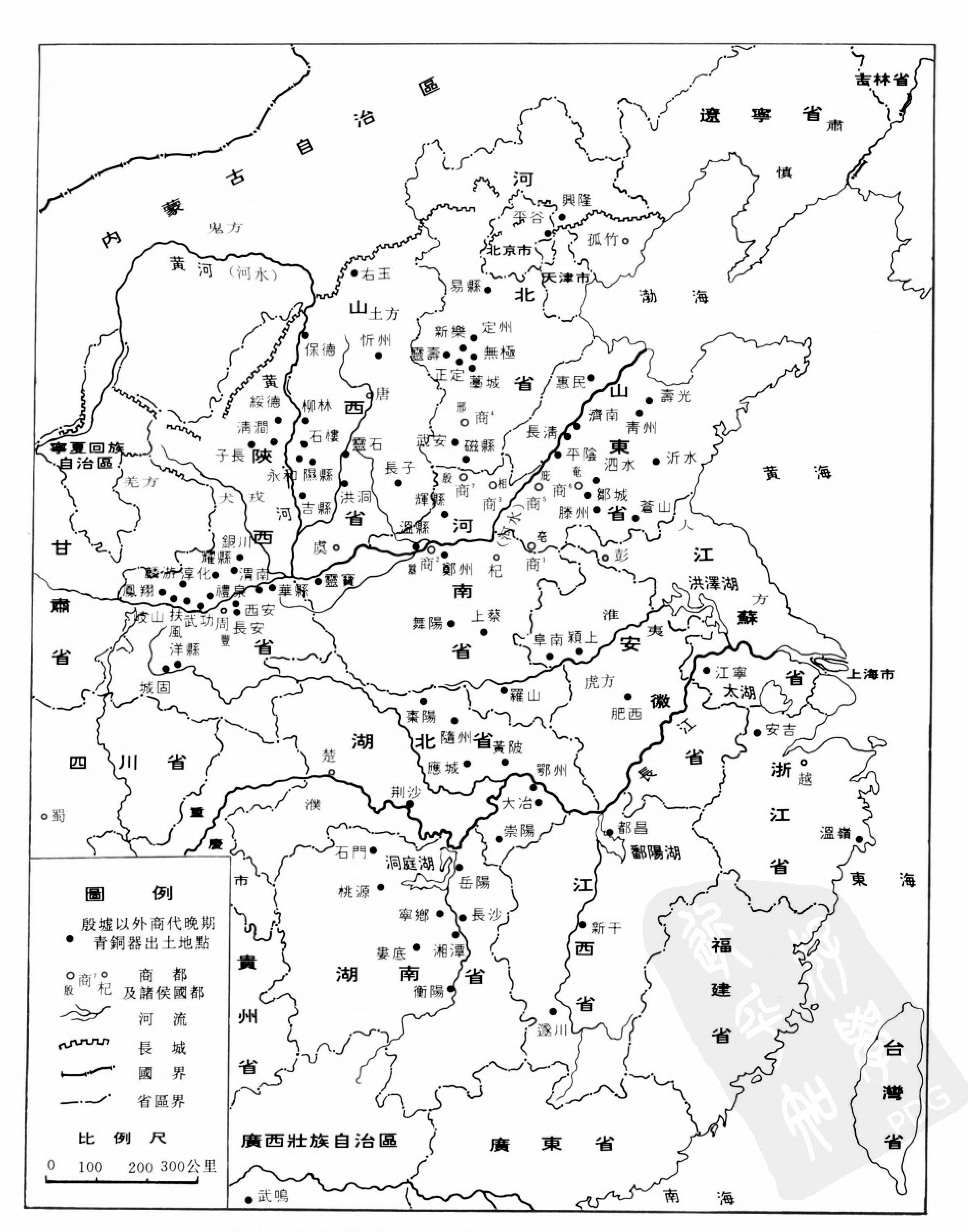
一八九　鑲嵌獸面紋戈

商代晚期

長二二·九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長三角形援，上刃斜弧，下刃較平直，起中脊，援本一圓形穿，闌側長方穿兩個。長方形扁平內，內上一穿。內飾綠松石鑲嵌的獸面紋。



殷墟以外商代晚期青銅器出土地點分布圖

本書編輯拍攝工作，承蒙以下各單位
予以協助和支持，謹此致謝。

中國歷史博物館
故宮博物院
首都博物館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上海博物館
河北省博物館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山西省博物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右玉縣博物館
陝西歷史博物館
陝西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陝西省岐山縣博物館
陝西省扶風縣博物館
陝西省鳳翔縣文化館
陝西省昭陵博物館
陝西省城固縣文化館
陝西省洋縣博物館
陝西省麟游縣博物館
陝西省綏德縣博物館
陝西省清澗縣文化館
河南省博物館
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
河南省新鄉市博物館
山東省博物館
遼寧省博物館
南京博物院
安徽省博物館
湖北省博物館
湖北省武漢市博物館
湖北省應城縣文化館
湖南省博物館
湖南省岳陽市文物管理所
江西省博物館
江西省遂川縣博物館
浙江省溫嶺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
台北故宮博物院
日本泉屋博古館
日本藤田美術館
日本根津美術館
日本日鶴美術館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
美國亞瑟·賽克勒美術館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館
英國不列顛博物館
法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
瑞典國立藝術博物館
所有給予支持的單位和人士

責任編輯　張囤生
封面設計　仇德虎
版面設計　張囤生
攝　　影　劉小放　樊申炎　李　凡　郝勤建　郭林福
圖版說明　周　亞
地圖繪製　邱富科
責任印製　陸　聯
責任校對　華　新